

第十三卷 第二十四期

粵桂問題之展開……記者

奧局與中歐……儲玉坤

新閣成立後的法國外交……杜若君

戰時的輿論及其統制……梁士純

正倉院考古記(四)……傅芸子

蘇聯的新英雄——斯泰漢諾夫……戈寶權

篠園談薈……篠園

老人……李輝英

畫……程兆翔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國內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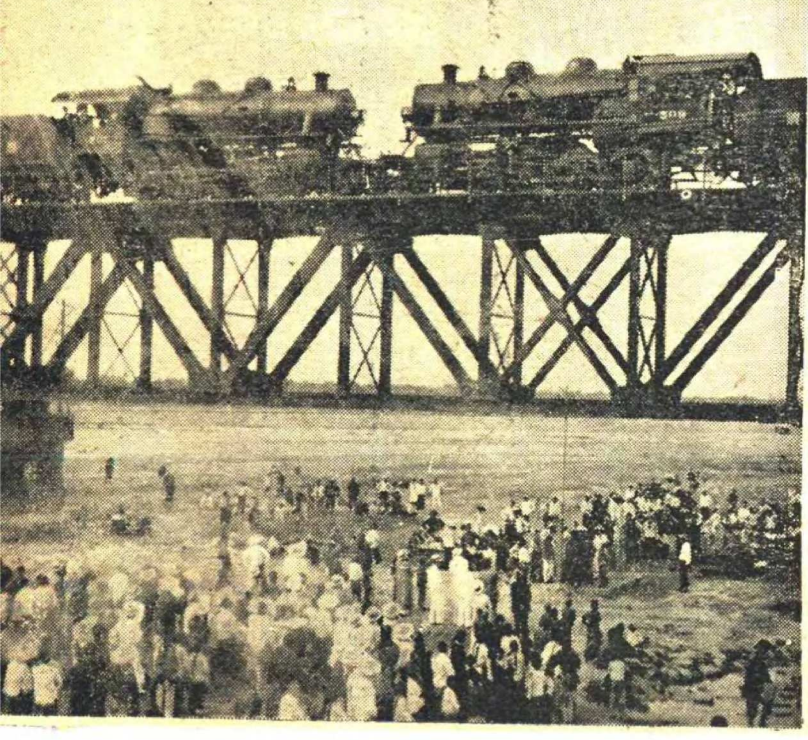


←宋哲元檢閱北平軍警訓話情形。

上海市長吳鐵城及德國駐滬總領事歡送我國出席世運選手，左起吳鐵城褚民誼德總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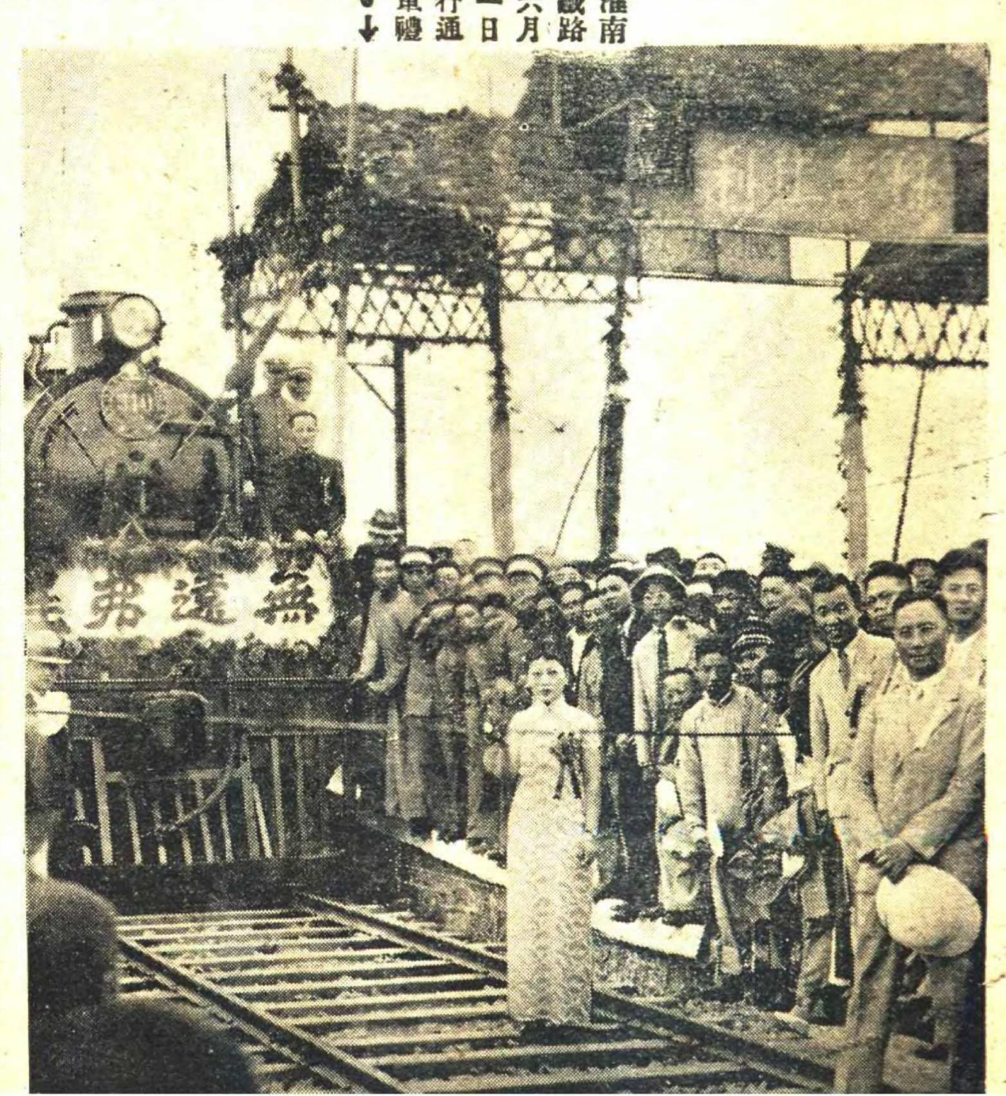
↓膠濟鐵路淄河大橋通車禮機車試行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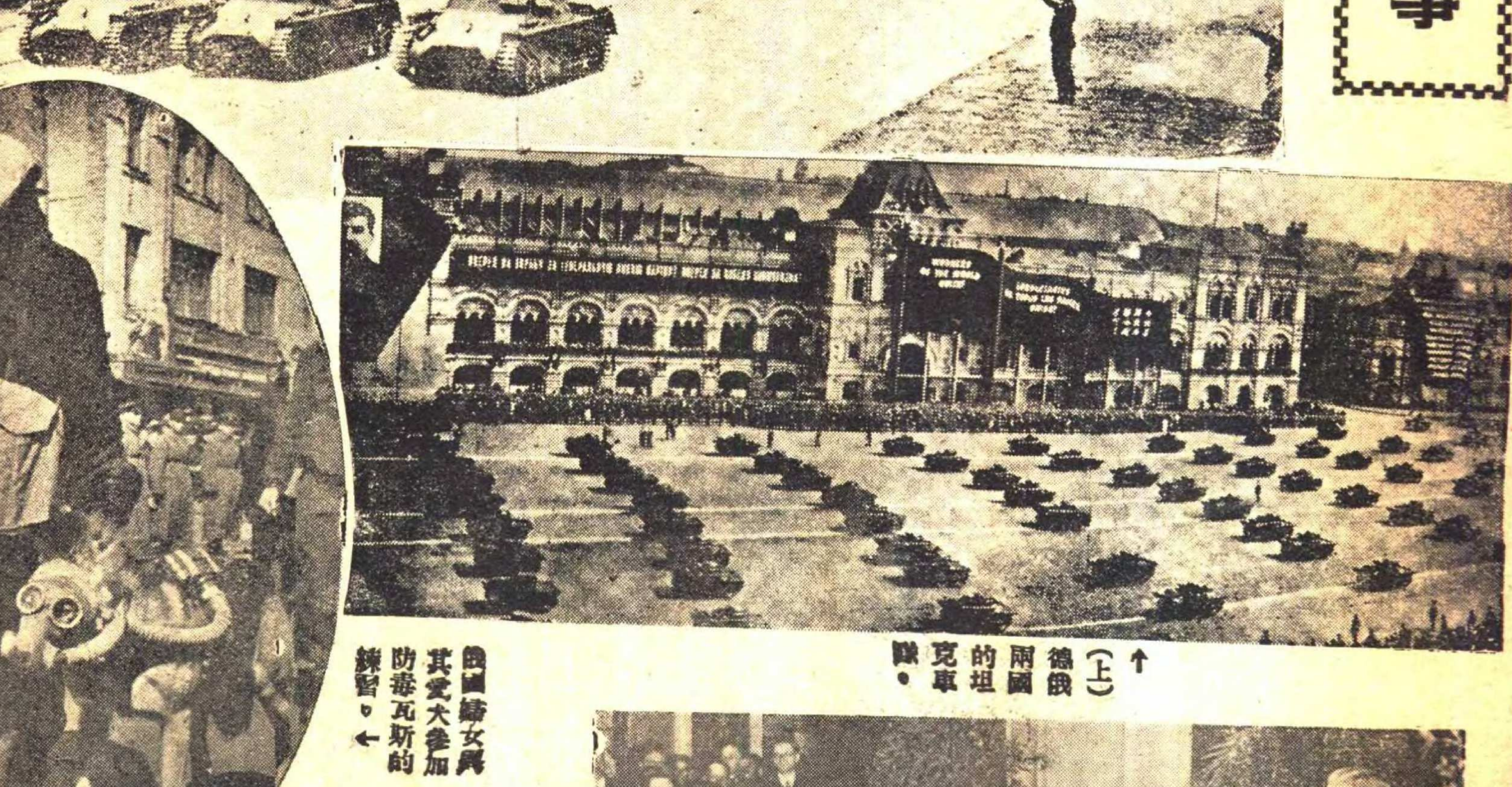
陳調元（×）抵平宋哲元（○）滬站迎迓。↓



淮南鐵路六月一日行通車禮。↓



國外時事



↑（上）德俄兩國的坦克軍隊。

德國婦女與其愛犬參加防毒瓦斯的練習。←

←造成南非往返飛行新紀錄之莫理森夫人。



←奧國政變寫眞，（上）奧總理舒士尼格演說（下）為史泰倫堡親王（行敬禮者）在羅馬運動會場參觀情形。



國聞週報

插圖
國內時事（五幅）
國外時事（五幅）

一週簡評
兩廣時局　華北近狀（知非）　李滋羅斯返滬　撤消制裁問題
英蘇海軍談判　美大選運動（素）

粵桂問題之展開……記者
奧局與中歐……儲玉坤
新閣成立後的法國外交……杜若君
戰時的輿論及其統制……梁士純
西湖……鍾霸
正倉院考古記（四）……傅芸子
蘇聯的新英雄—斯泰漢諾夫……戈寶權
世界小消息……
篠園談薈……篠園



外論介紹

自趨分裂(P. & T. Times)……季廉
日本的南進政策(矢内原忠雄)……子修
國聯的存亡問題(The New Republic)……奉生
義大利能與歐洲息爭乎?(The Nation)……西夷
德國與和平方案(The New York Times)……丹楓
美報對遠東的隔膜(密勒氏評論報)……歷樵
歐洲各國獨裁特寫(Time Weekly magazine)……蔭恩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悼章太炎先生

論評選輯

「親者所痛，仇者所快」(胡適)……大公報星期論文
時局合理之歸宿……上海時事新報
對兩廣當局之最後勸告……上海大公報
二十九軍與華北……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國風社選

凌霄一士隨筆
今行路難擬梅村八章……鄒待清

老人……李輝英

蠹……程兆翔



兩廣時局

自本月十二日時局形勢，由張而弛，至少目前不至於發生內戰。

兩廣異動，原來很有決心，有計畫。大概想以迅速的方法，到達長沙，出至武漢。惟事不湊巧，因雨多路壞，未能在中央軍入湘以前，占住衡州。中央在湘南，原無警備，自兩廣出兵後，臨時徵調集中衡州。粵軍一部，乃自動的退出耒陽。時局從此時起漸露出緩和的徵象。

兩廣抗日的宣言，使全國人心，很起了波動。但經日既久，都看出來內戰的危機，大於對外。日本方面，對於這樣大吹大擂的抗日一點不驚訝。日本報上，始終說是僞裝抗日，實際是反中央，日方這種空氣使得單簡純誠的中國國民，對兩廣問題，發生了根本疑惑。

不過輿論一致的要求，是阻止內戰。因為不論是非曲直如何，內戰一發生對外就失了自立的應付的能力。尤其顯然的，對華北的支持力，將頓時減弱，一定要發生意外。

粵軍從十二日，下令把軍隊撤回後方，桂軍也撤後一點。中央軍自然也不會從衡州前進，所以這幾天的局面，比較得和緩多了。但有一層，至少就現在說，還不可太樂觀。因為兩廣此次本有決心，加以經濟財政的關係，好像欲能不能。尤其廣西，事實上有非找出路不可的緊迫情形，所以如果沒有協商或協商不能成立，那麼，問題萬萬擱不住。中央方面呢？聽說將領們很憤慨，很痛心，就大勢看來，雙方的疏解，現在還沒有甚麼把握。

廣東情形，好像比廣西稍為兩樣一點。廣西與中央甚隔絕，廣東還密切交通着。陳濟棠新派一代表來京，固然也不一定就有怎樣的效果，但畢竟還可以談。

我們誠懇希望兩廣能擁戴中央，服從軍令，中央能愛護兩廣，化除猜嫌。務必使得問題能根本解決，社會各方面，大概都這樣期待着。至於事實演進如何，現在却不敢就下樂觀的斷語。

華北近狀

外患內憂常不可分，華北嶺南，也相關着。

平津近來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日方反對津市長蕭振瀛。為甚麼反對？當然因為蕭畢竟同殷汝耕不一樣。現在蕭不能回天津任，但後任也定不了。二十九軍一般人，近來照常團結着，自然說不到有特別辦法，但志氣却一點不衰。

兩廣派人到華北鼓動着，陳中孚從北平到廣州活動，大可注意。華北這樣危急，還鼓動他幹甚麼？不過宋哲元對軍隊演講，絕不參加內戰，好像是針對兩廣形勢而發。

外交方面，日本的情形還看不清。因為同是軍人，表示不必一樣，在北在南，也不相同。不過可以這樣說：(一)日本中央方面，近來側重到經濟問題。(二)對華北，在最近的目前，不至積極壓迫。(三)問題恐怕要看兩廣問題怎樣演進，若發生戰事，與華北一定大不利。(四)日本軍方對我中央

的表示，承認外交應該找中央，其態度比從前較好一點，但是否可以期待有何效果，尚不可知。(知非)

李滋羅斯返滬

李滋羅斯氏已于十六日由日抵滬。此行曾與日本軍政當局坦率的交換意見，英日雙方的觀點，經此一番談話後，當然可得更深一層的認識。

惟李氏此行，大體並無結果可言。在商務方面，日方要求英國開放殖民地市場，英方拒絕考慮。而日方關于對華問題，亦不容英方置喙，觀李氏此次抵滬態度的緘默，可見英日關係，現時並無增進。

撤消制裁問題

歐局的關鍵，現時在對義撤消制裁一舉。義德的聯携，既非英法所願見，所以對義不得不謀一下台地步。制裁的撤消，照目前情勢，已不可免，成問題的，只在方式如何。英國居於解鈴繫鈴的地位，制裁由他建議取消，本來很合邏輯，但是英政府的態度，還有些忸怩，因爲英國擁護國聯的人士，仍在作反對撤消的運動。英閣本身，對於這問題，雖意見亦不一致，但外長艾頓似將勉徇張伯倫一派的意見，實行取消制裁。英閣的態度，在十八日衆院外交討論會上，當可明瞭。

法國新閣對義的政策，大概與英一致。新閣現正忙於內政問題的處理，尤注重金融的穩定，所以預料在近期中，對外交不致有積極行動。捷俄主張撤消制裁，目的是在對德。這態度是很可注意的，由此更可反印中歐情勢的嚴重。

在中歐方面，奧國政局的醞釀，現仍未表面化。復辟運動暗中似在進行，小協約等國反對此舉，態度依然未變，但反對的程度，或不致如以前的絕對。小協約國會議舉行後，德經濟部長薩赫特忽有希臘，保加利亞和猶哥之行，此舉雖側重經濟的使命，但在政治上，亦非毫無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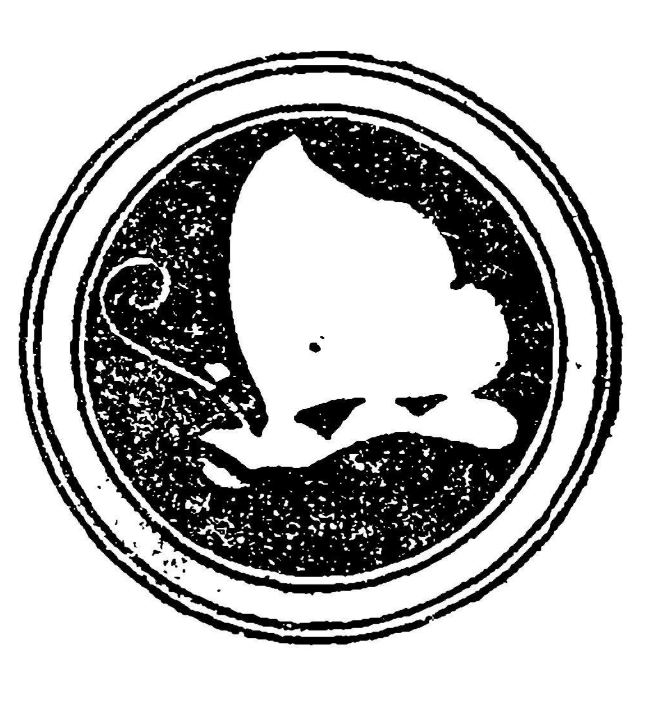
總之，現時歐局的重心在中歐，而撤消制裁，又是解決歐局的重要關鍵。

英蘇海軍談判

英蘇海軍談判，進行近頗順利。日方謂英國此舉爲鼓勵蘇俄增築海軍，其實蘇俄對海軍並不受任何條約的縛束，儘可自由建築，何待旁人鼓勵？不過蘇俄海軍牽制德日的作用，却未嘗沒有，這點是可注意的。但是蘇俄海軍要成功日本的威脅，不是最近期可以實現的事，而且蘇俄要成功一個大海軍國，單就地理方面講，根本就無可能。

美大選運動

美國大選本年十一月舉行，距今只有五月。甘薩斯州州長藍敦氏本週已被選爲共和黨的候選總統，他是一個農業州的代表，並且有赫斯特新聞系和大資本家的背景，勢力未可小視。今冬兩黨的勝負，仍須視這五個月中政治的重要發展而定。但是選舉的結果，在外交方面似很少重大影響，因爲美國不論那一黨當政，在外交上全是傾向孤立。(素)



粵桂問題之展開

記者

民國以來，歷次的內爭，大概再沒有比這次粵桂異動，更受國人的唾棄和厭惡的了。

照理講，在這外交處處被動，強敵步步深入的時候，粵桂高揭抗日旗幟，應該令人發生「空谷足音」之感；可是事實上所得的反響，却剛剛相反，這很可以證明國人對于國難的嚴重性，已體認得很清楚；尤其感到有限的國力，應該如何珍惜，用得其時，用得其地，用得其法；什麼巧妙的戲法，在嚴肅沉着的人們看來，都不會發生興趣的。

粵桂的異動，醞釀已很久，在胡漢民先生逝世後，李白奔集粵垣，鄒魯悄然出國，序幕的展開，已日漸顯明，冬支兩電發表時，湘邊早已緊張。但不到十天，出兵問題，便受內外的襲擊，而告一段落。將來的情形，雖尚未可逆料，至少目前如火如荼的形勢，已受絕大的波折。我們推源其故，不外(一)輿論的制裁。幾年以來，國人飽經風霜，知道要挽救國難，維護民族的生存，非在統一齊整的步驟下，沉着努力，生聚教訓，無法倖致。中央幾年來的措施，雖未能盡如人意；至少苦幹的精神，已獲得多數人的同情，一張未必能兌換的支票，決不能教人放棄零星固定的收入來接受。抗敵的前提，假使是破壞統一，這是任何國人所不願忍受的，粵桂軍事發動後，全國的輿論，幾乎一致動員抨擊，尤其是站在第一線上的華北同胞，痛心疾首，飲泣狂呼，其更令人感動的，平津學生，幾年來不斷地努力於抗敵運動，在種種壓迫下，毫無畏縮，退懼，這次對粵桂出兵，也大聲疾呼，籲請撤兵。幾年憂患餘生，養成國內健全的輿論，正確的認識，一切違反民族生存的力量，在這統一的輿論檢討下，決無可遁形，無法倖存。(二)經濟的壓迫。廣西本來是一個貧苦的省分，非受補助或舉辦特種稅源，無法維持。廣東雖號稱富庶，近年養兵之多，為全國各省冠；而一般官場積習，流

於奢侈。建設多而收效少，因此經濟早外強中乾。法幣改革，粵幣仍保持其特殊地位。同時粵港密邇，港幣（匯豐銀行紙幣）在廣州商場的潛勢力極大，許多銀行，多把港紙作爲法定的準備金；平常港幣一元值中國法幣約一元一角，合粵毫洋約一元二角餘。這次事變揭開後，毫洋大跌，出兵聲浪愈高，毫洋跌落愈慘，最低時幾達二百元毫洋換港幣百元。這無異把廣東的一切經濟財力，無形中縮減三分之一強。影響所及物價暴漲，民生日艱，而社會愈不安而騷動，各級公務員和士兵的薪餉，也無形打了折扣，而發生心理的動搖。但滬港匯兌（即法幣與港幣之兌換）因一先令二便士半之固定匯率關係，未受絲毫變動。

中央對於處置此次變局，始終沉着而忍耐；最初完全是退讓，以後軍事上的必要佈置，也很有限度，沒有致人引起口實的地方。但因爲幾年剿匪抗敵，不斷的補充改進，軍隊的運輸，組織的整齊，號令的迅速統一，顯然佔了絕大優勢。這也是粵局收縮的一個大原因。

現在二中全會的會期，瞬得屆臨，我們希望粵桂各領袖，能體惜國家生存之不易，幡然悔悟，北來參加，共籌一切大計。李白陳諸先生，都是國人平惜景仰的鐵漢，兩廣建設的精神，迄今爲人稱道。全國輿論，對這次的行動，毋寧都是惋惜，假使李白諸公能看到華北若干漢奸們所辦的報紙，那麼歡忭鼓舞，一定會萬念俱消，垂頭喪氣呢！假使以任何好聽的口號，可以消除國人對於破壞統一的憤怒，那末十九路軍在閩的變亂，早就成功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殷鑒麽？

其次我們希望中央的忍耐，應儘量延長。國人對於任何個人，沒有一陳不變的好惡；在違反民族利益，危害國家生存下，沒有人能得着寬恕的。現在僅有的國力，應該珍惜，繼續培養，僅有的建設，應該寶貴善用，繼續滋長，這也是任何人都應認清楚的。我們希望這次的不幸，能利用黨的決議，尊重一般的輿論，多方開導，努力應付，使一切仍能回復常軌，化陰霾爲明朗。李宗仁於十四日對港粵記者談話，便很可注意，他說這次出兵，專爲抗日，既未得諒解而受阻，則撤出湘境表示避免內爭。這顯然說如再逼一步便釁非我開了。我想以中央的賢明，決不會對一切可以設法解決的事，而井井計較的。

我希望我這篇記錄，祇是一篇陳賬，而不是一本新賬的開端。更希望這類的爛賬，以後再沒有可記的機會。

下面便是這一星期來的爛賬。

蔣院長再電勸導

蔣院長曾有陽（七日）電復致陳濟棠氏，因尚未得覆，

日特再致電陳氏云：「廣州陳主任伯南兄勛鑒：密陽電諒達，未獲明覆，無任系念。中央執行委員會請嚴戒所部自由行動之電，諒亦達覽。現二中全會已決于一月內舉行，一切均當待決於黨議，我全國軍人聽命黨國，萬不宜自由行動，使羣情益深惶惑。當此華北情形嚴重，外交局勢緊張，舉國憤慨，人人悲痛之際，知兄等必不忍乘國家之危而加重國難。中央對於謠諑，本不置信；唯據湘中確報，兩粵部隊已於八日進越郴永，今又繼續北進，殊非夢想意料所及。此實中德薄能鮮，精誠不至之所致。聞訊旁皇，愧怍無地。中央已命衡州以南部隊，一律北移，冀免衝突，以待協商整個一致之方案，務希嚴飭兩粵所有北進部隊，即日停止行進。迅令歸復原防，以掃除謠諑與不安 。否則中央最高機關已有定期開會之決議，與勸止部隊行動之電文，而仍固執成見，自由行動，繼續不止，則人將謂此非中國軍隊抗日之舉動，而為地方將吏抗命之佐證。國家未救，綱紀先隳，果爾，將不僅我前方担任國防之將士有內外夾攻之憂，亦使我全國國民在憂惶悲憤之中，並增其豆相煎之痛。瞻念前途，豈忍出此。兄等此舉，意必有淺佞之夫，妄擬縱橫之計，以為在抗日名義之下，越疆出師，即可以長驅直指，為所欲為。若輩私利崇心，宜其有此謬想。殊不知國難愈深，國民之認識愈確，民聽民視，昭於明鏡，誠僞是非，毫髮莫掩。豈宜惑於不負責任者之左計，而自玷過去之歷史與勛名。吾人久共患難，何能泛泛相視，心所謂危，實不能不致切實之忠告。國家危急至此，集我全國之民志與國力，尚慮不足以圖存；若於此存亡絕續之交，更速分崩離析之禍，天下後世，將謂之何。兄久主南疆，領袖兩粵；成敗功罪，所繫尤鉅，務望遵照中央電令，迅令撤回兩粵前進部隊，以廓清外間之謠諑，而掬示愛國之真誠。德鄰健生諸兄，並請轉致鄙意，千萬為民族留一線之生機，使大局由危疑而復趨安定，國家幸甚，兩廣幸甚。

馮電邀李白入京

軍委會馮副委員長玉祥，曾於九日與中委李烈鈞聯名致電李宗仁白崇禧兩氏，深致勸勉。馮氏復于十日再電白崇禧，戒以不可單獨行動，並盼其早日來京，參加二中全會。玆覓錄兩電大要如次：(一)南寧李德鄰先生，白健生先生勛鑒。密，緬懷良友，每以不獲晤對為憾。讀冬(二日)電支（四日）電，彌增佩慰。顧師克在和，謀定後動，先賢有訓。而用兵貴如常山蛇，孫子尤剴切言之。委員長蔣公，飲食不兼味，聽樂不盡聲，弔死問疾，慈幼長孤，原欲乘衆人之志也

。兩兄與諸友，夙嫻韜略，則凡有快敵意之處者，必知趨避；而有促進全國團結之望者，必能謙沖以求之也。臨電神馳，信兩兄有同意焉。(二)急，南寧白健生先生勛鑒：密，佳(九日)電計已達覽。此次兩粵慷慨請纓，外報雖有訛傳，然智珠在握，如健生者，余深信其能俟中樞之統籌，而不致單獨行動，示人以分歧也。蔣公之言，極為懇摯，弟殫慮襄輔，一本夙懷，二中全會為期伊邇，甚望諸兄能早蒞中樞也。尊處奉覆，續盼嗣音。

粵桂兵力之配置

粵桂軍力及防地調查如次：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一軍長余漢謀，副軍長李振球，一師長莫希德，二師長葉肇，三師長張瑞貴，原駐贛南，現調回粵北。二軍長張達，副軍長李漢魂，四師長巫劍雄，五師長李振良，六師長黃質文，原駐粵北，現由九峯仁化入湘，湘軍部在韶，已移樂昌。三軍長李揚敬，(現稱病)，副軍長黃延楨，七師長譚朗星，八師長葉壽堯，九師長鄧龍光，原駐粵東，現一部入贛，一部入湘，教導師廖培南，部隊駐省會附近各屬，獨一師黃任寰，駐潮梅，警衛旅陳漢光，駐東江。獨立旅共三旅，旅長陳章，曹友仁，嚴應魚，現陳旅入湘，曹嚴兩旅分駐東南路。空軍轄機隊六，約共五十架，司令黃光銳。海軍司令張之英。虎門要塞司令李潔芝，另鹽運署轄稅警團四團，將擴編為六團。調東江填三軍原防。組織中者，有坦克車隊及砲兵師各一。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總參謀長李品仙，參謀長張任民，七軍長廖磊，副軍長周祖晃，轄兩師，師長楊俊昌，陳樹芬，原駐桂北，現在開拔入湘中。十五軍長夏威，副軍長韋雲淞，轄三師，四十二師長王贊斌，四十三師長蘇祖馨，四十四師長賀維珍，現已全部入湘。全省治安由民團八區負責 ，空軍約有機二百架，處長林偉成。

廣州方面之不安

據路透社訊，廣州銀行界因大局日見惡化，頗為惶慮。因此紛紛大批購買港幣，致粵幣市價繼續暴跌。粵軍由郴州續進，曾迫進衡州。桂軍則至距衡州西南四十哩之祁陽縣。聞有粵軍指揮數人，因不贊成北攻，故曾起爭抗。余漢謀為主要反抗者之一，刻已被扣於粵軍司令部。雖此說未由官方證實，但衆皆認為實有其事。蓋在過去數日中，未見余出臨於公衆之前，而余亦確不在開往「前線」之指揮中。余之部衆現駐紮贛南 ，態度不明。繆培南亦為南軍有名將領之一，

衆亦信其被扣，第三軍李軍長亦因不贊成粵方態度，已赴香港，因西南最近之發展，李濟深似將重登政治舞臺，此間今日接得可靠消息稱，李已抵南寧，衆信當李宗仁白崇禧北上之際，李濟深必任桂省主席。又有謠傳陳銘樞亦抵南寧者。南寧現已成反抗中央諸份子之總匯。聞粵政府曾邀十九路軍名將蔡廷楷將軍出山襄助，自閩變失敗後，蔡氏隱居香港某區，務農為生，粵方此舉，蓋欲借以號召也。但據路透社可靠消息，蔡因覺粵方舉動，實為促成內戰，而非武力抗日，故無意參加。

日電傳將組新政府

據廣州十二日同盟社電：兩廣軍政要人陳濟棠李宗仁等已行使具體協議，結果決定將新政府稱為「國民革命救國政府」，據稱其組織大綱將該政府作為最高决議之機關，採用委員合議制。內部分設軍事，政治，外交，財政等四委員會，掌理所轄事務。大致軍政府之色彩極濃厚，並决定以陳濟棠為軍事委員會主席，李宗仁副之，蕭佛成為政治委員會主席。又內定以區芳浦為財政委員會主席。至外交委員會主席現在以羅文幹或陳中孚為最有望，但羅之歐美派色彩頗形濃厚，陳中孚則不無若干缺點，故此項主席人物之銓衡，似覺最感困難。

又據廣州報載有消息：謂粵主要將領三人，現因「病」留省，此三人為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第三軍軍長李揚敬，陳濟棠參謀長繆培南，衆信其病乃由不贊成粵省態度所致。據可靠消息，白崇禧已將桂省民團併入常備軍，廣州燕塘軍官學校之學生亦加入常備軍，開往「前線」，兩廣領袖十二日終日在廣州李宗仁寓舉行秘密會議，至深夜始散，衆料本週內將有重要行動，其實在性質未能探悉。陳中孚由華北抵廣州後，連日甚為活動，曾參加西南政委會及一切緊急會議，聞曾提出關於時局之重要建議。

廣州金融幾崩潰

廣州市港紙水高漲後，雖見一度低落，其勢有再趨增漲之可能。十一日銀市開盤港紙水價，已漲至八六四八。考其原因，大體因期貨與現貨及買者需要而影響。至期貨買賣，須依財廳六日佈告登記後，各家銀號以申請登記手續，須簽經手人姓名於申報單，另蓋店章，查簽經手人姓名于單，則屬易事，若携正式店章至銀市聽候買賣，則一因店章為一店之主體代表物，不容易帶出店外，以防損失或流弊。店主人則或非常駐店內及出市。其出市者，多託店伴代勞，交章與伴出市，或不虞損失情弊，而仍防臨時應用時，發生窒碍，故各店有此情形，多不買賣期貨，免有後顧之憂。期貨市因此停頓後，不獨港紙期貨買賣登記處，截至十一日，仍未據申報登記外，各銀號業務亦受週轉上窒碍，期貨市既因此停頓以來，所恃營業者，祇現貨市。現貨市又因求過于供，水價亦隨之而漲，影響所至，雜行業務受相當損失，故市場上

屬於舶來品，或以舶來品爲原料者，莫不提高物價。又桂省政府爲制止中央大洋券及港紙價高起見，經由省政府令飭梧州所有銀業店，一律停止營業，但營業雖停，而港紙大洋紙價高仍有繼續上升之勢，商人更有以暗盤交易者。粵省政府以粵省金融情形，雖規定西紙買賣，成立期貨登記處，惟以日來中西紙高漲，又復奮興，由九三跌至七二之間。今又已漲至八七至八九以上。當局着知市商會銀業公會，轉知銀業商店，停止買賣，以禁止抬高炒買。頃據消息，當局自擬禁止買賣西紙及中央大洋券以後，西紙價值日見高漲，除於上述價格再有上升之勢外，大洋券亦加至七五四之間，此種高漲趨勢，並非銀業買賣弄成，所有如此者，爲時勢變遷當然之趨向也。銀業行中人以當局若一旦實行禁絕買賣，則各該銀店之皮費日用，將由何處支取，無從彌補，遂決意從中仍開暗盤者，因在此時局之下，購買西紙大洋券者，大有其人，而尤以軍政界居多數，每日均有大幫購去。將中西券作何用途，殊未詳悉。

余漢謀等之談話

粵軍第一軍長余漢謀，對粵地記者談話如下：西南因鑒於華北情勢嚴重，執行部，政務會兩機關，于冬(二)日通電請纓抗日，並請中央決心領導抗戰，惟軍事之調動，仍候中央命令。故大部尚在原防，至第二軍之一小部，不能不稍有移動。遂由粵北邊境移至郴州。同時桂軍亦因此情形，一部份至永州，各到達該地後，停止前進。目前並無軍事行動，近日港中各報所載，多係謠言。總之，西南軍事行動，均係請命中央，並無對內及個人之舉動。又李宗仁十二日談中央定七月十日開二中全會，西南各中委出席與否，尚未決定，至西南發出冬電，請中央立即領導全國軍民實行抗日後，兩粵軍即分途集中湘桂邊境，前方達郴陽，候命前進，爲避免悞會起見，一面已令前方部隊撤退邊境候命，一面于眞日電中央云。

李品仙一度到湘

據長沙訊：粵第二軍張達率部於八日抵郴州，桂軍王贊斌，蘇祖馨，賀維珍等三師亦於八日到達零陵，李品仙曾來湘一行，亦於九日返桂。現粵桂兩軍行動似已遲緩，在短期內當不致發生衝突。此次粵桂兩省動員部隊，共計六師，若云遠赴平津，眞正抗日，則匪第力量單薄，而前方餉彈，後方接濟，非得有中央爲之籌劃，何能冒昧作戰。何鍵爲使湘人明瞭眞相起見，昨日特召集各校長及學生代表訓話，十日又約集本市新聞界談話，何鍵報告云，吾人以爲抗日救國，須在中央領導之下，力量始雄厚，步伐始整齊，日前李品仙由桂來湘，本人(何鍵自稱)曾以此意再三勸解，余並謂李云：西南出兵抗日，而日人遠在華北，況抗日之衆僅爲六師，誠不知其目的地將以何處爲止。不識將爲衡陽，爲長沙，抑爲岳州與漢口，若云僅至衡州，則殊無意義。十九日中央來電，謂抗日須有整個計劃，不宜輕舉妄動，據目前看，西南

已不急進，情形甚爲良好。總之，抗敵救國須在中央領導之下，始能步伐整齊，力量雄厚，此爲最不可忽略者也。粵桂軍於本月四日動員，據郴縣八日電，粵先頭部隊，爲香翰屏所部，七日到達郴縣者共六團，分紮城廂內外，行止未定，陸續開動者將有六師。又零陵七日電：桂軍先頭部隊爲十五軍(廖磊)周祖晃師所部五團，陸續開動者尚有王贊斌師，另據祁陽八日電，桂軍十日將入境，聞粵桂兩軍，擬會師衡陽，假道長沙，至岳州待命，按桂參謀長李品仙於七日來長沙，九日始返云。

閩粵邊境亦緊張

粵桂軍六師將在衡州會集，粵軍三師已向粵閩邊界疾進，軍事之吃緊，拉夫之活動，紙幣價格之跌落，使廣州全部人心大爲驚惶。粵第三軍之第七，第八，第九，三師，現疾向粵閩邊界進發，後防由鹽警師担任。（鹽警師係粵省新編，原定十五日成立，以陳維周任師長，）粵各軍官之眷屬均已回省，此爲大局嚴重之另一表徵。粵沿江各砲臺均有重兵扼守，尤其虎門砲臺，防守更嚴，凡「敵」艦開向廣州者，均須高鳴汽笛。另據福州訊：駐閩綏靖主任蔣鼎文，閩贛浙皖邊區剿匪總指揮，張發奎，以目下剿匪軍事已收圍剿之效，爲謀澈底肅清及堅固本省治安，會商結果，將駐閩中央軍防地，加以適當之分配。至全省保安司令部所屬之省保安團，則仍分別駐防各地，受綏署及保安司令部之調遣，現閩東北防務，已布置就緒，閩西南亦按照既定計劃布防，分別負責清剿，匪已逐漸崩潰。乃近日復有死灰復燃之勢，僞稱爲某某軍，乘機蠢動，軍事委員會以此亟應嚴加戒備，以防竊發，聞蔣鼎文奉命後，特將閩西南防務再加以嚴密佈置，目下尚無特異情況。自兩廣稱兵北上，李濟深，蔣光鼐等閩變主角，及獅子派首領何公敢等失意官僚政客，均集廣州，大肆活動，並徵召閩省各地流氓地痞，委以重任，以圖異動。據目前報載有所謂福建自治軍代表呂渭生，陳耀焜等加入叛逆行動，按呂渭生於民國十六年時，曾任省黨部籌備處籌備員，係屬華僑，陳耀焜於閩變時，爲省黨部特派委員，均係失意政客，在地方上毫無力量，此舉洵屬挺而走險，聞當局已嚴密注意，並電閩南閩西各縣，密切防範反動份子趁機活動。

王寵惠入京謁蔣

王寵惠久爲奔走京粵之和平使者，以超然之身份，斡旋大局，時多建白。自胡漢民逝世後，在滬養病，未預外事最近於十二日晚忽促晋京，此即時局將變更之朕兆也。王氏抵京後，於十三日謁蔣長談，聞今後將長川留京。當日並有電致西南領袖勸阻。據王對記者談：此次兩廣以抗日爲名，出師北上，引起國內極度不安，招致國際惡劣印象，至爲可痛。抗敵禦侮，固爲全國人民一致之期望，惟必須有充分之準備，取一致之步驟，否則不但無補實際，且足陷國家民族于萬刦不復之境。是以兩廣同志，徒憑一時血氣，冒昧從事，實非忠誠謀國之道。如更存心以外交之名，作內戰之實，[illegible]國難益趨嚴重，勢必爲天下所不容，國人所共棄。日來兩廣軍隊，節節前進，形勢至爲嚴重，余謁蔣委員長及中樞各當局後，深知中央仍以最大之忍耐力，謀和平之實現。連日迭電兩廣負責當局，竭誠勸告，故和平尚未絕望。據今日所得消息，桂軍今日未前進，粵軍且有撤退之勢，如果屬實，危局尚可挽救，苟三二日內，粵桂軍隊確能中止前進，則京粵兩方對救國意見，當可設法從長磋商，以期一致。本人力之所及，自當竭誠斡旋，至盼兩廣當局及早省悟，停止軍事行

動，時局關鍵，即繫乎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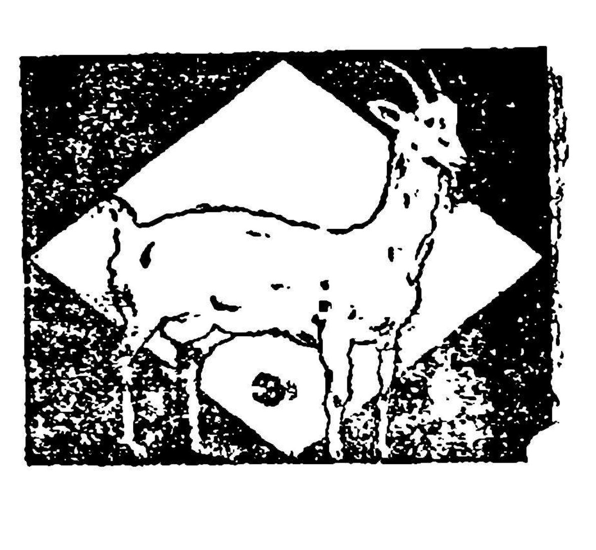
其致陳濟棠，蕭佛成，李宗仁電云：接誦大函，諄諄以救國救民為最，毋任佩慰。弟雖無似，平昔亦以精誠團結一致禦侮為職志；故歸國以來，咸本此旨，呼籲于京粵間；深冀同志念國難之嚴重，彼此能互信互助，以挽救危亡於萬一。今兩粵同志，岌岌於救國，與中央之旨實同，惟實行之法未嘗不有斟酌審議之餘地。若不先注意及此，而遽加兵於鄰省，竊恐蹈閱牆之覆轍，違禦外之初心，是徒與漁人以便利耳。公等意欲救亡，敢請力避內爭，速令出發軍隊，停止進行，即派負責同志與中央接洽，並參加二中全會，共籌一致救亡之策。如此則中央與地方有合作之精神，而無分歧之遺憾，是則弟所切禱者也。

西南政委會撤兵

西南政務會十六日議決，為避免內戰，故令入湘部隊撤回粵桂邊，以待中央之命令。陳濟棠有已令前方部隊停止前進，並勸李宗仁白崇禧兩氏令飭入湘之桂軍亦停進，靜候中央解決訊。粵桂當局，已有真(十一日)電到京，並請求三點：據中央某常委談：「應付國難，必須舉國一致，不容稍有分歧；況事關國家存亡，其步驟均須有詳細之研討，絕不能憑少數人之意思行之。故中央已定下月初旬開二中全會，共同決定應付目前時局應取之適當步驟；並電請兩粵負責同志前來參加，以全體意思，作適當決策。至所載請求三點，如指定軍隊進行路線，集中地點，及供給軍餉軍火等等，乃屬步驟中事件，如先有整個決定，此種問題不難解決。現在兩粵軍隊，自由行動，侵入湘南，雖外間傳言其有何背景，如何藉口，中央皆不予輕信。然無論從內政或軍政之觀點，均已軼出常軌，徒示人以分歧不一致之弱點。且未經調動，移軍鄰省，師行在途，然後要求中央如何如何，直欲以盲動劫制全國，無怪各地人心驚惶。各界紛電勸告，甚至以為假借名義，實則意別有在也。」

時局前途漸好轉

據十五日大公報南京電：時局危機日減，中央現集中注意於華北外交，對兩粵只相當防範。記者綜各方形勢，可為如下之敘述：(一)兩粵問題現已可望不至演成內戰。因兩粵鑒於輿論趨勢，不願冒大不韙，大抵已不至冒然再進。中央則負國事全責，非迫不得已，決不對兩粵用兵。(二)中央期待趕二中全會前得與兩粵進行諸種協商，在此時期內，華北外交形勢亦當漸可明瞭，俾全會開會時得決定一切。(三)蔣院長在一週前甚辛勞，見者知其焦慮時局，近日因情形緩和憂色已釋。社會各界亦日漸安念。滬商代表虞洽卿等謁蔣委員長時，蔣告以中央方針務盡力和平處理，現在問題可望不致擴大，粵軍停進事，孫科曾接陳濟棠來電報告：孫談「中央諸公正研究，乘此機會謀根本疏解之方法。」王寵惠晉京，亦專為此事。惟現在尚無確切辦法。另據熟悉政情者觀察，現在確得到緩衝機會，桂軍似正在集中。另據路透社電：據今日長沙可靠電訊稱中央政府高級人員與西南代表現正在衡州進行和平談判，聞參加此項談判者，有贛主席熊式輝，及湘綏靖主任何鍵，聞桂代表要求息爭之代價，似足為妥協之障礙。但現正竭力導彼等就範，聞何鍵曾發安慰民心之文告。粵桂軍雖已由永州撤退至邊界，但尚有其他桂軍數師，在永州祁陽間掘壕防守，衡州談判結果未定之際，大局仍曖昧。



奧局與中歐

儲玉坤

(一)奧國政爭的兩面性

奧總理舒士尼格突然於五月十四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改組內閣，將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擯棄於新閣之外，而自兼長外交國防兩部，成為奧國唯一的狄克推多，同時又下令解除內衛團的武裝，而自為祖國陣線的最高領袖。無疑的，此次內閣的改組將在政治上引起極大的波瀾，據當時電傳內閣改組是由於史舒二巨頭政見的不同，舒氏的「基爾特國家」(Guild state)觀念，是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的，而史氏則為法西斯的信徒，竟以「為法西斯主義而奮鬥的奧國人民」的名義，電墨索里尼賀其吞併阿比西尼亞的勝利，同時意大利也一直是以史氏為奧地利的最高領袖，使身為總理的舒氏處於忍無可忍的地位，因此不得出之非常的手段改組內閣，解除內衛團的武裝，將史泰漢堡擯斥於奧國政治之外。一般人都視為民主政治的勝利，其實舒史二氏都是獨裁的怪傑，除了政爭而外，尚有其複雜的國際環境，增加內政的嚴重性。

自從前總理陶爾斐斯逝世而後，法西斯黨與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愈演愈烈；法西斯黨以史泰漢堡為領袖，以內衛團為骨幹，其組織有祖國陣線，法西斯工會與天主教黨，其人數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社員大半是軍警和公務員，所以法西斯黨在政治上的潛力非常浩大；至於反對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包括共產黨革命社會黨，非法的工會，及共和保衛團等，約占奧國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其勢力也不容輕視，自今年四月一日奧國議會違反聖鳩曼條約(St. Germain Treaty)關於限制奧國軍備的條款，議決實行普遍的兵役法

律，授權總理舒士尼格執行，凡奧國壯丁無論有無軍械，皆應接受軍事訓練。奧國要求軍備平等雖然已達到目的，但如使法西斯黨與其敵黨社會主義者實行武裝，則內部的兩黨互爭政權的鬥爭，也就要因此而日趨嚴重了。

奧地利地居中歐，人口雖比不上紐約或倫敦，但她却是中歐和巴爾幹的鎖鑰，希忒拉欲使德奧合併以實現其第三帝國的迷夢，而墨索里尼欲鞏固意匈奧的政治集團，以達到他稱霸中歐的雄心；英法對於德奧合併固然反對，對於意大利的聯奧匈自固，亦非其所願；小協約諸國之間，因爲地理上的關係，更希望奧國能與他們取一致的步驟，以促進多瑙河流域諸國的連繫。所以奧國處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一方面內政易遭國際關係的影響，另方面奧國的內政稍有不愼即易引起國際糾紛，所以這次內閣改組實有兩面性，一方面內閣的改組是受了國際的影響；另方面內閣的改組將引起國際糾紛，玆將戰後奧地利的國際關係，略述如下：


舒士尼格

(二)國際環境

奧國的獨立雖然已獲得國際條約的保障，如凡爾賽和約第八十條：『德國承認及嚴格尊重奧國的獨立，其國境則爲與協約各國簽訂之條約所劃定者；德國又承認除非得國聯理事會的同意，奧國的獨立爲不可侵犯。』聖鳩曼條約第八十八條對於保障奧國的獨立，也有同樣的規定：『除非先得國聯理事會的同意，奧國的獨立終爲不可侵犯，因此德國無論在何種方式之下，直接的或間接的，均不得爲危及其獨立的舉動，但爲國聯理事會所同意者，則屬例外。』但是戰後奧匈帝國崩潰，領土四分五裂，軍備限制僅有設有常備軍三萬人，尤其是國家財政陷於破產的境地，以致非依賴他國的援助不可。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德奧成立關稅同盟，後因法國的反對，提交海牙國際法庭解決，被判決爲違反一九一九年的聖鳩曼條約與一九二二年的日內瓦議定書 (Geneva Protocal) 法國繼德奧關稅同盟消滅後而與的對策，「中歐組織計劃」(一) 多惱河各國剩餘糧食的銷售；(二) 中歐國際經濟協調的辦法；(三) 中歐財政互助；(四) 奧國在維持獨立的條件之下，可享受商業上的優待；又因法國和平外交家白里安的逝世未能實現。奧國希望德或法的經濟援助既然因國家財政的困難而感到十分迫切，而德奧關稅同盟因法國的反對而解體，法國的「中歐組織計劃」又因白里安的逝世而無形消滅：因此奧國祇有投入墨索里尼的懷裏去了，在一九三○年意奧已訂立了一個友好條約，爲意奧結合的張本，至一九三二年簽訂洛桑條約 (Treaty of Lausanne) 時意 借給奧國三千萬先令(奧)以結奧國的歡心。同時意又退還匈牙利的戰

債一萬萬本哥(Pengoes)因此意奧匈三國儼然成為一個集團了，而在經濟上更有密切的關係，奧國向匈牙利買麥，匈牙利向奧國買木材，而意大利則缺乏麥子，要向匈牙利購買，必須經過奧國的國境，匈牙利要向意大利買工業品，也非經過奧國不可。一九三三年七月匈牙利總理貢博斯(Gomboes)偕外長加尼亞(Kanya)往訪羅馬，與墨索里尼談判中歐的政治經濟，但會談的結果未正式公佈。到了九月十九日奧國總理陶爾斐斯飛往李西翁尼(Riclone)請求意大利助奧反德。意奧乃開始經濟結合的談判，意國提出的中歐經濟計劃的內容有四：(一)奧國工業品輸出，可享受優惠稅則：(二)匈國農業品輸出，可享受優惠稅則；(三)奧匈與意大利以經濟上的優待；(四)奧匈從意大利的海口輸出商品。



史泰漢堡

但是自一九三三年希忒拉以國社黨領袖的資格上台秉政後，對於國際處處採取强硬的態度，力謀歐洲現狀(Status quo)的打破，欲撕碎凡爾賽和約，解除德國重重的束縛，以達到要求平等(Parity)的目的，而且把德奧合併視為實現其憧憬的第三帝國的第一步。國社黨一九二〇年宣布的黨綱就明白規定：『我們要求在國民的自覺的基礎之上，聯合一切德意志人，構成一大德意志帝國。』(第一條)而對於保障奧國獨立的國際條約，要求其根本廢棄，『我們要求德意志人民，應和其他國民，享受同等的權利；我們要求完全廢棄凡爾賽和約及聖鳩曼條約。』(第二條)同時在希忒拉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中，也表示出他的志願，他要南下實現德奧合併，他要東進征服烏克蘭，以建立一個龐大的第三帝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希氏為了要求軍備平等，沒有得到圓滿的結果，便毅然決然退出日內瓦，表示不再參加國際聯盟與軍縮會議，這種跋扈飛揚的舉動，固然是法西斯所採取的必然的行動，但是給歐洲的和平以莫大的威脅，尤其是奧國的獨立問題。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英法意聯合發表宣言，維持奧國的獨立。二十一日意外次蘇維治(Suvich)往匈京與貢博斯會晤，乃決定於三月十三日在羅馬舉行三國會議，十七日便簽訂了三國結合的協定。內分經濟協定與政治協定兩部分。

(一)經濟協定：

(1)對於奧國工業輸出品的優惠待遇；

(2)成立救濟匈牙利因穀價低落而起的困難之計劃；

(3)發達經過亞得利亞海口之運輸交通，意大利並允許奧匈在特利斯特(Trelste)與阜姆(Flume)二處享有通海出路的便利。

(二)政治協定：

規定三國元首担任與彼等有關係之各特殊問題上及一般問題上彼此採取一致行動，以便互相援助。

會議後就有兩種傳說，一謂奧如放棄獨立與德國合併，事前必須商得意大利的同意；二謂三國協定將擴大組織，公開徵求小協約諸國及德國的加入，不論如何，三國協定對於奧國的前途，是有莫大的關係的。誠如會後墨索里尼說：『意大利不僅防衛奧國獨立及其領土的完整；羅馬政府並將在經濟方面對奧國人民盡其最大的助力』。而且在意大利可視爲一種外交的勝利，對德言，意將奧放在他的保護之下，發展其經濟，使德無力合併奧國；而意大利又可藉奧匈之助，擴張其勢力伸入中歐及巴爾幹。對法言，使奧匈脫離法國之羈絆，戰後中歐的政治上經濟上的支配權，一直握在法人的手裏，奧匈與意大利結合後，則法國欲借奧匈而與小協約打成一片的迷夢，也就無法使其實現了。

希忒拉逼于國際氛圍的險惡，感到孤立的形單影隻，是年六月十六日在威尼斯會晤墨索里尼，對他作維持奧大利獨立的諾言，以緩和法西斯兩大巨頭的衝突。但是爲時不久，在希氏卵翼之下的奧國國社黨大肆活動，鼓吹德奧合併運動，與力求奧國獨立的基督教社會黨正面衝突，結果發生了七月二十五日的「維也納暴動」(The putsch in Vienna) 奧國總理陶爾斐斯竟慘死於國社黨的毒手之下，當時奧國的獨立便在風雨飄搖之中，中歐的政局也立即緊張萬分，意大利陳兵邊境以待事變。幸而奧國後繼得人，內閣總理由舒士尼格繼任，國際間緊張的情勢，才逐漸緩和下來。我們知舒氏與陶氏都是力求奧國獨立的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狄克推多，奧國由他們秉政，獨立就像有了一重保障，但自去年七月二十日發生總理舒士尼格出游汽車肇禍之後，政務暫時由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代理，史氏在過去因其潛勢力的浩大，早已是決定奧國政治的因素之一，但是奧國二頭政治的出現，却不能不說是始自舒氏出游汽車肇禍之後，因此奧大利的內政複雜政爭不已，愈演愈烈了。

(三)政爭與國際影響

自意阿戰爭演變爲英意衝突後，英國挾國聯以制裁意大利，因此意國不得不調整意奧匈三國的關係而自固。今年三月二十一日意奧匈三國會議的召集，其原因亦即在此，誠如意國衆議院議長濟亞諾對奧匈代表致歡迎辭所說：『國聯崇於自身的利益，不惜仇視意大利，而奧匈二國能不參加國聯制裁，以真正的友誼對待意大利，願與意大利維持着聯帶的關係，這在意大利是永遠不能忘懷的。』至三月二十三日簽訂了三國新協定。同時還有秘密的決議。

(一)公開協定的全文

(1)意大利首相，奧地利總理，匈牙利總理，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重行集議於羅馬，對於三國間因維持歐洲和平及經濟繁榮而彼此友好合作之結果，認爲異常滿意。茲特以各國本身之願望鄭重決

定，關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羅馬協定所規定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合作關係，決以彼此信任的態度予以繼續，而爲發展三國任何方面的利益暨應付歐洲局勢可能的發展起見，三國決定團結成一集團，並創立一常設機關，時作商議，俾使各該國合作情形益臻密切。

(2)根據本協定第一條之建議，三國特重行決定此後有關多惱河的重大政治問題，三國間任何一國，非得其他二國的同意，決不與三國外任何國家談判治商。此外關於三國與其他多惱河流域國家的經濟發展，三國間亦同意，非得其他二國同意，無論以往已有特殊諒解與否，一國亦不能與三國以外的國家協議。

(3)本協定第一條所述之常設諮詢機關，由三國外交部長組織之，此項常設諮詢機關，分定期會議與不定期會議二種，定期會議，定期會議的日期，另行規定；不定期會議則由三國認爲有必要時召集之。

(二)秘密決議的內容

(1)關於協定有效時期，暫定爲三年，屆時再看情勢如何而重行決定賡續與否；

(2)對於奧國的領土獨立與主權完整，三國決以一致的態度，予以絕對的維持，至必要時即用武力，亦在所不惜；

(3)三國間採取密切的軍事合作，結成軍事同盟，以對抗侵犯三國利益的任何國家；

(4)三國間的財政經濟結成同盟，遇有困難，彼此各出全力援助；

(5)以三國爲中心，活動締結多惱河保安公約或中歐保安公約。

由此看來，奧國完全投入墨索里尼的懷裏去了，但是奧國的依賴意國，只有促成奧國境內法西斯黨的活躍，而使舒士尼格的政權陷於危險的境地，因此形成法西斯黨領袖史泰漢堡與民主天主教黨(The Democratic Catholic Party)的領袖舒士尼格的明爭暗鬥。本來舒史同爲決定奧國政治的二巨頭，但自宣布四月一日起恢復徵兵制，半軍事性質的團體一律解除武裝，法西斯黨的骨幹內衛團，當然也要在被解除武裝之列，而史氏最反對解除內衛團的武裝，因此兩人的裂痕乃益形露骨。五月九日舒氏率領了民主天主教黨作春季遊行，竟遭內衛團百餘人的當衆辱罵，舒氏仍以友好的態度勸史氏整飭內衛團的紀綱，而史氏仍置之不理，給舒氏一非常的難堪，而使他處於忍無可忍的地位，因此舒氏乃決心改組內閣，擯斥史泰漢堡於內閣之外，由雙頭政治而變爲舒氏的個人獨裁。只要機會一到，改組內閣的命令，就可從奧總統米克拉斯(Herr Wilhelm Miklas)發下來了。至最近史泰漢堡竟擅用「爲法西斯主義而奮鬥的奧國人民」的名義，致電墨索里尼賀其吞併阿比西尼亞的成功。內衛團這種行動，當爲奧國大部分人民所不能贊成，因此舒士尼格乃利用此機會，乘意大利在東非戰爭後原氣未復無暇外顧的時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決然改組內閣，將史泰漢堡擯除於新閣的門外，自己除以一身兼任國務總理與外交國防兩部長外，並親自任愛國陣線的最高領袖，同時下令解除內衛團與維也納的保護營(Vienna's Protective Corps)的武裝，派遣副總理巴巴倫斐爾斯(Herr Eduard Baar-von Baarenfels)爲內衛團的領袖，同時舒氏宣佈新閣的外交政策仍以羅馬三國協定爲基調，不過舒氏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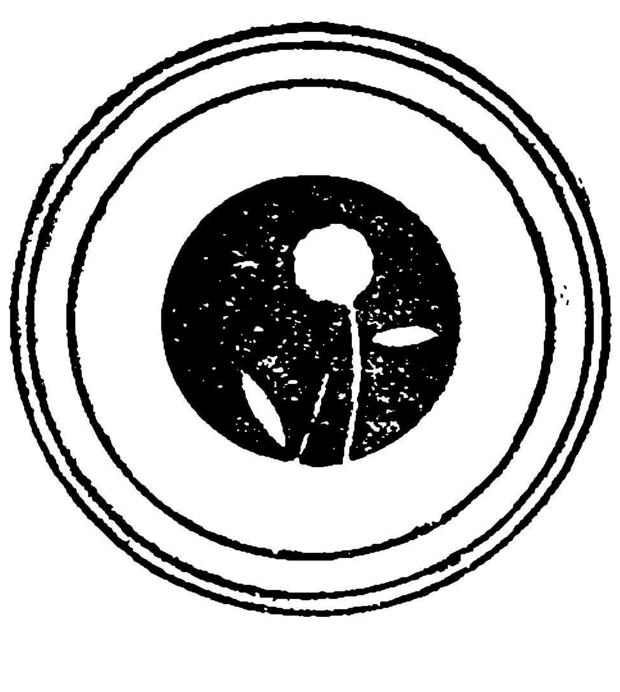
與意親善之外，他的外交政策要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採取一種八面玲瓏的政策，他不但要維持意奧的關係，對德也要求其友好，對英法更力求其接近 。 最近舒士尼格在上奧大利(Upper Austria)省的蓋森多爾夫 (Gainzerdorf) 城爲前總理陶爾斐斯築紀念屋的落成典禮上說：『我們已達到要全國集中的時期了，凡國內各項建設的力量以及一切人們，都應該團結一致，爲國家盡勞服務，以百折不撓的精神，以應付當前的難題。凡有言行，都要具有愛國的精神，以冀達到全國集中的目的，務使國內的擾亂和平的份子，不論來自何方，都要使他們無立足的餘地。』顯然，舒氏不但反對國社黨的企圖德奧合併的陰謀，而且一味親意的法西斯黨在舒氏眼中，也被視爲足以擾亂和平的份子，務使他們無立足的餘地。

至於被擠出於奧國政治舞台之外的史泰漢堡，仍以奧國體育最高領袖的資格赴羅馬參加意奧國際間足球比賽，同時墨索里尼仍以史爲奧國法西斯黨的領袖延見會談，對於奧國內閣的改組雖有意見，但深恐有干涉奧國內政的嫌疑，而終於採取沉默的態度，靜待奧國內部的變動。內衞團不但反抗內閣解除武裝的命令，而且仍致電史氏，表示矢忠於前領袖。史氏自羅馬返國時，副總理巴巴倫斐爾斯往迎，對史氏行法西斯式的敬禮，沿途法西斯黨員高呼史泰漢堡萬歲，足見史氏的潛勢力，並不因內閣改組而損傷。據傳史氏曾在墨索里尼面前表示，決爲奧國法西斯黨奮鬥到底。

在奧國內政的擾亂的漩渦裏，最值得我們嚴重關心的，就是國社黨的乘機發動，德國合併運動的死灰復燃。希忒拉一面看到意奧的日形密切，不覺暗意勃發，另方面以德國外交的步步勝利，增進了他對於奧國的野心。去年三月十二日德宣布廢棄凡爾賽和約關於限制軍備的條欵，於四月一日正式成立空軍，不僅未遭到國際的合力壓迫，反而與英訂立了一個英德海軍協定。到了今年德又利用英法因意阿戰爭而失和的機會，廢棄羅迦諾公約，進軍萊因非武裝地帶，結果反而得到英國暗示德國南下企圖德奧合併以牽制意大利。因此在有利於德國的國際環境之中，德國的國社黨又在奧國境內煽動起合併運動的火焰了。五月二十二日國社黨在上奧大利省的華克森堡 (Waxemberg) 史泰漢堡親王的私邸，企圖暴動，事後是一面政府下令逮捕全國國社黨領袖，而一面國社黨在上奧地利省的谷梭地方集會，公開作鼓吹德奧合併的演說，同時各地的國社黨員紛紛出來活動，作最後的奮鬥，墨索里尼也早已陳兵邊境，靜待奧國的事變了。

(四)結　論

由上所述，奧國的政爭因國際環境的複雜，祇有愈趨愈烈，而其結果，將不免爲歐洲的火藥庫。國社黨在希忒拉的直接指揮之下，將成爲奧國的大患，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奧總理舒士尼格雖主張八面玲瓏的外交，對德對意一視同仁，對英對法的關係更宜接近，雖爲奧國目下最妥善的辦法，但是左右是敵人，法西斯黨，國社黨，要在同一個時間對付，這個重担，確實是不易負起的。



新閣成立後的法國外交

杜若君

里昂伯倫（Leon Blum）領導之下的法國新內閣，在六月四日組成了。一般人對於這一新閣的出現，懷着莫大的企望，以爲牠不但掌握着法國的命運，而且掌握着歐洲的命運，因爲法蘭西是歐洲政局的一個中心，現在有許多嚴重的國際事件，等待法國去解決。在法國新閣組成之前，歐洲在醞釀一種新的危機，外交活動似乎在停滯中。德國撕毁洛迦諾條約的問題，還沒有具體的解決辦法，希忒拉的保障和平建議，和洛約國的保障和平計畫，以及佛蘭丁的和平對案，都是一些不着實際的文件。國聯和意大利的衝突，是全世界所關心的事；墨索里尼的態度很强硬，繼續制裁呢？還是撤銷制裁？這成爲歐洲和戰的關鍵。奥國的前途怎樣？中歐和南歐的國際關係是否將有新的變化？這一切：都等待法國去決定。倫敦，羅馬，柏林，莫斯科，甚至維也納和伯爾格萊得，都對巴黎有所期待。歐洲命運支配者的法蘭西，怎樣去處理這些嚴重而又複雜的問題呢？全世界關心歐局的人們，都等待巴黎新內閣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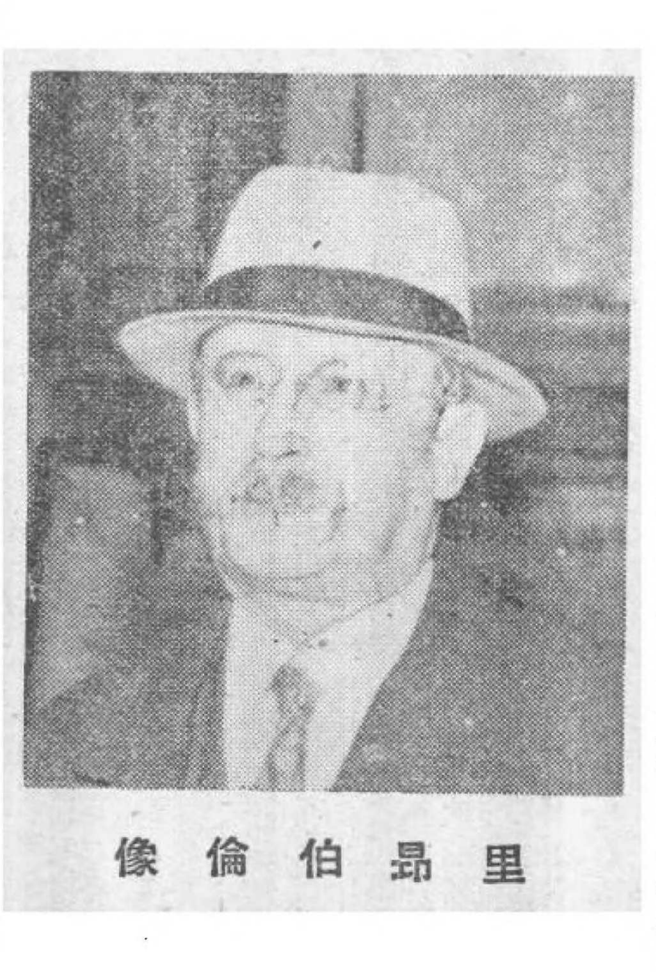
一　安全與和平

近年來法國對外政策的矛盾，雖然有些使人迷惑，但牠對國際事件的態度，還沒像英國一樣，令人不可捉摸。法國人的國際觀念是很單純的；他們只是企求和平。因爲法國是一個滿足現狀的國家，第一次大戰的勝利已經饜足了牠的慾望，牠不再企圖侵略別的國家，更沒有和德國作戰的決心。牠所期望的只是現狀能夠繼續維持。牠關心自己的安全，和歐洲的和平。

「安全保障」，是戰後法國對外政策的骨幹；從强硬的普恩加賚，到溫和的白里安，以至巴多，拉佛爾，和最近卸職的佛蘭丁，歷任的法國外交當局，都把國家的安全，看作法

國對外政策的基點。為着這，他們不惜使德意志崩潰；更不惜與階級的敵人——蘇聯去合作；並且不惜放棄了多年的仇視，和意大利攜手。為着防止德國的攻擊，在萊因區解除了德國的武裝；並且廣結與國，包圍德意志。但是現在德國又强大了；戰後法國所努力造成的安全保障，也失去了效力。

凡爾賽條約加給德國的束縛，現在多半解除了。萊因區域也已由德國軍隊佔領。像一九一四年前的情形一樣，德國的武裝，又直接威脅着法國的邊疆了。洛迦諾條約並沒有使法國獲得英，意的援助；波蘭早已投到希忒拉的懷裡；十七年來法國外交家所組成的包圍德國的網，現在是漸漸破碎了。目前，法國安全僅有的保障，是法蘇互助協定和小協約各國的同盟。但現在小協約對法國的關係，也漸漸疏遠起來。



里昂伯倫像

德國，波蘭拆散小協約與法國合作的陰謀，已經有相當的效力了。

法國現在處境的困難，是戰後任何時期所沒有的。英國不很關心法國的安全；意大利的援助更不可靠；小協約自顧不暇，並且對牠漸漸疏遠；希忒拉的和平計畫，又是那樣空洞。現在法國隨時有被人攻擊的可能；假如他不願戰爭，那麼必須重樹保障安全的計畫。

和平是整個的，安全是集體的；愛好和平的法國人，多半具有這種信念。所以法國一面要為自己謀安全，同時又須為歐洲謀和平。這兩重艱難的工作，是現在法國內閣所嚴重焦慮的問題。

維持歐洲的安全與和平，是很困難的。侵略者的野心不停止；戰後維持歐洲現狀的條約，多半被撕毀；國際聯盟已陷入垂死的狀態；歐洲已經面對着戰爭。今後的歐洲和平，與其說是維持，不如說是創造。但創造和平比維持和平困難得多。戰後歐洲政治家所苦心造成的均勢，既不能維持，今後要用什麼力量來創造一種新的和平呢？希忒拉積極要求向外發展，意大利不願和平，英國的態度令人不可捉摸；現在只有法國是歐洲和平的中心了。但是法國的新內閣，在內政問題上正遇到嚴重的困難；一種類似革命的罷工運動，正在

迫內閣左傾，右傾的勢力則對新政府施以經濟的壓力。這種困難，雖然還沒像表面上所表現的那樣嚴重，但已足影響政府對外的力量了。

二　蓋陀賽的新人物

爲着應付外交上的困難，里昂伯倫對於新閣的外長人選是很愼重的。他最初屬意於赫里歐，但赫里歐並沒有答應。後來又屬意蕭丹，最後是請前任司法部長台爾博斯（Yvon Delbos）担任了這一個困難的職務。新內閣中的外長，是一個重要而艱難的角色；在複雜的國際政局之下，他負着打開難局，保障歐洲和平和法國安全的責任。在總選舉中人民陣線勝利之後，一般人對於左傾的法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有一種新鮮的感覺，認爲他將在國際關係上造成一種新局勢，我們且看，台爾博斯怎樣去執行這種任務吧！

法國各黨在對內政策上，雖然意見紛歧；但他們的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卻大致相同。他們都以安全保障作中心；所不同的只是怎樣去實現這種計畫的政策。所以蓋陀賽（Quai d'Orsay 法國外交部的所在地）的人物雖常更換，法國的外交政策，卻很少變更。在戰後，法國當局對外曾採取强硬的態度；克里孟梭和普恩加賚，都是想使德國崩潰的。但到白里安時代，則認爲欲求法國的安全，須與德國協調。巴多則積極努力於包圍德國的計畫，巴多好像一個蜘蛛，奔波於歐洲各國之間，企圖織成一個包圍德國的網。拉佛爾雖是繼承巴多而來的，但他卻企圖對德親善，他認爲和敵人講和，可以不受侵略。不過這種邏輯，應用起來却很困難。拉佛爾在沒有取得德國的諒解之前，先增加了法國與蘇聯間的陰羅。在意兩事件中，拉佛爾遭遇到同樣的失敗，他希望對英對意兩面拉攏，結果是兩者俱失。右派支持之下的拉佛爾，使法國和平運動分離。他拒絕莫斯科的友誼（雖然他曾到莫斯科去談判法蘇合作）延不批准法蘇協定。他不和英國合作去制裁意大利；並且疏遠了法國與小協約的關係。在他的時代，蓋陀賽使法國陷於孤立。

薩勞內閣在對外政策上，受到法西斯右派很大的壓迫。拉佛爾攻擊佛蘭丁和彭古，並企圖阻止不利於法西斯的法國政治家取得外長之職；德國的野心家，則借口法蘇協定佔領萊茵非武裝區。結果是法國屈服德國法西斯的暴力之下，失去了東部邊陲的保障。現在新內閣成立了，除去法蘇互助協定外，在對外政策上他的前任並沒爲他留下什麼有力的保障。台爾博斯將來的工作，是很艱難的。

人民陣線擁戴之下的法國新內閣，比他任何的前任將逗

努力於和平運動。最近幾年來，法國漸漸變成歐洲和平的重心了；就是法國的保守分子，也有的主張與愛好和平的蘇聯接近。近年來法國已經和蘇聯，小協約及巴爾幹協約各國，結成和平的陣線；在左翼勢力支持之下的法國新政府，對這種和平運動，將更爲贊助並加强擴大他的勢力。

法國新內閣在外交政策上，將執行人民陣線的外交綱領。在維持和平的原則之下，擁護國聯，建立集體安全保障，擴大互助公約制度。台爾博斯之就任外長，就是新閣執行這種政策的証明。台爾博斯在外交上，素來主張擁護國聯與平等互助制度。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次演講中，他曾嚴厲的批評拉佛爾外交政策的錯誤。他反對拉佛爾的違反國聯原則和集體安全制度；對於賀爾，拉佛爾的意阿議和方案，更與以嚴厲的抨擊；他並且反對拉佛爾對德妥協的政策。對於德國的佔領萊茵，主張與以報復。他的見解，與人民陣線的外交綱領是符合的。他之出任外長，証明新內閣將比從前的政府，更趨向和平與集體安全制度，在左翼領導之下的法國新政府，不至再追隨在帝國主義的背後去製造戰爭。雖然帝國主義的野心家，和法國的右傾勢力，還企圖向法國的新政府施行壓力；但今後的法國，將成爲歐洲和平運動有力的中心了。

三　怎樣應付德國

現在擺在蓋陀賽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怎樣去保障法國的安全；換句話說就是怎樣去應付德國的侵略的野心。現在德國又強大了，戰後限制德國保障法國的條約，都被破壞。希忒拉的態度並不比威廉第二溫和，德法關係有些類似戰前的形勢，現在保障法國東部邊界的，只餘下堅固的炮壘。但是法國不願戰爭，里昂伯倫也申明不願對德作戰。他必須在外交上，另謀保障安全的途徑。

除去戰爭以外，法國對德只有兩條路：一是對德親善，把德國的侵略目標，轉向中歐和東歐；一是組織包圍德國的同盟，限制希忒拉的野心。但在過去，這兩種道路並沒有走通。

和德國親善，每次的法國內閣都懷着這種希望。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法德合作，只能使希忒拉在雙邊公約的方式之下，去實現胡根堡和羅森堡的計畫。這一方面使一切國際和平的希望成了泡影，一方面並且使法國和他的同盟國及小協約國分離。這種分離，將使大日爾曼主義代替了法國在中歐和東歐的領導權。

所謂合作，必定是雙方情願纔有可能；但德國對於法國

的親善表示，却很冷淡。拉佛爾和法國親德份子的行動，在德國並引不起强烈的反應。法德合作，德國從法國並得不到什麼。柏林知道法國不會進攻，所以他並不需要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去担保德國的安全；說到經濟的援助，倫敦似乎比巴黎更可靠；如果德國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關鍵也在英國；法國不能割給德國土地；也沒有第二個阿比西尼亞可供侵略；在法蘇互助協定締結之後，法國更不能支持希忒拉進攻烏克蘭的計畫。所以「納粹」同志對於法蘭西小姐的賣弄風情，只有淡然置之了。

並且，法國大衆對德法合作也感覺恐懼；他們以爲這將助長法國法西斯蒂的氣燄，並使法國的友人不滿，同時還有把法國變成德國的保護國的危險。所以新閣中雖有許多反對普恩加賚對德政策的閣員，內閣也絕不至採取這種政策。

組織包圍德國的同盟，是一件困難而且不正當的政策。戰後爲歷屆法國內閣所組織的同盟，現在漸漸破產了；斯特萊薩的聯合陣線也已瓦解。英國不願担保法國的安全，意大利的援助也不可依峙；而離開英意的合作，包圍德國的計畫是很難成功的。並且製造互相敵對的同盟，不但不能防止戰爭，反可釀成戰爭；戰前同盟外交的結果，就是顯明的例子。新閣中的多數閣員反對這種政策，法國的大衆也不希望這樣。

法國對德國要採取怎樣的政策呢？有的主張和德國在國聯範圍之內成立諒解；但這比法德合作還要困難。還有人以爲希忒拉的野心，在國內已遇到嚴重的困難，將來德國總須屈服於和平之前；但內部的困難，只能助長希忒拉向外發展的野心，和平是沒有希望的。此外還有人主張法國放棄蘇聯，參加西歐各國的聯合陣線；但在左翼領導之下的新政府，要他去參加反蘇聯的鬥爭，是不可能的。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安全是集體的；法國新內閣要想打開對德難關，必須增强並擴大和平陣線的勢力，使一切關心集體和平的國家團結起來，擴大如法蘇互助協定這樣的條約到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中去。像中歐和東歐的區域互助公約，都應當促其成立，樹立一個有效的和平計畫，逼迫德國處於公開拒絕或接受的地位，使侵略者與和平勢力的陣線分明。只有這樣纔能保障法國的安全，並阻止侵略者的野心。這種計畫在人民陣線的外交綱領中，已經公開的宣佈出來了。

四　歐洲國際關係的調整

爲着法國的安全和歐洲的和平，蓋陀賽還必須調整歐洲的國際關係。現在歐洲各國正因爲意大利和國聯的衝突，陷入一種緊張的狀態。爲着國聯的威信，必須繼續對意制裁；但意大利的態度很强硬，現在他正作軍事示威，壓迫國聯承認既成的事實。英國對這很爲猶疑，德國則想乘機別作企圖，大家都等待法國的態度。法國是擁護國聯還是對意妥協？這是將來國聯討論意阿事件的關鍵。

左傾的法國新內閣，似乎主張擁護國聯，繼續對意制裁

。但這樣將失去意大利的友誼，結果是促成希忒拉和墨索里尼兩個法西斯的合作，加强侵略者的勢力。現在中歐一帶正在醞釀一種新的危機；住在佛洛倫斯鄉間的墨索里尼，正計畫製造一種困難；奥地利問題，恐將引起紛擾。中南歐各國都爲一種新的恐怖威脅着。法國要想安定中歐，就必須取得意大利的援助。爲法國打算，最好能想出一種辦法，旣不過損於國聯的威信，又能使意大利接受，使意大利不至與國聯决裂。但這種辦法並不容易；如果可能的話，不用等新內閣成立，法國就已有所建議了。

在意阿戰爭期間，法國沒能和英國合作制裁意大利，現在意大利已把「勝利」的旣成事實擺在面前，而國聯的力量却已瀕於衰落；加緊制裁已經晚了。况且英國已不再堅持對意制裁；据說倫敦與羅馬之間，正在進行一種談判，勇於承認旣成事實的英國紳士，或者能夠和意大利成立諒解。只要找出可以借口的理由，英國政府是贊成取銷制裁的。不過英國的民衆，卻堅持懲誡意大利的主張，這使包爾溫政府，遇到了一種困難。法國在這裡必須有所主張；在將來的國聯大會中，法國的主張將成爲和與戰的關鍵。

意大利和國聯的衝突，影響到法德關係。如果國聯和意大利的關係不能調整，將爲希忒拉造下機會。法國於此必須設法維持與英，意的友誼。以便在對德問題上有所主張。不過意大利的態度不很可靠；他的侵略政策，已經破壞了國際聯盟，今後他可以隨時重彈修改和約的老調。他雖然和法國有羅馬協定，但他也可以聯德聯匈，造成一種破壞歐洲和平的勢力。現在墨索里尼已經調動大軍，向法國示威，壓迫法國撤銷制裁的主張。羅馬的輿論也指責法國的負義。爲着歐洲的前途，法國對意不能成爲仇讎；但他們也很難結成摯友。

現在歐洲的幾個大國，都對和平不很熱心；他們甚至希望造成一種有利於自己的戰爭。法國對這種困難的局面，必須設法打開。他最後或者要看重自己的安全保障，主張撤銷對意制裁；因爲在法國看來，對於和平的威脅，德國比意大利大得多。這樣他可以恢復斯特萊薩的聯合陣線，包圍德國。不過英意決不會幫助法國壓迫德國，在意大利沒有提出對英保證之前，英意的合作也不容易。這樣法國的地位又感覺困難了。

現在法國在外交上的處境，的確很困難；蓋陀賽恐怕也不急想出打破這種困難的辦法。新內閣雖然揭示出和平與軍縮的主張，但這僅是一種空洞的原則，離現實很遠。爲法國打算，比較妥善的辦法，是加强並擴大集體和平的陣線，在集體安全的原則之下，締成各種區域互助公約，阻止侵略者的野心。但在戰爭氛圍日增濃厚的歐洲，這是一件多麽艱鉅的工作啊！

演稿

戰時的輿論及其統制

燕大新聞學系主任 梁士純講

這個題目，可分兩大段來討論，(一)「戰時的輿論」，(二)戰時輿論的統制。「輿論」，Public Opinion，到底是個甚麽東西？能不能爲牠下一個定義？美國的一位有名的著作家列浦曼 Walter Lippmann 前幾年曾爲 Public Opinion 寫過一本書。在許多社會心理學書本裏，對於輿論這個名詞，也有頗詳細的討論，以下的一個解說，或可拿來作我們的參考，那就是「輿論是社會的整個的或某部份人的個見的總和」。 Public opinion is the aggregate results of individual opinions of men and women who make up society orany group of society 按照這個定義，我們要想知道輿論是如何構成的，必定要先知道個人的意見的成份爲何。普通的一個人，對於一件事一個問題，或一個人有某種的意見，這個意見不一定是經過一番精密的思想或長久的考慮而得來的往往是由他的父母，師長，或其他所崇拜的領袖而得來的。然而得着了這個意見之後，那意見就成爲他自己的了。他就用種種的方法去維持去擁護這個意見，而這個意見也就成了他舉動的一個動機。在列浦曼的public opinion那本書裏，他用了一個字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 stereotype，「模型」，一個人對於某人或某事，在心理上有某種的一個「模型」，這個「模型」就成了他的思想，他的意見的焦點。且可以用一個名詞來表證我們所說的是甚麽意思。譬如「女學生」，這個名詞對於我們在學校的人有一種的印象，而對於在學校以外的人又有另一種的印象。惟看我們對於「女學生」的Stereotype「模型」是如何得來，是從何處得來的，再者美國人看中國人也是各有不同的，有些人一聽見「中國人」這個名詞，立刻即有一個很好的印象，而另一部份人聽見這個名詞，在他的腦筋裏立即發生了一種很壞的印象。美國人有句話說：Chinaman's word is good as gold， 這是表明中國人是如何的誠實，所以許多美國人對於中國人有這個「模型」，那就是每個中國人都是誠實的，十分可靠的。所以我們要想改變一個人的意見，一定要先行改變他對那個人，那樁事，或那個問題的心理的「模型」Stereotype。而我們要想改變或操縱社會中某部份人的一種輿論，我們必定從那部份人的意見着手，更進一步的說就是從他們的心理的「模型」着手，平時一個社會裏的輿論是不一致的，是常常改變的，而在一個戰爭的時期裏，輿論的變更，是很容易受外來的勢力的影響。因此在戰爭時期，普通的人很容易被謠言，宣傳所誘惑所衝動。然而從政府的立塲而論，在戰時國內的輿論，務要求其一致；一致的擁護政府的一切政策，一切主張，及其一切的行動，否則戰事就無勝利的希望，因爲輿論對於民氣，士氣，是有莫大的關係。所以在戰爭的時候或甚至在未宣戰以前，一個有力量的政府必定努力去統制輿論，操縱

輿論，使其能一致作政府的後盾。統制或操縱輿論不外乎兩個途徑：（一）檢查—消極的，（二）宣傳—積極的。檢查與宣傳互相聯繫的，也可以說是一件事的兩方面。讓我們先把檢查略加討論一下，檢查的目的是使凡一切與當局不利的消息，意見，或表示全部份或一部份的禁止發表。在平時世界各國都是實行檢查的，不過是程度的不等而已。在戰時，各國的檢查是十分的嚴厲，就是素來主張言論自由的英美各國，也是如此。我們平常一提及檢查的這個名詞，就立即想到報紙的檢查；但檢查不僅包括報紙，舉凡電影，電話，海底電，無錢實廣播及其他一切傳達人的思想，言論的媒介都在檢查之列。最近東京的政變，不但報紙，海底電，無綫電，郵政，在受檢查之列；就是人的嘴，也要受檢查。不是有一位英國記者，因爲他對於那政變說的話過多，日本軍事當局以爲與他們不利而被逮捕麼？檢查的辦法，各國雖然不同，大致說來是由檢查所或類似的機關施行的。在戰時，檢查這件事，尤其是關於軍事的，是直接由軍事機關施行。或由軍事機關會同民政機關相輔而施 行的。

不過統制或操縱輿論有力量的工具還是宣傳，而尤其是在戰爭的時期。但是在未有討論戰時的宣傳之前，我們且將「宣傳」二字略加解釋。在普通人的腦筋裏，對於宣傳這個名詞往往有一個很不好的印象。一般的人，甚至於有許多的學者，以爲宣傳總是鋪張，吹牛，甚至於撒謊，這種觀念當然是不對的。其實這個名詞，原來甚爲正當，不過後來被人濫用，尤其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被各國所濫用，所以大家就對牠反視了。眞有效力的宣傳是根據事實的，不是平空捏造無根據的鼓吹。再者現在的宣傳家最有力量的一個工具，就是他能製成事件，能造出時勢，而根據其所製造的事件或時勢來作宣傳。還有一種看法，就是宣傳是一件極容易的事，無論何人，只要能寫幾篇文章，會幾次演說，就有作宣傳的資格，不過現代的宣傳，不是那樣的簡單。現代的宣傳，已竟成了專門的學術。値得精細的研究的。當然，世界上也有天生的宣傳家，正如同天生的文學家，天生的音樂家一樣，美國的威爾遜，蘇俄的列寧，印度的甘地，及中國的孫中山，這些人都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有力量的，天生的宣傳家。最後關於宣傳，有一般人總以爲若有事實儘可不必宣傳，這也是一個謬誤的觀念。第一，即使有事實，而這些事實如不加以合理的宣傳，外人絕不得而知。再者合理的及眞正有效力的宣傳，往往能夠幫助某種事實的進展。正如同現在有一般人主張攘外必先治內，豈不知內外是有互相關係的，對外的得力亦可助其治內，宣傳與事實的關係，也正是如此。以上所提出關於普通宣傳的幾個見解，在討論戰事宣傳時，更應加以注意。

戰時的宣傳可以分爲三方面來講，（一）對內的宣傳，（二）對於協約國及中立國的宣傳，（三）對於敵國的宣傳。一個國家要想打勝仗，不但要有完整的軍備，雄厚的經濟力，靈敏的交通，及嚴密的組織。而在這幾件事情以外，還要有高昂的民氣與士氣來作政府的後盾，擁護政府一切的政策及行動；而必要時能爲政府爲國家犧牲一切。一二八滬戰時，我國的軍備遠不如日本，然而因爲民氣及士氣的激昂，加以國際間的好輿論，所以我國歷史上能有那樣光榮的一頁。怎能激動那高昂的民氣和士氣，而激動後還能維持，這就是戰時宣傳及宣傳家的一個大問題。普通說來，一般人民是不願意有戰事的，因此要想得到他們的贊同，擁護，犧牲，必定要使他們感覺到至少這一點，那就是這個仗從我方的立場看來，是不得不打的，

是敵人逼得要打的。易言之，我們是自衛的，敵人是侵略的。這樣，就把挑釁的罪加在敵人的身上了。人民有了這種感覺後，宣傳者第二步的工作就是要使人民團結一致。英國加入歐戰以後，一切報紙就有主張不分黨派，上下一致的論調。而德皇也聲明在德國境內，他不知道有何派別。一種最有效力的方法使人民團結一致，是教他們看得清楚戰爭的目的是甚麽？普通說來，戰事最後的目的總是人民自身或兒女的安全以及將來的享受。有一些人的戰爭的目的，是爲保守國土，爲種族生存。更有一些人的戰爭的目的，是爲保存其文化爲世界謀永久和平等等。美國加入世界大戰的目的，按威爾遜的宣言是「爲保障世界民主」(To make the world save for democracy)。再有一批人的戰爭的目的，是以戰爭來消滅戰爭（war to end war)。不過這些戰爭的目的皆太廣泛太空洞，所以在此以外，更應有某種特殊較比具體的目的，以應付某部份人的特殊的需要。在世界大戰時，英國的音樂家以爲那次的戰爭是英國的音樂與德國的音樂之決鬥。再如美國一般教育家利用世界大戰的機會來推翻德國教育制度而來促進他們自己的教育制度。更有德國的裁縫，自宣戰以後，就拒絕仿效巴黎或倫敦的時髦式樣來爲德國婦女作衣。如此種種，皆可證明宣傳家很可利用不同的利害關係，來規定某種特殊的戰爭目的以應付那種人特殊的需要，而來維持激昂的民氣及一致的團結。

再有一種激動民氣的方法是使民衆覺得敵人是非常野蠻的，殘暴的，可怕的，可恨的，破壞一切建設事情，和平及安全的。敵人的高傲的氣概，常可利用來激動人民的奮鬥心，在歐洲大戰時期，協約國常利用德國人的一句話「德國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來激動人民的憤慨，同時德國也利用英國一個標語(Rule Britannia)「英國統治一切」以達到同樣的目的。敵人是殘暴的，是不講人道的，這樣一個印象，如能灌輸於人民的腦筋裏，是激動公憤，公恨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無論任何戰爭，總離不了所謂殘暴的故事(atrocity stories)。當十字軍未出戰以前，一種激動基督教國內人民的仇恨的方法，就是告訴他們亞拉伯人是如何的殘酷，是如何的可怕。在歐戰時協約國的宣傳上最利害的一個口詞，（尤其是在中國因中國人敬祖的觀念極深），是德國如何用死屍來作肥皂。還有一種說法是德國軍隊把比國的嬰孩的手脚砍下來以助他們長官的興。當一二八滬戰時，中國對內對外宣傳的好資料是日本軍人及浪人的殘酷行爲，慘殺無辜的平民，用毒性的槍彈(Dumdum bullets)等等，這種所謂殘暴的故事，最好是由於目睹者而屬於中立國的更爲有效。譬如世界大戰時的布萊士的報告(Boyce report 及滬戰時的歐美記者的紀載是有莫大的效力的。如果被俘虜的敵人軍官或兵士對於這類殘酷事件有所招供，這口供也是宣傳的好資料。激動民衆公憤的另一個方法，是提出某個人或某部份敵人的領袖來作犧牲者。世界大戰招恨最深的恐怕是德皇，有人公然叫他作「戰爭的惡魔」或「歐洲的瘋狗」。最後一點，就是要叫人民恨惡敵人，一定用種種的方法來証明敵人是萬不可靠而且常用有毒性的宣傳來誘惑人的。要是國內人民得着了這類的印象了，他們就不會也不肯相信敵人的任何宣傳了。

維持激昂民氣最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令人民要有勝利的希望。否則他們必易於挫氣喪膽。在一般民衆的腦筋裏，總以爲勝仗是屬於正義的，好人總是會得到勝利的。失敗的人終是無用的，是惡人，至少是應受刑罰的。無論如何打敗仗是必須經過許多解釋，才能得着人民的相當的了解。

而打勝仗，本身即是好的宣傳。在戰爭時，人民最渴望而願知道的，就是兩方面軍力的比較。在這一點，作宣傳的人要非常注意而且小心；切不可宣傳的太過火，因為過份的宣傳易使人民失望，甚至於激動公憤。當歐戰才開始時，德國對於自己的軍力，大吹而特吹；甚至說某月某日能佔領某城。起初人民頗為相信，但後來因為屢次展期，以致人民大為失望而表示不滿。在一二八滬戰時，日本人的宣傳，也犯了同樣的毛病，起初大肆誇張在四小時內即可佔領閘北及南市，其不知直至四個星期後還未能佔領。這種宣傳當然是對他們非常不利的。

突擊(Surprise attack)是宣傳者常用的一個口詞，那就是說若某方軍隊被打退了不是因為某方軍力的薄弱，而乃是沒有十分的準備；敵人所以有充分的準備，更足以証明他們是挑釁的。不過利用突擊的口詞來解釋所受的挫折或損失時，一定要加以聲明這是暫時的，並且宣示一切軍力，士氣，外援等等，都比敵人强，這樣就可使人民不致失望。有時候某軍隊退出某地，可以說是策略的引退(Strategic retreat)，或是說是陣容的修改(rectification of the line)。這些話若由中立國的軍事權威者來說，就更有力量了。預言也是維持最後勝利希望的一種好方法。在一九一六年，法軍屢次失敗，當那時，有一位女預言家說，法軍將在某月某日必然大勝，於是法國民氣為之一振。再英國首相路易喬治在一九一六年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英國在一九一四年宣戰，一九一五年開仗，一九一六年加緊戰事工作，一九一七年得到最後勝利』。不過為穩妥起見，他也常說『直等到我們達到最後的目的時候，我方才休戰』。關於保持最後勝利的希望，宣傳的人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將不利的消息發表出去，而同時也可以發鼓勵的消息來與之相抵。譬如十九路軍在江灣打了敗仗，而在閘北擊退了日軍的衝鋒隊，奪得了多少枝槍，俘虜了多少日兵，殺死多少敵軍。這兩個消息如能同時發表，民衆的感想必是一憂而又一喜的，那就是說對打敗仗的消息與捷報的反感正可相抵。英國海軍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每逢得到不利的消息，當天絕不發表，直至次日或再次日與一種捷報同時發表，也正是想要達到以上所說相抵償的目的。發表不利的消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某方失敗詳細情形，敵人不得詳知，所以這種消息在發表時，最好求其籠統而廣泛，以免洩露軍機。再者凡是介紹一種殘毒的新軍器時，也是宣傳人的一個問題，往往國內有一般人的仁慈心不許或不忍見用過於殘毒的軍器來殺戮敵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常用的辦法是聲明某種新軍器是來用抵禦敵人的利器的。偉人或最高領袖的傳記，也常可利用來鼓勵民氣及鞏固人民的信仰，增加其最後勝利的希望。因普通一般人民的心理是崇拜英雄的，順從領袖的。相信如果有好的，有力量的領袖，則勝利必可操左劵。在歐戰時所出版的魯登道夫Ludendorff傳記，吉青納Kitchener傳記，以及興登堡Hindenburg傳記，都是有以上的用意。最後，凡關於軍人在濠溝裏或前線上的犧牲，勇敢精神，或是後方高昂民氣的表現，愛國的舉動，一致的團結，組織的精密，軍火的充足，外援的雄厚，協約國的合作，以及其他種種類似的紀載，報告，或表現，都是維持激昂民氣的宣傳資料。

一個得勝利的先決條件，就是協約國能夠完全一致，彼此密切合作，互相信任，互相鼓勵，互相維持；而尤其重要的是能把此類情形用種種有效的方法宣揚出去。當美國加入大戰時，義大利軍隊屢遭慘敗，義大利的人民極其悲觀，甚至有人不相信美國果然會加入戰爭：即或加入，也必是

別有用意。因此美國當時的宣傳對於義方非常注意，除請義大利的名人親自至美國去實地考察外，在美國居住的義國僑民身上也作了許多工作，例如使他們每人寫給本國的親友，說明美國加入戰爭是十二分誠意的，熱烈的，不自私的，是為正義所促動的。美國軍隊一到歐洲登陸，一部份立即開往義國，在義大利的首都街上實行演習，對於義國的國旗致敬。結果義國民氣士氣為之大振，與美國未參加戰爭以前的狀況，大不相同。協約國最宜注意的一點，是彼此絕不能有猜疑的心思，他們對於宣傳極應注意他們一致的立場，同樣的利害關係，並宜用種種的方法求表示相敬，相親，相助的態度。譬如美國人慶祝法國的國慶日，而以同樣的熱烈的態度。法國人也慶祝美國的國慶日。再者協約國間的宣傳，不但只是顧到國外的態度，而國人對於某協約國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譬如英法兩國在歐戰以前感情並不甚好，兩國的人民常持勢不兩立的態度；然而英法兩國的巧妙的宣傳，竟把這種惡意的態度轉變為互相敬重，彼此親善的態度。俄國多年是被英國認為對他們一個大有威脅性的國家，而一般英國人因為受了多年宣傳的影響，對於俄國人早有一種仇視及恐懼的心理，然而自俄國加入協約國後，英國奇巧的宣傳果能把以往仇視的態度推翻，而變成一種極表同情及友善的態度。

協約國彼此的關係雖然重要，而中立國的態度更不可忽視，因為他們的態度往往可以決定勝敗的結果。對於中立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能使他們（中立國）對於我方的立場，我方的目標，完全表示同情而加以擁護。一個能夠得着這種同情及實助的方法，就是鼓勵中立國的人民來協助我方。一二八滬戰的時候，有許多歐美的飛行家想來幫助中國軍隊作戰，後來果然有一位美國的飛行家，自動的參加戰爭，以致殉命。類似這種的事件，很能得着中立國的同情。無論如何，若是能夠得着中立國的協助，即使與軍事沒有關係，也是有用的。當美國未加入大戰以前，各協約國用種種的方法來激動美國人士對比利時的孤兒寡婦的仁慈心使他們熱心地加入救濟工作，而同時德國也不遺餘力的使美國人民去救濟德國的災民，而尤其是被災的幼童。這種種事情都是準備得着中立國切實協助的辦法。若是絕對的沒有得着中立國的同情或實助的希望，宣傳者即利用他最後的一個策略，那就是努力提倡和平主義。這樣或者可以免去中立國與敵國的聯絡。再有一個辦法就是使中立國間彼此發生糾紛，如此他們絕對的無暇來聯絡敵國參加戰事。當歐戰時，德國漸漸知道他們沒有徼得美國的同情及實助的希望，所以用種種的手段來挑撥美國與墨西哥的糾紛。作這種的工作，他們盡量的利用僑居在中立各國的本國居民。把以上種種關於協約國及中立國的討論綜結一下，可以這樣說，維持協約國間的友誼最有效的方法是要使他們互相信任，使他們感覺到彼此有共存共亡的關係，使他們知道他們的努力是有共同的目標的。至於對付中立國的辦法是設法來牽連他們，徼得他們的諒解同情及實助而在可能範圍內博得他們的實際的援助。在萬不得已時，即努力提倡和平主義，或者使中立國與中立國間發生糾紛，以致他們不能聯絡敵國來參加戰爭。

對敵人的宣傳正與對內的宣傳成反比例，那就是說，對內宣傳是鼓勵激昂的民氣，而對敵人宣傳正是要挫折對方的民氣。對內宣傳是要人民恨惡敵人，而對敵的宣傳正是要把那恨惡的心理遷移到對方的國內的統治者或主戰者的身上去。對內的宣傳是使本國的人民及軍士有最後勝利的希望

，而對敵人的宣傳正是要使對方的人民及軍士無勝利的希望。爲達到以上對敵人的目的之宣傳常用的方法即所謂之反攻 counter attack 或反激 counter stimulation 在歐戰時，德國曾辦了一個報，專門爲在他們的佔領區域內法國人民看的。在這報上，德國的宣傳者用盡了巧妙的方法來推翻對方一切對他們不利的宣傳。譬如說法國是侵略者。再者法國對於德國殘暴行爲的宣傳，如同說德國軍隊如何砍去比利時嬰兒的四肢等等，德國拚命加以否認。不過比反攻的策略更爲有效的，是所謂之轉移的策略 strategy of diversion，那就是宣傳者用種種方法把敵國民衆的公憤及公恨轉移到他們自己的政府或政府的某部份人身上去。若能有方法使敵國人民對於他們自己的政府，而尤其是軍事當局懷疑或不信任，那就是對敵宣傳最好的成功。再有一個方法是叫前線士兵發生怨恨心，或爲他們的家屬而發生恐慌的態度，或有想立即回家的慾望。法國宣傳者曾於歐戰時刊行了一種小冊子，分散於德國在前線上的軍隊，告訴他們說他們家中的人是如何的痛苦是如何的渴望他們回到家裏去。而同時德國也利用寫信的方式來引誘義大利的軍隊，促他們罷戰回里，這種信件的口氣是作爲從他們家裏人寫來的，結果義軍中計，不肯上前應戰，以致在一九一七年有所謂加波里多的慘敗。Disaster of Caporetto 另有一種方式，是以種種利益來引誘敵軍投誠。美國在英美戰爭時利用此種計策而收了顯著的效果。以上所謂遷移的策略亦可用在對方協約國之間。歐戰時德國的宣傳者盡力使英法間發生誤會，發生猜疑。而英法兩國也利用同樣的策略向德國與他的同盟國，而尤其是奧與兩國，使他們與德國分離。最厲害破壞敵人國內陣容的方法是引起其國內人民來反抗，來推翻他們的政府－那就是起來革命。如果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的殖民地是反宣傳的最好的目標。德國曾利用愛爾蘭仇英的心理，促成愛爾蘭人民的革命，促成他們的獨立與英國分離。俄國革命之成功，德國的功勞可算不小，要是德國在當時沒有掩護列寧及共他四十幾個同志在一輛封鎖的車裏，由瑞士出發經過德境而入俄境，今日或者沒有蘇俄的存在，也未可知。歐戰時，協約國，尤其是美國，亦用種種方法使德國人民與他們的政府分離，以致後來發生了革命。在美國參加戰爭之後，威爾遜總統的演說是致德國死命的最有力，最有功效的武器。他曾屢次聲明，「我們的敵人不是德國人民而乃是德國軍閥。我們是幫助德國的良民來打倒榨取及壓迫他們的政府」。從以上所說的我們就可知道對敵國的宣傳與戰事的勝敗是有如何的重要而密切的關係。以上所講是戰事宣傳的三方面：(一)對內宣傳，目的是爲激動人民高昂的氣概，來作政府的後盾，來爲國家犧牲。(二)聯絡協約國及中立國的友誼，並促成密切的合作。(三)對敵人的宣傳，使敵國境內發生問題，士氣受挫折，與其友誼國分裂。現在讓我們把戰事宣傳的組織，宣傳的工具或媒介，討論一下。不過在未討論這種種以前，我們應先把所謂之宣傳的情勢，加以分析。一個宣傳者的成功，是爲兩件事所決定：(一)認清情勢，而努力適應之，(二)善用宣傳的工具。換言之，情勢是宣傳者所應努力適應的，而工具則是宣傳者所應努力利用的。一個宣傳者首先一定要認淸他的對象的成見是甚麼，國際間實際的情形是怎樣，被宣傳者所處的境域是如何；在可能範圍內宣傳者應充量利用既有的成見，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美國與法國極容易接近，因爲美國一般人民看法國是他們的恩人，法國不是曾經幫助美國爭得自由與獨立嗎？德國之所以能獲得愛爾蘭的同情，正是因爲愛爾蘭人民有仇視

英國的心理，若是宣傳者能認清而善於適應這種種的情勢，則他們的成功是大有把握的。還有一件事，宣傳者極宜加以注意，那就是交通的便利。在歐戰時英國佔了很多的便宜，因爲歐洲與外面相通的海底電線，多半是操縱於英國人的手裏。一切歐洲的消息，大部份必得經過倫敦方可發出，換言之，倫敦竟成了歐洲消息的中心。英國加入戰爭以後，德國方面的消息，很不容易發出，尤其是發到美國的消息。所以美國的輿論，在開戰之始，差不多就完全袒護英國，無怪乎美國最後還是加入了協約國。人情，風俗，以及文化制度異同，也是宣傳者不得不加以注意的。英，美，法，之所以締盟來攻德國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即是因爲他們的政體大都相同，人民的風俗及文化制度亦不太懸殊。經濟關係也是宣傳者切不可忽視的。國際交誼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如果甲國是乙國的債主，在戰爭時，則乙國很有得着甲國援助的希望。所以英文有句話說。債主常爲負債者所牽連。最後，宣傳者應認清對象所處的社會的境域，一個實業化的社會的居民，與一個鄉村的居民，他們的情勢既不相同，所以他們對於戰事的感覺也是差別的。城市的居民，而尤其是實業化的城市，極容易爲外來勢力所促動，而鄉村的農民則否。以上種種是宣傳者所應當注意的情勢與事實。

戰時宣傳最重要的一部份即是組織。普通時，一個政府裏總有幾個機關在那裏繼續不斷的，多多少少作宣傳工作。如同外交部及國外的使館領館以及軍事機關等等。不過在戰爭時，這些機關的宣傳工作皆應集中；而同時又能分工合作，以免重複及矛盾。大致說起來，戰事宣傳的組織可分爲以下三類：(一)一切對內對外宣傳責任集中在一個首領身上，以免重複矛盾之弊，(二)分組而作，某組担任某項工作，如國外宣傳，國內宣傳，敵人境內宣傳等等；凡關於軍事的，當然由軍事機關負責進行，(三)政府各部，各負其本部的宣傳責任，如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等，各行其途；不過間有一共同會議，討論進行方策。簡括而論，在世界大戰時，美國所採取的爲第一種組織，英國所採取的爲第二種，德國所採取的爲第三種。討論戰事宣傳的媒介或工具的一個最簡便的辦法或許是把英國歐戰時一位宣傳家派克爵士的一段話在這裏來引證一下：

「自從英國加入歐戰之後，我就担任在美的宣傳工作，目的是要促成美國加入協約國。我這部份工作的範圍，大而且廣，是不消說的。有時候我們與駐英的美國新聞記者聯絡，有時候用種種有效的方法直接使美國報紙登載我們文章。我們也常常請英國的名士發表談話。除報紙外，我們也常利用演說，辯論，電影，無線電等及其他有力量的工具，來作我們的宣傳。我們也盡量的借重美國的有名人士，大學校長，教授，重要的實業或政治領袖們，替我們宣傳。有許多的時候，我們把重要的文件編成小冊或書本，直接寄往美國各大學，各圖書館，各重要機關，團體，及人士。我們的工作的繁重艱難，是不言而喻的了。」

從這段話裏，我們也可以知道宣傳的媒介或工具是很多的，利用的機會也是無窮盡的。在這種種的媒介中，戰事宣傳最需用的是海底電線，無線電，報紙，以及種種的印刷品。此外對敵人的宣傳最常利用的是敵人境內的反動派或激烈派的報紙及輕氣球。輕氣球是對在前線敵軍的不可少的一種宣傳工具，是世界大戰對於宣傳技術上，惟一的，最顯著的一個貢獻。

在這戰事隨時皆有爆發的可能性的時期，我國政府對於宣傳一事，有

何準備？我們局外人是不得而知，不過有兩件事是我們亟當注意的：（一）若是政府想眞正的利用檢查，尤其是新聞的檢查，來統治輿論，必須趕緊把現在的檢查制度及辦法，從新的，澈底的，改革一下；最低限度也要作到以下的三點，（一）嚴厲的取締一切外國在中國領土內所設的無線電台及其他通電及通信機關。（二）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內所辦的報紙及通信社的稿件應與中國人所辦的報紙及通信社的稿件受同等的檢查，（三）一切的檢查，應由受過特殊訓練的人施行之，並宜集中一切檢查工作。這是消極統治輿論的三個先決條件，至積極的方面，那就是說宣傳，政府亟宜注意的是事前在組織上，人才上，政策上，及物質的設備上，都應有充分的準備，及長遠的計劃，否則，若想『臨時抱佛脚』是一定要遭慘敗的。

西湖

鍾霸

千里聞來策杖遊。追摹無句使人愁。林巒傑秀排三面。裙裾昌豐壓九州。塔影跨雲看欲落。花香連昊不關浮。賣書何日餘杭住。朝夕風流取次收。

雨餘湖上晚步值雨卻回

沙徑無塵軟。榴花帶雨然。廣收千屋水。高擁滿湖船。燈影翻波亂。鐘聲挾濕傳。穿林依浙瀝。歸拾付吟邊。

正倉院考古記（四）

傅芸子

棚外所陳，多類玩物小品，如綠黃諸色玻璃之「魚形」，「紫檀金銀繪小合子」，「紫檀銀繪小墨斗」，「小香袋」等；均細巧可愛。尚有「小尺」五。有犀角者，黃綠玻璃者，皆長不逾二三寸。按唐時中和節，有賜紅牙銀寸尺之故事，白氏長慶集有謝恩賜尺狀。（注七五）此蓋仿唐銀寸尺而作。「繪紙」二卷，以軸卷之，係大形白麻紙，兩面施以描繪，以飛白之筆，描成浮雲，間以奔獸飛禽。依元祿目錄載：「繪唐紙二卷」，足證唐物無疑。

注七五：白氏長慶集卷四一，中和日謝恩賜尺狀：「古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節，慶賜申恩。……況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宜。……」

棚至階上，三棚悉陳兵器及馬具。兵器不過刀鉾弓箭胡祿數種。全部多爲日本製品。余於兵器，不感興趣，愧無所印証，茲略記其要目而已。

北棚上部，陳弓二十七張。下部滿陳各種裝飾之大刀，有：「黃金莊大刀」，「金銀鈿莊唐大刀」，「金銀莊橫刀」，「金銅莊大刀」，「黑作大刀」，「銅漆作大刀」等二十六柄。刀身均直而兩刃，恐即爲劍？就中以「金銀鈿莊唐大刀」爲最精緻，裝飾略同前述之品。此外諸刀，其柄多以鮫皮，沉香木，紫檀等爲之；或更施以金銀，金銅鈿裝。鞘漆有施以末金鏤，或密陀繪之花鳥紋，工巧可觀。

西棚共陳「黑作大刀」十二柄。「無莊刀」二十三柄，實用之品。尚有「胡祿」八具，方以智通雅三五云：「胡祿，箭室也。」蓋負箭之筒，以葛編成。外裝以漆，「漆葛胡祿」，「赤漆葛胡祿」，「白葛胡祿」諸目。「箭」陳十五枝，概屬唐制之竹箭。（註七六）其羽有雉，雁，隼，雕，鷹諸鳥羽之不同。鏃有鐵，骨，竹，鹿角四種。

棚外陳馬鞍四具，內「桑木金銀繪鞍」，形同吾國舊式之鞍，而華麗無比。鞍輪木地，有金銀泥繪花卉，纈錦製，鐙銀鏤。按古人之於鞍具，初僅革韃皮薦，自漢以還，漸尚華飾。（註七七）漢武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見西京雜記卷二）唐明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張后。（見明皇遺事）可見一斑。正倉院之鞍，猶存其風。「鉾」，陳三十三枚，僅存鎗頭無柄。日本所謂鉾Hoko，即吾國鎗戈之屬。尚有「手鉾」，係短柄之鉾；及「無莊刀」十五柄。

注七六：大唐六典卷一六：「箭之制有四，一曰竹箭，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又注云：「竹箭以竹爲笴。」

注七七：鹽鐵論卷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韃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氂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韉耳銀鑷韅黃金琅勒罽繡弁汚垂珥胡鮮。」（程刻漢魏叢書本）

南倉

階下中棚，悉陳樂器。有「牙橫笛」，「斑竹橫笛」，「牙尺八」，「尺八」，「吳竹笙」，「吳竹竽」，一壺有銀平脫之寶相華文，迦陵頻迦等。「甘竹律」二點，此物實即排簫。均以楸木爲邊緣，一七管，一九管。「鐵方磬殘闕」，方磬即方響，原爲鋼片十六枚，今存九枚。架亦無之。「桑木阮咸，」形如前述之品，捍撥綠地繪二老松下圍棋圖。「磁鼓筒」，黃綠斑釉，即世稱之唐三彩，乃腰鼓（注七八）鼓身；今皮亡筒存。大者本瓦質，此獨以磁，亦非普通物。「檜和琴」，即日本琴，檜木質，六絃，今佚。琴面金銀泥繪，原有玳瑁螺鈿等裝飾，多已剝落。琵琶共四點，有「螺鈿楓琵琶」，楓木質。槽之背側染以蘇芳，螺鈿中交玳瑁，下繪彩色花紋，技巧略如前述之「螺鈿五絃琵琶」。捍撥繪胡人騎象鼓樂圖，山景樹下，白象上乘四胡人，胡帽者二人，一擊腰鼓，一揚袖而舞；外一吹篳篥，一吹橫笛，西域趣味，甚形濃厚。按捍撥上繪騎象圖，純爲西域式作風；唐時安國樂琵琶捍撥上，即畫其國王騎象，（注六九）可知此器屬於安國樂式之琵琶，尤爲考唐代十部伎者之所應注意。「木畫紫檀琵琶」，槽之背面有木畫雁鷗鸂鶒蓮華文樣。捍撥丹地繪騎獵宴樂圖，圖分三段：上有馳者獵者各一人；中繪宴樂者五人，奚奴二；下逐虎者三人。「木畫紫檀琵琶」，槽背滿列木畫方圓圖案小花紋，較前述各點之大形花鳥，又別具一種勻整調合之美。捍撥之山水人物，已黝暗難辨。「紫檀琵琶」，捍撥繪鷹鷲。以上諸捍撥，繪畫細緻，設色濃麗，且間有施陰影者，如騎象鼓樂圖，山巔並繪日光光線發射之狀，山之脈絡，亦呈凹凸之勢，固屬唐代西域傳來之凹凸派畫風；（注八〇）與法隆寺金堂壁畫（注八一）在繪畫史上，誠有同一價値。正倉院諸琵琶之爲唐製，固

無疑義；惟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六所稱：「唐時藤原貞敏學琵琶於唐人劉二郎，妻以女，贈以紫檀琵琶，紫藤琵琶，（或即前述之螺鈿楓琵琶？）各一面歸，爲朝廷重器，今猶現存。」意末二句所謂者，當存今正倉院中，惟莫明其確爲某品也。

注七八：舊唐書二九音樂志：「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石遵好之，與橫笛不去左右。」志又載：高昌樂，龜茲樂，疏勒樂，均用腰鼓。今日雅樂中猶用此鼓，依其大小，有「一之鼓」，「二之鼓」，「三之鼓」之不同；但均用木。可知正倉院此鼓筒，猶爲原物。

注七九：段安節樂府雜錄，俳優條云：「……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焉。亦以楸木爲面，其捍撥以象牙爲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

注八〇：當時凹凸派畫家之最著者，有于闐國之尉遲乙僧父子。又受此派之影響者，則有吳道子。

注八一：奈良法隆寺金堂壁畫，爲日本白鳳期（西元六六二—七〇九）美術之巨構。大小共十二壁。大者四，描金光明經之四佛；小者八，描諸菩薩及其他。顏貌均以强力之描線出之，體軀衣紋，並首環腕環及光背等，均施陰影。自其時代及作風觀之，純爲西域凹凸之畫風。

南棚，西棚，所陳以佛敎關係物品佔大多數。南棚有「金銅幡」四方，每方均有透雕各種花紋。「金銅枚幡鎮鐸」，「金銅鎮鐸」，皆幡上之銅鈴也。形式亦各有不同。西棚有「雕刻蓮花佛座」，「漆佛龕扉」，「佛像型」，「開眼縷」，「墨畫佛像」。以上諸品，多爲大佛開眼時，所用之物。

北棚亦有「彩繪佛像幡」一點，絹本，彩色鮮明，不類千餘年前物。「子日手辛鋤」，爲孝謙天皇天平寶字二年（西元七五八）正月三日（子日）親用之鋤。與「子日目利帚」，仝爲仿吾國天子親耕藉田，皇后掃蠶室祭蠶神所用之物。鋤形略如今制，有金銀泥繪花紋。柄木質，塗以朱漆，並畫木理。「目利」（Mayu to Ki）之義不明，一說爲「蓍」（Maitoki）之假借字。草莖，以紫皮金絲束之，莖端多貫以雜玉，故亦稱「玉帚」。

轉而至階上，先觀中棚，見「柄香爐」五點。此種長柄香爐，吾人嘗於元魏北齊造像及西陲發見之佛敎繪像中見之。如河南龍門東巖某窟中，（注八二）又山西天龍山第二窟前壁右方，第三窟後壁三尊左方諸處之羅漢，（注八三）均手執此種香爐。又斯坦因在燉煌所得「引路菩薩圖」，其菩薩亦執此種香爐，導一婦人，歸向淨土。（注八四）迨宋後之造像繪像，始漸減少。今於正倉院中，得覩其實物，爐質有白銅赤銅。中以「紫檀金鈿柄香爐」一具，最稱華麗，蓋至唐代已漸

形工藝之美化矣。此具環爐，周嵌金銀花鳥紋，鑲以珠玉，紫檀柄張錦，纏以黑黃絲繖。灰盤緣邊作獅子形，柄接端作青玉蓮房金蓮瓣，端著蹲距獅子。「白銅柄香爐」，意匠略同，裝飾遠遜矣。「赤銅柄香爐」等三具，形製簡單，極近原品。「密陀繪盆」，係深圓盤，表塗白密陀，上繪黃色之山水花鳥人物，圖樣不一。「銀平脫八角鏡箱」，全具有銀平脫之鳳凰寶相華文，其上施以極細毛雕，尤見工細。「漆皮金銀繪八角鏡箱」全箱表裏，均有金銀繪之花鳥文樣。「佐波理水瓶」二具，佐波理 (Yahali) 即銅錫合金之響銅，一說本為新羅語，今日本亦稱響銅。二具瓶口不同，一為人面，一則附蓋。「金銅水瓶」，瓶長口為翹出之鳥頭形。以上三具，均含密教法器色彩，蓋為奈良時代供佛之器具。

注八二：見北平日人岩田秀則所攝：龍門寫眞集。此轉由京都帝國大學故澤村專太郎教授指導之下所攝影。

注八三：見常盤大定，關野貞共箸：支那佛教史跡卷三，頁三二一，三三〇。

注八四：見 Awrel Stlin「千佛洞」(The Thousand Buddhas) 圖版 XXXLIII。

南棚悉陳鏡鑑，有三十七面之多。鏡背文樣，製作技巧，俱優於北倉諸鏡。其最可記者：如「黃金琉璃鈿背十二稜鏡」，白銀質，鏡背以純金界為十二花瓣（六瓣兩重）六小瓣，每瓣施以黃綠琺瑯，甚形雅潔。原田淑人教授云：「七寶者惟此正倉院一鏡：：考諸文獻，日本奈良以前，已有琺瑯鏡。新羅芬皇塔亦見七寶針筒。是唐有此工益無疑。」（注八五）可見此鏡之價值。

又有「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遍佈薄銀片加鑄魚子地並山水人物花鳥。魚子地外諸文樣，又鍍以金。外緣第一輪廓，鑄出八卦，間以五律一首云：「隻影嗟為客，孤鳴復幾春。初成照膽鏡，遙憶照眉人。舞鳳歸林近，盤龍渡海新。緘封待還日，披拂鑒情親。」第二輪廓，有鳳凰文樣。第三輪廓近鈕處有仙山中坐二道士，鼓琴鼓笙，龍鳳鶴鹿，點綴其間，其構圖亦頗富道家之色彩。「平螺鈿背圓鏡」二面。一為大小形花朵配置兩層輪廓之內者；一為鏡背滿布花紋，左右間以鴛鴦，犀兕，海馬，均甚炫麗可觀。此外如「十二支八卦背圓鏡」（右半朱雀白虎卯申，左半玄武青龍子丑），「山水人物鳥獸背圓鏡」，（中鑄四面山水，有張帆乘舟諸人物。）「葉文背圓鏡」（有文曰：「勿相思，勿相忘，常貴宜，樂未央。」）「鳥獸葡萄背方鏡」（實即海馬葡萄圖）不能盡述。原田氏又謂：「觀其文樣技巧，多來自唐土，非奈良創造者」，（注八六）其言良然。蓋當時吾國開元時代，玄宗千秋節，舉凡賞賜獻賀，無不以鏡鑑為主。（注八七）其情況猶如晚

清時代之如意。職是之故，鏡鑑自當多量鑄造；而文樣巧技，亦臻精巧。當時唐日交通正繁，舶載而東之品，自亦不少；正倉院諸鏡，可窺其盛。上述各鏡，多附以箱。箱之製，亦各具其美，或遍張麗錦，或金銀漆繪，或飾銀平脫，益覺華貴。

注八五：見原田淑人：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文化之關係，頁四六。

注八六：同書同頁：「奈良鏡鑑，法隆寺東大寺正倉院有傳存，亦往往與骨甕同出土。多從唐來；亦頗自造。其時工巧，無多讓於唐。正倉院文書有天平寶字六年四月一日造鏡用度帳——造鏡四面，徑一尺，厚五分。記其用度，又有鏡文畫樣，以知自造者多也。…………」

注八七：玉海九〇：「舊紀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蕚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縑綵，五品以下束帛。上賦八韻詩。」又：「開元十八年八月癸亥，以誕日燕花蕚樓，百僚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

西棚所陳以宗敎物品爲多。有「金銅合子」，「黃銅盒子」各二具。其蓋作塔形者二，圓頂者二，均宗敎供佛用品。尙有銀質者，響銅者數品。「麈尾」有四柄，此即魏晉人清談所用之麈。其形如扇，柄之左右傅以麈尾，絕不似今日之馬尾拂麈。此種麈尾，魏齊維摩說法造像中多見之。如雲岡第五窟窟內後室中央，大塔二層四面佛像中之維摩（注八八），龍門濱陽洞中洞正面上部右面之維摩，（注八九）天龍山第三洞東壁南端之維摩（注九〇），又如瑞典（Osvald Siren）氏，「中國雕刻集」(Chinese Sculpture)所載魏正始元年，北魏孝昌三年，北齊天寶八年諸石刻中（注九一）之維摩，所持之麈尾，與正倉院之陳品，無不同形；不過依時代關係，形式略有變化，然均爲扇形也。正倉院有「柹柄麈尾」，柄柹木質，牙裝剝落，尾毛尙存少許，今陳黑漆匣中，可想見其原形。「漆柄麈尾」，牙裝；「金銅柄麈尾」，銅柄，毛均不存。「瑇瑁柄麈尾」，柄端紫檀質，毛亦尙存無多。按晉時庾亮有詰康法暢麈尾過麗之故事，（注九二）可見自晉以來，麈尾已尙華麗，正倉院諸麈，猶存遺風。厥後改用馬尾，尾益長而形製簡陋矣。又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中之吳主孫權，所持之麈，與正倉院亦同，均爲良證。又有「如意」九件，其形見於龍門雲岡天龍山及北齊北魏諸石刻維摩對面之文殊菩薩，及「歷代帝王圖」卷中陳文帝陳宣帝所執之如意，均同一形式。此則爲印度式如意原形，本供講經僧，記文於上，持以備忘，亦可作搔背之需。（注九三）與晚近之笨重如意，僅以其名吉祥，供賞玩陳列者迥殊。正倉院諸如意之最華麗者，當推「犀角黃金鈿莊如意」；柄頭白犀七葉形，界以金線，裝以珠玉象牙花鳥，柄有紅綠牙撥鏤花紋，木畫金綫，極爲輝煌

眩目。此外尚有「瑇瑁如意」，「犀角銀繪如意」，「斑犀鈿莊如意」，「鯨鬚金銀繪如意」，均無犀角黃金裝者之佳。太平御覽七〇三引劉義慶啓事：「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睹。」是自晉已有此種巧飾之如意矣。

注八八：見田中俊逸編：大同石佛寫眞集。

注八九：見岩田秀則：龍門寫眞集。

注九〇：京都奧村伊九良氏藏拓片。

注九一：瑞典西倫氏(O. Siren)「中國雕刻集」(Chinese Sculptre)圖版96,153,235.

注九二：太平御覽七〇三引「語林：康法暢造庾公，捉麈尾至彼，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注九三：釋氏要覽卷中道具編：「如意，梵云：阿律那，秦言如意。指歸云：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背有痒，手所不到，如人之意，故曰：如意。試嘗問譯經三藏通梵大師淸沼，字學通慧大師雲勝，皆云：如意之制，蓋心之表也。故菩薩皆執之，狀如雲葉。又如此方篆書心字。故局爪杖者，只如文亦執之，豈欲搔痒也。又云：講僧尚執之，多私記節文祝辭於柄，備於忽忘，要時手執目對，如人之意故名如意，若俗官之手版備於忽忘名笏也。若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此必爪杖也。因斯而論，則有二如意，蓋名同而用異焉。」

北棚有「磁鉢」，「銀鉢」，「加波理皿」，「八角銀盤」，「漆金繪盤」等。中以大「銀壺」一對，壺面雕刻最精，魚子地上有數組狩獵之像，服裝似是唐風，但均刻有：「東大寺銀壺：：天平神護二年二月四日」；神護二年（西元七六六）當唐大曆元年，可斷日本所製。

北棚外別陳「箜篌」二張，係仿製品。原器僅存殘片，彩繪尚可辨視。依仿製品觀之，較梅浣華氏所藏之「手箜篌」爲大，似是「豎箜篌」。（注九四）而田邊尚雄氏斷定：「正倉院之箜篌爲Assyria系之Harp；此物係中國或高麗所造之物？」（注九五）

注九四：舊唐書音樂志：「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二絃，豎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

注九五：帝室博物館學報第二冊，田邊尚雄：關於南倉階上之箜篌。

南倉階上，各棚上部，皆陳「伎樂面」，共六十七具。有乾漆者二十七面，木雕者四十面。因無細目，恕不備舉。

（五）附言

本篇旨在介紹正倉院所藏唐代文物之重要性，藉示日本感受中國古代文化之鉅。惟院中藏品既多，所涉問題亦廣，僅據蠡見，聊爲磚拋，專門譯考，請俟異日。今秋有會，尚擬再觀。其有遺誤者，當再補記之。



蘇聯的新英雄——斯泰漢諾夫（莫斯科通信）

戈寶權

在近來國內的報章雜誌上，也時常可以看到『斯泰漢諾夫運動』這樣的一個新名詞或是論『斯泰漢諾夫運動』的文字；至於在這一個新名詞的來源的蘇聯，則是更不必說，隨便檢起一份報紙來看，不是說在這一種生產部門中出現了『Stakhanovets』（斯泰漢諾夫式的工作者），就是說在另一種生產部門中出現了『Stakhanovets』。又譬如在日常的談話中，假如和你交談的是一位工人，你可以問他一聲：『你近來怎樣工作呢？』他給你的回答，也許就是：『我現在應用斯泰漢諾夫的方法工作。』假如你再進一步問他：『你最近有什麼願望呢？』他就會告訴你：他想成爲一個最好的『Stakhanovets』。

莫斯科當去年十一月中旬時，曾在克里米林宮中舉行第一次全蘇聯斯泰漢諾夫式工作者會議，集三千多男女勞動英雄於一堂，蘇聯政府要人如史大林，莫洛托夫等，均親自出席參加會議，並作有重要的演講。今年則定爲『斯泰漢諾夫年，』當二月初各地均先後舉行『斯泰漢諾夫運動』十日週。至於『斯泰漢諾夫運動』究竟是怎樣講呢？我們不妨就引用史大林在斯泰漢諾夫式工作者會議中的演講來作爲解釋。

史大林說：『斯泰漢諾夫運動』共具有三種意義：（一）『斯泰漢諾夫運動』，能使工作與新技術發生聯繫。在蘇聯的工作制度中，本有所謂『突擊工作』（Shock work）及『社會主義競賽』（Socialist Competition）的制度，但當三四年前，這種工作制度並不一定能與新技術相聯繫，其實在當時幾乎也就無所謂『新技術』之可言，現『斯泰漢諾夫運動』即在能儘量地應用新技術，而使『社會主義競賽』達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二）參加這一個運動的男女工人，都不滿意於過去的一切，而想打破舊有的對於技術的觀點，舊有的生產定額，舊有的標準生產率及舊有的財產計劃；進而就要求規定

新的，比較高的生產定額，比較高的標準生產率及比較大的生產計劃。其使命，就是想在近代的工業中實行一個新的革命。(三)更進而講，『斯泰漢諾夫運動』是在準備使蘇聯從社會主義的階段進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去，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境界，同時提高工人的文化及技術水準，而消滅了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之間的對立的形態。

史大林在演講中，又說明『斯泰漢諾夫運動』的特點及其發生的原因。他說：(一)『斯泰漢諾夫運動』是一種自發的，從下層開始的運動，而並非是由企業管理人員或是機關督促而成。擧如有很多的企業管理人員，不但不幫助工人推進工作，反盡譏笑及阻礙之能事，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二)這一種運動是久已醞釀成熟，並有一觸即發之勢，所以一旦發生後，即能迅速的風行全國。至於這種運動，也並非憑空產生，其能得醞釀成熟，則又有下列幾種原因：(一)蘇聯工人的物質生活，已得有一個根本澈底的改進，工人們的生活既已安適，所以工作也即有進步。(二)在蘇聯已無剝削的制度存在，工人並非爲剝削者做工，而係爲他們自己階級及自己的國家工作，(三)蘇聯已經有了新技術及新設備，能增加工作的效能。(四)蘇聯除有了新技術外，在各種生產部門中，又有了許多善於駕駛新技術以及能指揮及組織工作的幹部人材。因了這幾種原因，『斯泰漢諾夫運動』，就成爲一種必然的產物了。

我們既已知道了『斯泰漢諾夫運動』的意義及其發生的原因，也許我們還要問：這個運動爲什麼稱爲『斯泰漢諾夫運動』呢？斯泰漢諾夫又是位什麼人呢？這就是我下面所要寫的：

阿力克舍・斯泰漢諾夫 (Alexei Stakhanov) 本是位貧農的兒子，於三十年前生於俄國南方奧勒爾省(Orel)的一個小村鎮中。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俱在人家帮工，既無田產，又無馬匹，所以他們終生的願望，就是想勤苦工作，能在生前買一匹馬和一塊地，足以耕種養家。這一種買地買馬的願望，支配了斯泰漢諾夫的宗族至幾代之上，眞可以說是他們家族中的傳統思想，但以當時的社會情形而論，要想實現這種願望，也並非是件易事，所以他的祖父也就時常帶着不願的心情，走到礦坑中去做工。當他臨死的時候，他還勸他的兒子日夜克苦工作，積蓄一點錢，早日買匹馬買塊地，並且還這樣說道：『礦坑是種苦難，盡可能的離開礦坑吧！』斯泰漢諾夫的父親就遵守了這個遺志，日夜辛苦工作，可是直到死還沒有能力買一匹馬，所以當他臨死的時候口中所囈語着的就是這一個至死未了的願心。

斯泰漢諾夫當他的父親去世時，正是十二歲，十月革命的怒潮，已流遍了全國。他父親留給他的遺產，就是一間破舊不堪的茅草屋，幾個小孩子和一個世代相傳的買馬買地的願望。斯泰漢諾夫在悲痛之餘，也就只有硬起頭皮負担起家長的職任，走到一家鄰近的磨坊中去當雇工。每日來往背負着沉重的大麥或是麵粉袋，做各種散工和照應馬匹等。磨坊


斯泰漢諾夫

但尼 Deni 作

主本是一個富農（Kulak），就允許斯泰漢諾夫：假若工作做得好，在年終時就可賤價的賣給他一匹好的小馬。他聽了這樣的一個信息，眞是喜如天降，工作得更爲賣力，每月還抽出一部分的工錢存在磨坊主面前，作爲買馬之用。可是到了年終，他不但沒有得到馬，就是積蓄在磨坊主面前的一些工錢，也分文沒有拿到，還被趕出了磨坊大門。

從此斯泰漢諾夫心中就非常忌恨磨坊主，甚而至於一切的地主及富農。但他是個無地的貧農，爲了生活又不得不忍氣吞聲，幫人家做活。這樣一直到了一九二七年，小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用不着他的照護，他也就覺肩頭上如釋重負，輕鬆了許多，就穿了漂亮的蒲草鞋，提着小木箱子，向南方的頓河礦區(Don Basin)進發了。當時他這樣想：我不妨暫到礦坑中好好的做一兩年工，等到稍有積蓄，就再回到自己的故鄉來重整舊業。尤其是他祖父臨死的遺言：『礦坑是種苦難，盡可能的離開礦坑吧！』還很有力量的銘刻在他的心中。

他在礦坑中，最初是看管馬匹，他非常喜歡馬，所以在照料上也就非常週到，不久即昇爲總管馬人，管理七十多匹馬。這時候他的生活，似乎是較爲舒適，回鄉之念就沒有先前那樣的急切。孰知當他的生活稍有轉機時，礦坑中的情形又大大的改變了：新式的電氣鑽代替了舊有的鶴嘴鋤。電氣車輛則代替了舊有的馬匹。礦坑中既用不着人管馬，他也就決意回返故鄉，重整舊業。所幸在礦坑中有一位名叫仇岡諾夫（Diukanov）的工人，（是位有經驗的工人，又是位礦坑中的黨組織者），多方勸說他，斯泰漢諾夫受了他的影響，就正式改業而爲礦工。

當斯泰漢諾夫的新生活開始時，正是蘇聯從事於技術改造的高潮之時，他也學會了使用電氣鑽，但這並不能滿足他，他還想進而了解電氣鑽的構造及原理等。同時在他左右的同伴們，都忙於『提高工作效能』，閱讀各種書報，參加各種集會及社會活動等。斯泰泰諾夫覺得他自己對於這一方面是太茫然無知了，就先進了『掃除文盲』的學校，學習閱讀書報並參加各種活動。這時候他的妻子還時起懷鄉之念，常向他這樣說道：『阿達辛卡，(Alioshinka 阿力克舍之暱稱)，你所積蓄的錢很夠買馬啦，我們還是回家鄉去吧！』可是他回答道：『現在不想回去了，這裏也就是我的第二故鄉。』斯泰漢諾夫爲想提高工作效能，又進了一個六個月的聽講班，六個月之後，就成了一位專技家，其工作的效能，甚至還超過了許多老練而有經驗的工人。這時斯泰漢諾夫和仇岡諾夫及彼特洛夫 (Petrov) 等人的感情，亦逐漸增加，工餘之後，還課敎他的妻子讀書，後來就是他妻子，也不再想離開高爾洛夫卡(Gorlovka)了。

我們也許還記得，斯泰漢諾夫是一九二七年進礦場的，而翌年就是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之時，他親身參加了五年計劃四年來完成的工作，及組織『突擊工作』及『社會主義競賽』等。而列寧所寫的「如何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及史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競賽』的文字，更給了他一個很深的印象，使他知道他的工作，並不是爲了他的個人和家庭，而是爲了整個的社會和整個的國家。同時給與他以最有力的影響的，還是鄰近礦場中的一位礦工伊索托夫 (Izotov)。原來當時頓河礦區中已完全機械化，但缺少有技巧的工人能運用這種機械，伊索托夫是位非常有經驗的工人，就幫助及指導他的同伴工作，使大家的工作效能的水準增高，而完成『社會主義競賽』。所以當時有句口號：『你自己應好好的工作，同時還要幫助及指導他人，使他們也達到你一樣的水準。』斯泰漢諾夫因了這種暗示，就成爲頓河礦區中首屈一指的工人。

斯泰漢諾夫所工作的一個礦坑，名爲中央伊爾明諾 (Irmino)，是頓河礦區中工作最力的一個礦坑。當一九三四年時，曾提早二十七天，完成全年的計劃。但當去年前三季頓河煤產量落後時，就是伊爾明諾礦坑也不能完成預定計劃，礦坑管理處及黨組織均討論此事，結果也沒有一個好辦法。而礦坑中最感失望的，就是仇岡諾夫，彼特洛夫及斯泰漢諾夫等九個人。

斯泰漢諾夫幾經考慮，又想到史大林在紅軍學院的演說，知道在蘇聯的工業，農業以及其他各種生產部門中，都已

有了良好的機械設備，但尚缺少良好的幹部人材，來使用這種機械及組織一切的工作，所以史大林就提出『幹部决定一切』(Cadres decide every thing) 的口號，他進而就想到頓河礦區



莫斯科旅館中的幾位著名的斯泰漢諾夫式的工作者：孔朵達諾夫之妻及其幼女，孔氏，斯泰漢諾夫氏夫婦，仇岡漢諾夫氏夫婦

的機械設備，不能謂爲不好，而煤產量仍然是落後，定係工作不力及工作組織不良所致。舉如在短短的一段礦脈中，常蝟集着很多的人工作，結果工人均不能自由施展多做工作；並且分工制度不好，同是一個礦工，一方面要用電氣鑽鑿煤，一方面又要用木架支柱，結果工作時間得不到適當的分配。因而斯泰漢諾夫就和友人商量，主張在礦坑中，須專有人做鑽煤的工作，專有人做支柱的工作；每一個鑿煤者的後面，有幾個支柱的人帮忙，並且每一隊人管一段礦脈，如斯即可自由施展工作而使工作效能增進。

到了八月三十一日的夜間，就是國際青年節的前一日，斯泰漢諾夫得到礦坑中黨組織的指示，就走下了礦坑作第一次的嘗試。他本人是擔任鑽煤的工作其他幾人則管理支柱及運輸等，如斯繼續的工作，五小時零四十五分之久，粹碎所掘的煤，足有一百零兩噸之多。當他走上了礦坑，已是東方黎明，大家都來慶祝他的成功，認爲是件奇蹟。當時他們想：若工作組織得更完密，出產量還可以再增加，所以九月三日，仇岡諾夫親自工作，就掘得一百十五噸煤，而孔朵達諾夫(Kontseydalov)又增加到一百二十五噸煤，過了幾天，斯泰漢諾夫又打破了以前的紀錄，增加到一百七十五噸了至二百二十七噸之多。

自從這一個消息傳出後，頓引起全蘇聯各地的注意。按礦坑中舊有的水準，每六小時也不過產七噸至十四噸煤，現在應用了斯泰漢諾夫的方法，在五小時四十分鐘之間，竟

掘得一百零兩噸煤，增加至十幾倍以上，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能善用機械及組織工作。從這時起，全蘇聯各地生產機關，即爭相模倣斯泰漢諾夫的方法工作，所以在過去一年間，蘇聯各種生產部門的工作，均超越原有的計劃以上，不爲無因。

斯泰漢諾夫是這種新工作方法的倡行者，所以現即以其名名此運動。他本人也並非是位怎樣具有高深學問的人，不過他的精神及爲人，確能代表和象徵現代蘇聯的人民。回想蘇聯當建設時期中，最通常的一句口號，是『技術決定一切』現在蘇聯既已有了新技術，但尚缺良好的幹部人材，所以這句口號，就又改變而爲『幹部決定一切了！』

世界小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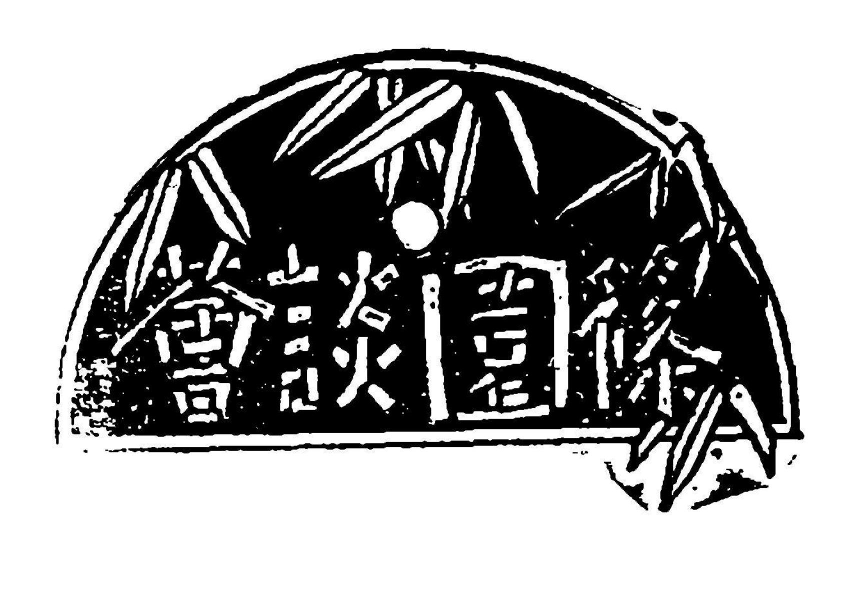
世界電力火車之長距離紀錄，爲七百一十公里，由美國造成。最近瑞典國家鐵路，忽以一千零七公里打破舊有紀錄。所用機車，計重五百六十噸，由瑞典南部之 Malmo 至北部之 Ange，共走十六個鐘頭，機車始終未更換。據謂，若再加改良，則此新紀錄，尚有再度打破之可能。

× × × ×

過去數年間，蘇俄忽產生大批蚊虫，致患虎列拉者，不可勝計。政府當局，爲澈底撲滅起見，特派大批飛機，赴各地散放殺蚊藥品，飛行面積，計達二百萬畝，池沼之被汲乾者，亦達八萬七千五百畝。故去年度患虎列拉人數，較之前年，已減少一百萬人。目前全國共有防止虎列拉機關六百六十處，分所一千二百二十處。

× × × ×

土耳其政府內政部，近頒佈一新條例，希圖減少各大城市內之各種嘈閙聲響。地方行政官吏，已全體動員，實行此種新條例。舉凡一切輪船火車汽笛，汽車喇叭，買賣喊叫聲等，皆須減低至最低限度，但由下午八時至上午八時之間，則絕對禁止任何聲響。



記陳炳焜（二）

篠園

查洪憲檔案，袁於丙辰（民五）三月十二日，接據廣西巡按使王祖同（字省嚴河南人）萬急密電。謂桂省目前開會議，陸榮廷尙未明白表示，陳炳焜最激烈，於大庭中，指數陸氏，謂事新君則不忠，背舊主則不義，不念裕勳（陸子死於乙卯冬初事詳記陸榮廷文內）爲不慈，現陸已率師出發，（袁於三月七日，任陸爲貴州宣撫使，陸十日即督隊赴柳，揚言進取黔邊，王電謂陸率師出發者，殆即指此，）恐變生旦夕云云。此電之抵京，距廣西獨立前僅三日，而距陳炳焜等聯名迫袁取消帝制之哀的美敦書僅一日。至其所指之事實，殆即上年冬間寧武莊密議之事實。陸不明白表示，嗾陳出馬，故作叫囂。又於獨立之先，借故離開省垣，種種明係造作。蓋其時川滇軍事進行正多棘手，成敗在不可知之數，慮萬一事敗，己身未入漩渦，尙得爲轉圜地步。此陸之老謀深算，以王憒憒，烏能知之。禍發肩睫，始行告急，一何可笑。說者謂袁之失敗於陸氏，泰半由王誤之。蓋王與陸初非雅故，而其人復顢頇不曉事。維時陸恒稱病謝客，陳炳焜攝督篆，王僅能與陳晤面，而陳則虛與委蛇，招邀飲博，殆無虛日，惟一切要政，不令與聞。袁寄耳目於王，而王則毫無耳目，安得而不僨事也。是倒袁一幕，陳爲扮演主角，章章明甚矣。

總之陸氏爲人，利害之見深，遇事不無持重。而陳則不然。再論自主一幕，其主要目的，既爲開弛番攤賭禁，又爲驅逐朱慶瀾氏，（說詳記陸榮廷文中）兩者皆拂逆輿情。加之獨立義旗一張，民黨必紛集旗下。依陸利害之見，不能無所瞻顧。而陳鹵莽之天性，一則以爲人言不足恤，再則以爲民黨之侵入，終必有以制伏之。是以到任未一月，而毅然決

然，假借中央解散國會之名，而行此壯舉。初不料孫中山之邀率艦隊入粵，更不料民黨議員之聯袂偕來，在粵集會，一轉移間，粵省頓成民黨之天下。於是陳乃不得不揭開假面具，以與民黨爲敵矣。

其第一策，則拆軍政府臺。民黨分子湊成之非常國會，於丁巳（民六）八月三十日開會，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十三條。依大綱，設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九月一日，舉出中山爲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爲元帥，中山於九月十日就職。非常國會，依大綱，應設六部。又舉出六部部長，外交伍廷芳，內務孫洪伊，海軍程璧光，陸軍張開儒，財政唐紹儀，交通胡漢民，軍府之雛形已具。惟陳阻撓甚力，陸唐兩巨頭，先未就職，因而各部長亦多未能到職任事，軍府遂同於虛設。

其第二策，則反對中山接收民黨軍隊。朱慶瀾所部之警衛軍二十營，其分統之者，本皆爲民黨熊略等。自朱去粵，熊等即投中山麾下，中山以畀陳炯明爲總司令。初擬正名爲護法軍，直隸於軍府，而陳不允。繼擬令改隸海軍，編爲海軍陸戰隊，而陳又不允。

其第三策，則撲滅民黨。維時潮梅鎮守使莫擎宇，以北派之關係，宣告脫離廣東政府，由東江進兵。民黨金國治，起而擊之，頗獲勝利。陳恐其收編莫部，勢力擴大，嗾使沈鴻英（桂軍）誘殺金而奪其兵。

中山至是忍無可忍，事幾決裂。終以胡漢民程璧光之調停而老狡之陸榮廷，亦不欲遽開罪中山，乃命陳去職，易之以莫榮新。陸莫等旋又允許陳炯明以援閩爲名，統率警衛二十營離開粵境，事勢復歸和緩。陳自是投閒置散，寓公香港者三年，其在粵督任，不過半載有奇而已。

陳去職後，每與人言，輒發牢騷。謂陸莫庸懦無能，不足以駕馭民黨。於戊午（民七）一月三日中山礮擊督軍署之舉，尤以莫之不還礮爲可恥。（此舉在莫之智慮實遠出陳上）迄庚申（民九）十月，陳炯明督師回粵，桂軍失利，莫榮新遁，陳更振振有詞。斯時陸爲保桂計，亟起陳爲護軍使，駐防梧州。翌年六月，劉震寰引粵軍入梧州。（以桂軍韋榮昌爲內應）陳倉皇棄師，門戶頓失，粵軍遂得順流而下。時陸親自拒守橫州，終以衆寡不敵，七月下旬，南寧爲粵軍佔領，桂系一敗塗地。是役陸大咎陳，謂陳之失守梧州，誤於韋榮昌之通敵，其罪尚可恕。惟棄梧以後，逕返柳州故鄉，安頓財產，旋即逃之香港，不赴橫州會商戰守，其罪最不可恕。然在陳之方面，正懼陸以軍法繩之，故不敢赴橫晤陸也。夫陳本不知兵，平時惟以虛驕之氣，陵轢儕輩，儕輩故多不服，聞韋榮昌之通敵，陳實有以致之，蓋一妄人而已。有深悉桂系內容者，謂陸氏晚年衆叛親離，一蹶不可復振，其禍實中於陳炳焜馬濟兩人，（馬之驕視陳尤甚，馬嘗爲陸練一衛隊師，其師旅團營連排長以迄士兵，非陸姓，即馬姓，以岳家軍自詡，最爲可笑，）是說非無因也。

陳督粵半載，宦囊充牣。失敗後，游津沽，恣情飲博，人言其叉麻雀一端，即輸款三十萬。旋以病歸故里，於丁卯（民十六）冬間下世。然聞其遺族迄今猶以財雄於柳郡云。




外論介紹

自趨分裂

Sabotage

P. & T. Times

中國最近混亂的情勢，反映着兩個重要變遷。以前主張抗日，甚至對日宣戰的人，現時呼籲對內要維持和平；而多年來讐恨蔣總司令之桂系領袖，現時却從日本方面接到大批軍火，要求中央對日宣戰。西南領袖最近動作特別是反對南京而非反對日本。他們的宣言通電等等，都是假冒爲善，並沒有與日本作戰的意思。他們多年來僅受一種野心支配，那就是要倒蔣。粵系領袖並不與桂系抱着同樣情緒。他們比較關切的是保持國民黨勢力及廣東的自治。寧粵之間頗有妥協可能。但在桂系領袖很難作到。如果蔣氏能使廣西孤立，西南局面將有重大變更。其主要影響爲中央政府更趨鞏固。但是無論如何，現在形勢很有利於日本。

關於誰在製造中國分裂，宣傳很多。不屬於胡漢民派之粵系中央執行委員指責日本鼓動西南反蔣，並電陳濟棠立即停止行動。而日本則謂英國在幕後操縱。香港及南京的英國官方支配寧粵，醞釀反日運動，以俾實現中英提携。這種邏輯頗爲明顯，勿庸贅述。上海日人，如「時事新報」上海通信所說，謂蘇俄供給粵系三千萬元軍火，作爲西南反對南京的報酬。可是我們知道數星期之前，日本報紙還盛傳南京與蘇俄締結了秘約呢！日本報紙推測西南事件的發展將整個擾亂東亞，苟南京政府不採取適當步驟來應付這種情勢，中日關係將受影響。我們認爲日人所謂適當步驟，不外接受日本要求及廣田的三原則而已。

莫斯科對於中國形勢的評論頗爲戇直，而非諷刺。蘇俄認爲日本報紙所宣傳的中國戰爭首在分散中國及世界輿論對於日本在華北的軍事準備及日本在福建的活動的注意。還有一種動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挑撥國民黨內部的衝突。總之莫斯科較任何人都樂觀，以爲西南之高揭抗日旗幟者乃國民怨恨日本侵略之自然發展。在另一方面日本有許多軍人認爲在中國要求解放使地位愈益鞏固之前，給中國一個打擊，實有必要。

凡是記得國民革命軍北伐情形的人，當知蔣總司令現在所處的地位如何。不過以前同情國民軍及桂系的人現在皆站在南京方面了。中國的弱點

在中國本身。土耳其在凱瑪爾執政之前幾於滅亡，不過在將一切權力交給凱瑪爾後，演變很大。中國在學習這種教訓之前或許還要遭遇很多困難。

(季康)

日本的南進政策

矢內原忠雄著

日本改造六月號

本篇內容，共分五節：第一節在論南洋在世界經濟上所占的地位，第二節在論南洋各國資本競爭的情形，第三節在論列强資本競爭所引起的對策，第四節在論日本向南發展之必然性，第五節在論開發南洋與世界之和平，原文甚長，茲介紹其要點如下。

南洋的範圍包括荷屬印度，英屬馬來，法領印度支那，暹羅，菲律賓，婆羅洲，日本委任統治之南洋羣島，澳洲所屬及其委任統治地之紐幾尼亞東半部，而英領印度，澳洲及紐西蘭，不應在內。南洋是植物性食品原料的生產地，又爲錫、鐵、煤油等鑛物之世界供給地，水產物資源，亦多待開發，加之人口亦有相當數目，文化亦有相當程度，在勞動力供給上，確是有利的生產條件，且適於移民。在過去的百年中，南洋爲世界市場的原料品供給地，工業製造品的市場，由世界資本主義的外廓來說，確是一種典型的殖民地，而世界大戰之後，南洋所占的經濟的重要性，在質與量兩方面，皆有變化。即在量的方面，南洋輸出入，皆大有增加。而在質的方面，南洋已不僅是原料供給地的重要性增加了，即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商品的販路之重要性，也增加了。大戰後各資本主義國之生產過剩與購買力之減退，使各國之資本努力向未開拓之新市場發展，其發展方法有兩種：第一是謀其本地產業之發達，以增加其生產手段與生活資料之需要。第二是謀工業國生產費之低下，以供給廉價商品於生活程度較低的住民。於是在這兩種意義上，資本主義强國相互間在南洋發生了新競爭。

在戰後南洋貿易，資本主義强國相互競爭中，最顯著者爲日本商品之發展，日本南洋貿易對其海外貿易總額的百分比，輸出方面，一九一三年占百分之四，一九三四年，則增至百分之十三，入輸方面，一九一三年占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三四年竟成爲百分之七。即在輸出方面，南洋的地位，增加了重要性，而在輸入貿易方面，則反有減少，這是因爲台灣的糖與各地的米之生產增加，以致爪哇與非島的糖料與印度支那暹羅米的輸入減少，及日本工業技術進步與匯兌關係，日本的絲織品人造絲織品雜貨的輸出增加的結果。而歐洲各國則適與日本相反，輸出入皆爲減少，只有美國輸出入皆有增加，尤以輸入的增加率最大。所以在對南洋貿易上，日本的地位，與列强的地位，正在向反對方向變動，即南洋之於日本商品販路的重要性，實較原料品供給地的重要性爲大。

總觀戰後南洋貿易之趨勢，有五種特色。第一，南洋在世界貿易上的量的重要性增加了。第二，南洋貿易的內容，雖仍爲原料品之輸出，工業品之輸入，但獲得商品市場之重要新意義，第三，南洋的纖維工業金屬工業，尙未發達，故在南洋奪取商品市場的競爭，並不是外國商品對本地生產品的競爭，乃是外國商品相互間的競爭，第四，在這種競爭中，打破大戰前的均衡的，爲日本商品顯著的發展，英荷兩國商品勢力，則有減退。第五，南洋在日本海外貿易總額中所占的地位，除量的方面增加重要性外，貿易的內容，亦大有變化，即出入超一變而爲出超。

在荷屬印度，英荷資本，對日已有防衛，在英領馬來，英國資本已有防衛，法領印度支那，法國資本的保護壁壘，也很鞏固，只有暹羅菲島，對於日本商品之發展比較有利，故在日本南洋貿易政策上，將應注意的，第一是與英法荷蘭的通商協定，尤應認識英荷兩國在南洋所占地位之重要，與荷蘭對英之密切的資本政治依存關係，故日英兩國之親善，實爲日本貿易在南洋和平發展政策的關鍵。第二是應與暹羅菲島及南洋各地之亞洲民族，增進親善關係，援助其經濟文化政治的發達。第三是爲調整日本與南洋各國之匯兌關係起見，有謀原料品輸入增加的必要，蓋輸入之增加實爲輸出增加之基礎。第四南洋未用資本開發的地方很多，日本資本如能參加此種開發事業，則在資本的利潤，貿易的增加與移民上，對於日本經濟，必有直接的效果。

日本與南洋，在地理與歷史上皆有密切關係，在豐臣秀吉征服戰國羣雄，完成其封建的統一之後，曾遣使往南洋通商，德川幕府初期，亦曾派遣所謂御朱印船赴南洋經商，後因實行鎖國主義，遂使南洋商權歸諸荷蘭東印度公司手中，迨至明治維新，完成民族國家的統一，開始資本主義的建設，即再向外發展，經過中日戰爭，日俄戰爭，歐洲大戰，乃在南方獲得台灣及南洋委任統治地，而在南洋方面的投資貿易，作大飛躍。經營滿洲，雖爲必要，但滿洲的資源與市場及收容移民的實力，自有其自然的，社會的限度，僅在滿洲期待日本之生產貿易移民之發展與國防上必要資源之供給，未免代價過大，並且無論用多大的代價，恐亦難於實現。且經營滿洲乃以陸軍爲主體，海軍無直接關係，此種事實，將使構成日本軍部的海陸兩軍的政治地位，陷於不均衡。在這軍部立於政治的指導地位時代，對於國策的關心，不是陸軍的專有物，海軍亦必起而主張其存在，這是當然的。所以由經濟的軍事的情形看來，在決定日本之國策上，皆有調和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的必要，在不久的陸，海，外三省會議中，由海軍方面提出了這種要求。現擬成立的台灣拓殖股份公司與南洋拓殖股份公司，其性質爲半官半民之特殊公司，與朝鮮之東洋拓殖股份公司相類似，台灣拓殖股份公司，規定資本爲三千萬元，半爲台灣總督府之現物出資，半由民間之現金出資，南洋拓殖股份公司，則規定資本爲二千萬元，半爲南洋廳之現物出資，半由民間之現金出資，現在日本在南洋投資之總數估計，據拓務省之調查，約有一七・七七八・〇〇〇比蘇，一三・〇七九・一四〇日元，四〇・九二六・〇〇〇美元，及三五・二三八・九〇〇荷幣，個人經營之農園數，共有二四六，公同與個人之總租借面積爲五〇八・五六〇英畝，總生產面積爲二一〇・二二一英畝，，日本僑民有三五・六三四人。

南洋各地，土廣人稀，極應根據開放門戶，移民自由之原則，任日本開發，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各屬政府對於日本之膨脹主義，頗抱恐怖心理，深懼日本海軍惹事生非，實行侵略，所以日本如欲對世界之生產與和平，樹立合理的南洋政策，則必須表明日本決無軍事的侵略，領土的膨脹之野心，更不可作招引猜疑，刺戟神經的言行，應忠實於國際信義，愛好太平洋和平，以恢復國際聲譽，而一掃南洋各政府之恐日心理。同時領有南洋的各國，亦宜放棄其小兒病的國家主義開放門戶，撤廢對日差別待遇，與日協力以開發南洋之富源。蓋不特利用者之軍事侵略有碍和平，即不利用者之獨占，亦於和平有害。列寧曾云：「要解決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除了戰爭，別無他法」，世界的政治家與軍人，應由遠大的見地

謀解決，不要使蘇俄領袖不幸而言中。(子修)

國聯的存亡問題

Can the League Survive?

The New Republic, May 20, 1936

義國併呑亞比西尼亞一事是國聯有史以來所受的最大的打擊。於是國聯是否還能繼續存在，便成爲世人討論的題目。美國「新共和報」最近有一篇社論，對此問題有透闢的議論，特別對於我國迷信國聯的人，似乎更是當頭之棒。

該社論首先提出國聯是否還能生存的問題，說這是現世界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國際問題。如果國聯還能生存，將以何形式生存？如不能生存，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據作者說，國聯現在成爲許多社會活動的中心，如國際勞工局，國際郵務協定，鴉片委員會，反對奴隸等等，國聯即使崩潰，這些組織還有繼續存在，甚或發展的可能。但國聯的存亡問題却和這些沒有關係。

作者說，現今國聯已死的部分實即從來沒有生存的部分。國聯各主要會員國對於國聯原則只在口頭上表示服從，但不放棄國家主義的政策。這是衆目昭彰的事實。有人以爲如美國加入國聯，國聯一定會弄好。作者說這是胡說，因爲把一個好蘋菓放在一桶爛蘋菓裏面，決不能把這桶蘋菓都變成好蘋菓，何況美國並不見得是一個好蘋菓呢？還有人以爲現今正是一個好時機，把國聯在非戰公約的基礎之上，改組爲一個新的，包括全世界的國聯。同時對於以和平方法修改現狀，和增進社會與經濟的正義再有所規定。作者說這也是幻想。十年以前，這種計劃也許還有一線希望，但在今日，有德義日三大法西斯主義的侵略國家存在，那是毫無希望的了。

就最近的情形來看，在不遠的將來，不會有修改國聯盟約的重大嘗試。盟約中規定各國共同維持和平的部分，自從國聯誕生直到義國的地中海與非洲政策危及英帝國的安全，始終是死文字。歐洲的新同盟制度老早便在進行中。德義爭奪東南歐的霸權，除非英國阻止德國，法國的勝利是可能的。德俄戰爭也在準備中，日本波蘭將加入德方，德國與小協約將加入俄方。最近將來一個最重大的危險或許是英國的保守黨政府相信希忒拉的話，把他看作抵抗飽爾希維主義的保壘，而和德義兩國結合起來。

歐洲和平的最大希望，是多數國家的左派政黨在最短期間，掌握政權。蘇俄今日所以是世界各大國中，對和平的威脅最小的國家，因爲她國內沒有一個人或團體可以從對外侵略中得到利益。法國新成立的人民陣線政府也是如此。國聯失敗給我們的教訓是，和平機構如沒有誠意作後盾便毫無用處。和平主義的招牌，除非各國放棄侵略的國家主義的政策是無意義的。同時各國間新的暫時的妥協辦法也不是嗟咄立辦的。實在說來，國聯沒有死，因爲它根本沒有生。除非它能代表世人希望和平與自由的志願，它是永遠不會誕生的。(寧生)

義大利能與歐洲息爭乎？

Can Italy Make Peace with Europe?

The Nation, May 20, 1936

義大利已在義亞戰爭中獲得勝利，惟前途如何，則尙在不可知之列。

戰敗固其危險，然因勝利而發生之問題，所關更為巨大。亞國都城陷落之後，是不過其初步工作告終，後此之一切或更較此為重要，目下正待開始。

美大利對於勝利似頗有把握，且甚為興奮。厥後東非義軍之迅速進展尤足增加彼等之歡悅。由於制裁而發生物價騰貴之現象，然此已由多數人民得到工作補償之。此問題曾引起全國之沈默的怨恨。特事過境遷，此已不足使墨索里尼憂慮。目下之困難全在對外方面。

義大利於此時求和平，恐較其在昔求戰爭時尤難。倘墨相欲實行其最初之計劃，在亞比西尼亞設一傀儡皇帝，此計畫果能獲得國際間之承認乎？國聯之意見為何？對羅馬新任命之接受，正不啻贊助義大利之侵略也。

此就承認方面而言。義大利人之所恐怖尚不在此。彼等所懼乃為英國之處心積慮減弱彼等在歐洲之勢力，及攘奪彼等在非洲所獲得之勝利品。蘇彝士運河之封鎖並不足使彼等加以嚴重的考慮。某法西斯黨員曾語予以：「蘇彝士封鎖，吾人尚可取道蘇丹及埃及也。」同時彼法西斯黨人更認「英國強盛之日已去」，印度同情義方，義在地中海之勢力至足予英國以威脅。英國政府或能明此，而將對義大利取挑戰態度。

因此之故，義大利輒相率問曰：「張伯倫爵士在維也納及捷京布拉格(Prague)訪問之目的為何？」義政府對此且作外交上的詢問。張伯倫之訪問乃係私人的，不過彼之動作固極精審周密。彼之目的或為考察各方之動靜。據吾人所知，維也納與布拉格均有與英作進一步交好之意向，而布拉格尤需要與維也納携手。倘能使奧地利政府更能變為民治的，則上述二種目的均不難成功。奧國國基一經穩固，自足以禦德之「褐衫軍」，且不致受義捧喝爾之侵襲。一九三三年夏日，捷克人曾企圖與奧揆道爾夫斯(Dollfuss)會談此事，意將使社會黨右派聯合選舉，但同年八月彼與墨索里尼會晤於利希恩(Riccione)之後，奧揆遽變其初意。一九三四年二月間維也納發生社會黨暴動，據謂乃墨相之主使，於是該問題之可能性乃愈渺小。但捷克人始終能以友誼的態度對待奧社會黨人。一九三四年七月，墨索里尼向布倫納(Brenner)動員，制止反道爾夫斯之國社黨事變，布拉格因之得一新印象。彼等乃作大規模的自衛運動以防德人之侵略。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墨索里尼拉佛爾協定成立，益使捷義間之關係穩定，因一般咸信羅馬對於匈牙利之修改派(Revisionism)將加以牽制，而修改派實予捷克以至大之恐怖者。其結果匈揆貢布斯(Gombos)乃頻頻與德國傳送秋波。目下波蘭為一反捷克國家，乃極力拉攏匈牙利使之走入同一之途徑。在各方威脅情形之下，布拉格方面之親義態度遂愈為鮮明。捷克之少數政治家甚盼義大利能將非洲糾紛解決，得以不受限制的維護奧國。

墨索里尼對於義大利在歐洲之現狀亦兢兢顧慮及之。於封鎖開始之際，或勸其退出國聯，但彼毅然加以拒絕，蓋彼相信不注意國境四週之環境，絕對不能稱霸於海外。因同樣理由，目下義國國內常備軍之擴張已遠勝於東非戰爭開始之際。德國重據萊因區域之後，奧國所受之威脅乃引起絕大之注意。德國第二步之推進或將牽及捷克與奧地利。倘不幸如此，英，法，俄不能加以援手，彼二國勢將求助於墨索里尼。然則張伯倫此次拜訪捷奧者，或已計及此問題乎？

以上為目前之國際形勢。而張伯倫之談話一般咸認為對義大利。同時義方亦在設法偵察英人反義之詭計。當土耳其要求恢復韃靼尼爾海峽武裝之初，英方曾予以極柔和之回答，此頗足証明唐寧街希冀能博得甚馬爾對英合作，以抗在地中海義大利之勢力。日內瓦羅迦諾公約討論會席上艾頓

所給予義代表之冷淡，羅馬顯然表示憤激。當希志拉撕毀羅迦諾之後，義方即試將法國曳過使與英國分離，同時墨相復暗中以英國親德危害歐洲和平爲理由，而煽惑大陸國家。惟截至目下止，彼墨相並不肯放棄其對德之注意。

英義兩國之戰場既如上述，則迫在眉睫之問題實爲制裁一事。此後英將繼續吸收義大利之黃金以斷絕其在歐非之努力乎？據專家聲稱，在以下五月內義金及外匯將完全斷絕。是言容亦有錯誤處，然吾人深知倘義只有輸入而無輸出，則金貨自有窮竭之一日。義非富庶國家。在戰敗亞比西尼亞之後，制裁仍不停止，亦非義人之始料所能及。於是欲補充其空虛之國庫，且備亞比西尼亞開發之用，彼等勢必自法國借款。此等意向已經有具體之表示。據確實消息，法國銀行家曾以此徵詢倫敦之意見，該方曾徵笑而私語之曰，義大利乃一極劣之投資地耳。然義人不肯失望。自吾人料之，當然法國寧願犧牲一些金錢，而不願失卻一有力之反德贊助也。（西夷）

德國與和平方案

Reich Pessimistic on its Peace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7,1936.

英國政府曾於五月七日對德提出問題表，要求德政府對於三月三十一日希志拉和平計劃中若干點加以說明。可是直到現在，德方尚未提出覆文，頗引起各方疑慮。下面是紐約時報的一篇柏林通信，對於德國態度，有所剖析，特加介紹。

德國元首希志拉自從宣布廢棄羅迦諾公約進兵萊因區後，曾於三月三十一日提出和平計劃，以求普遍解決歐洲國際問題。可是德國一般人士，對於希氏所提計劃，並不抱樂觀態度。他們相信，必須有一天歐洲其他各國都能澈底認識德國和平計劃之切合實際，方才有濟於事。

希志拉和他的屬員們，現方從事研究英國政府對德所提問題表。他們從這問題表裏面，感覺英國外相艾頓的態度的不公；尤其因爲法國的政治家也曾參加此項交涉，更足增加德人疑忌之心。不過法國政府爲對抗德國起見，在四月八日所發表的和平計劃，現在似乎已經被人遺忘了。將來要解決歐洲問題，在德國人心目中，自然以爲仍當以希志拉的提議爲基礎，俾求取各國一致之同意。

英德兩國外交當局對於希志拉和平計劃，現正在交換意見中。可是爲了義亞糾紛，尚未澄清，國聯命運，岌岌可危，因此英德談判的進行，也異常遲緩。在德國方面，對於義亞事件既嚴守中立；對於希志拉和平計劃的推進，也不欲積極從事。所以現在德國的外交政策，暫時是採取一種沉默的態度。德國外交當局，正在靜觀義亞事件和國聯制度的演變，也許有一天會如德國所料，釀成不可收拾的僵局。現時歐洲一切紛亂和不安，都是現行國際條約和國聯制度所造成，——這話是希志拉所曾屢次警告過的。在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國聯以前所贊美的一切，現在都變成迂闊無用了。

因此希志拉所要求的，是一個不和凡爾賽條約有絲毫關聯的國際聯盟，這一個新的國聯盟約，必須不再受「凡爾賽精神」的傳染。假如要奠定歐洲和平基礎，德國人以爲這種精神和心理的改造是必要的。

不過這種改造，並非旦夕可以速成。英國問題表現方由各國政府從事精密研究，這也只是對於整個希志拉和平計劃和德國外交政策的初步探討而已。要達到最後的目標，尚須經過長期間遲緩的進展。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看希志拉對於東歐國家的態度。在德國所提的和平

計劃中，僅主張西歐各國，應團結一致，和平相處，廢棄一切軍事同盟；而對於東歐強國的干涉西歐事務，則力持反對。所以希忒拉反對蘇聯的心理，將來能否消除，仍是一大疑問。德國人士，也頗以此爲慮；他們深恐將來希忒拉的和平計劃，也許會因拒絕蘇聯參加維持和平之故，而遭擱淺。（丹楓）

美報對遠東的隔膜

Americans get Strange Reports
on Far Eastern Crisi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e 13,1936.

自從歐亞兩洲，全被籠罩在混亂和恐怖的雰圍裏，惟有美陸，仍能比較的享受安定生活。美國對於歐洲問題，既不願意過問，而對於遠東的情形，尤其是十分隔膜。最近美國如 Harpers 和「現代史料」The Current History 等一流刊物所發表的遠東問題的論調，是很足令人心寒的，因爲篇幅關係，不便在這裏發表，我們在這裏，姑且把最近「密勒氏評論報」的一篇論評，介紹一下，以便國人認識一般美國人對於遠東問題的見解：

西雅圖中美問題研究會有一位秘書叫做勃里斯特萊William E, Priestley的，最近在講演時，發表他的意見，說日美兩國決不會發生戰事，他說美國已經決定把日本所需要的一件東西——菲島——給日本了，所以日美兩國間，不會再發生什麼糾紛。他又說，美國清晨讓菲島獨立，只要到日落的時分，太陽旗就會在菲島升起——如果英國國旗不在午時升起的話。勃氏好像沒有聽見過美國會經派遣前參謀部長麥克亞述將軍 Gen, Douglas MacArthur 赴菲，設計一個菲島三十年國防程序的消息似的。勃氏又說，日本攫取原料和中國領土的活動太忙了，並且過於畏忌蘇俄，所以不遑對美衝突。勃還氏講日本每年要多生一百萬嬰孩，因此赫斯特報社的記者卜里斯班氏 Arthur Brisbane 就揶揄他道，「既然這樣，羅斯福總統何不派著名的節育家山額夫人做駐日大使呢？」

撇開這位亞洲通不講，在另一個極端，「自由雜誌」的記者麥克法敦氏 Bernard Macfadden 的妙論，也是很可以和前者媲美的。麥氏五月十六日在該報發表一文，盛斥美政府「無視威脅加州和美國太平洋沿岸的嚴重情勢」。麥氏最近曾經赴加州視察，收集了很多的材料。他說，據加州官場的報告，加州有全武裝的日本人二十五萬，加州灣中有日本漁船一百二十艘，足供敷設水雷的用途；加州日僑自備飛機的有一百五十人，他們以前全是日本空軍的駕駛員。麥氏又講，墨西哥有日本軍人二十萬，其中有很多的軍官，此外日軍有五萬人在秘魯，他們如果要進攻巴拿馬，那是很方便的。他說，美洲的日僑全是曾經在日本受過軍事訓練的日本後備兵。

麥氏在陳述這種威脅的情勢以後，聲明美國對於應付這種情勢，絕對沒有準備。按照他建議的辦法，美國至少應該駐兵五十萬在加州，以對抗日方在加州秘魯和墨西哥的勢力。至於空軍却應該發展到和蜂羣一樣的多少。他說加州是一個富饒的地方，不能讓給日本；加州的人民是很憂慮的，陸部應該趕緊設立國防，增設戰艦和空軍訓練學校。

密勒氏評論報記者於叙述上列的兩種論調以後，他主張勃里斯特萊氏應該看看「自由雜誌」的論評，「自由雜誌」的記者，再研究一下勃里斯特萊的講演。（顧樵）

歐洲各國獨裁特寫

Dictators Dissected
Time Weekly Magazine, May 25, 1936

美國的 John L. Spivak 氏，會著 Georgia Nigger 及 America Faces the Barricades 等書，因此得到『美國最偉大的記者』的佳譽。去年他會用五個月的時間，到義，德，奧，波蘭及捷克等國游歷，觀察所得，編成 Europe Under The Terror 一書，現已出版。書中對於以上各國獨裁政治

及在獨裁政治下之人民的情形，觀察雖不免偏僻，但是他的描繪非常的深刻。現在將他書中精采的地方，略爲介紹如下：

義大利的專政者是小丑，人民則是懦夫。墨索里尼治下的義國經濟情形，在歐洲可以算爲最壞的一個。雖然法西斯官員口口聲聲喊着：『義國沒有罷工』，但是在法西斯主義治下的違法罷工，却有一百五十三起。順從的義大利人民，對於所謂密探，眞是畏之如虎。人工聯合會會長 Tullo Cianetti 氏，也曾經承認『法西斯黨還沒有將階級鬥爭及階級差別完全廢除。』所以在墨索里尼的治理下，義國的中產階級全被打得粉碎，工人早被剝蝕得體無完膚，能够苟延殘喘的，祗有那已經破產的大買賣。爲因，墨索里尼所依爲靠山的，並不是上面的那些人，而是陸軍，法西斯蒂，以及在野的軍事名將。

義大利的人民，知道他們自己是站在饑餓線上，但是他們却不知道全國中產階級的崩潰，和工人的過分勞苦，影響到實業，而致墨索里尼的政權，有瓦解的可能，所以他才對亞比西尼亞下了一個賭注。得到這塊土地以後，不但爲國內失業的人，開闢了一條生路，而且還可以獲得所需要的原料；同時，有了這塊未開闢的土地，更可以向世界上的銀行抵押借款。

德國的專政者是一羣有特殊能力的無賴，人民則是些笨伯。希忒拉的本事，還令人可佩。國社黨出版的機關報，各學校的課本，以及希忒拉自己著的『我的自傳』，都是很好的宣傳物品。不過，德國的偵探，眞是無孔不入，雖然是一個電話，旁邊也另有一個檢查的竊機，無論什麼話，都隨時記下來。

德國的工人，並不恨猶太人，恨猶太人的全是國社黨的黨員。他們所以恨猶太人的原因；是因爲目前的猶太人，握着德國商業的大權，德國人不過替他們做工。所以現在想把猶太人趕走，奪回他們的事業和職業。

一個德國銀行家曾經說過：『我們的重工業及軍火業，都很賺錢，不過我們只得到百分之六，其餘的除納稅以外，都被政府的債務所吸收去了。我們的稅一天高似一天，而那些紙上的利益，對實業，對我們，又有什麼價值呢？』所以照商人的眼光看來，德國的前途，不外：一年以內，整個破產；通貨膨脹；失業日多，饑荒；有偉大的建築，寬廣的道路，强大的陸軍，而人民饑不能得食；國社黨政權瓦解；陸軍獨裁；仍舊回到皇族執政。

今日的德國，國社黨並不能算是大團體，眞正有勢力的還是護皇黨及共產黨。目前國社黨中，秘密的共產黨員非常之多，據德國的共產黨預料，下次大戰，不出一年，即可解決，戰後德國內部將起革命，結果陸軍及國社黨政權，必被推翻。

波蘭的專政者是一羣可愛，聰明的頑童，人民則是不可救藥的農奴。如果你問一個波蘭農人，『你最需要什麼』，他的回答不外是『我希望我的蕃薯能有鹽。』假使你再嚴重的追問他，他還是『假使我能有糖，我的星期日的茶就可以甜了。』這些話。如果你告訴他這些都是瑣碎的事，他會愼重其事的對你說：『蕃薯裏放鹽並不是瑣碎的事。』

波蘭共產黨的勢力，雖然沒有德國的那麼大，可是也有相當的影響。同時，一般小統治階級，對於人民的窮困情形，已感到束手無策，沒法應付一切了。

奧地利是一個受着外國帮助和分派獨裁的國家，一切變叛的情形，都帶着幽默的成分。譬如說，假冒警察的名義，發散傳單，警告人民要自動防止普通的犯罪，因爲所有的警察，都用全副力量去拘捕政治犯去了。

奧國聯合前線黨，是一種秘密組織，包括共產黨七萬五千人，革命社黨主義黨七萬五千人，商業聯合黨八萬人。社黨民主黨，雖曾於前年二月十二日革命時一度被破壞，但是現在還有相當的勢力及多量的槍械。此外，國社黨亦有五萬五千人，以農人及學生居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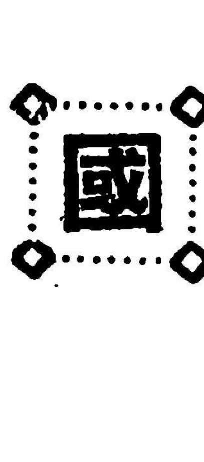
最後，捷克雖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國家，但是她的農人，連吃蕃薯都沒有鹽，因爲他們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給收稅的人，作爲償付龐大陸軍的費用去了。（蔭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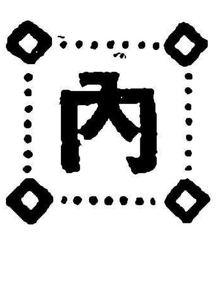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六月十日起
至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止

本週華北問題，幾全爲兩廣出兵之聲浪所掩；現時局既略現曙光，中央亦表示將以全力注意中日交涉；同時日新任大使川越茂業已奉命來華履任，此後中日間整個外交之如何開展，殊値得注意。李滋羅斯業已離日，此行似無何結果。陝北殘匪，本週已竄入甘肅。張學良奉召到京，當爲洽商堵勦各問題，至陝北善後，近亦已着手。走私問題，有漸向西北發展之勢；至凋敝之晋陝商埸，重受打擊，殊令人焦慮也。

國外大事：英義關係，日趨接近。對義制裁撤銷辦法，已由英內閣通過，將提國聯討論。德奧關係，經墨索里尼之竭力斡旋，似已日趨接近。同時奥之復辟聲浪日高。美國競選，已經開始，共和黨候選人，已選出藍登及諾克斯二人。胡佛落選。民主黨亦將於日內選舉。





國內

川越由日來華履任

日本對華外交，最近仍抱定其不變「三原則」之主張，川越此次離日，亦再三言之。日外務省所派來華調査之桑島主計，亦已到津，須磨亦離日。平津情形，尙甚平謐。蕭振瀛辭津市長，由張自忠繼任冀察政委會已明令發表矣。

川越茂談中日親善

川越茂偕其夫人十六日上午九時由東京驛出發，就赴任之途。氏在車中先言中日兩國有提携之可能性，希望漸次實現，建築兩國親善之基礎。次分條發表談話如下：(一)一般之協定方針，在中國之政治的安定未實現之際，與以經濟的援助之根本原則，自然不能成立，故政治的阻止中國民衆之不幸，余意亦爲實現政治的安定之一方法。(二)對華北之經濟援助，由此意義言之，先對日「滿」間特殊地帶之華北，實現日本之經濟的援助爲第一，由對華北現貨出資之鐵道借欵，農村之提携及其指導礦山之調査開發等，皆爲先決問題，凡無利可獲者，由吾人充分承受之。希望能使民間方面獲得利益，而舉中日提携之實。(三)關於華北特殊貿易，應先由中國政府表示斷行低減稅率，除去走私之內在的原因之決意，如是則日本政府亦可於可能之範圍內，努力阻止走私。(四)在中國之日英蘇三國關係頗爲複雜，然中日之關係，爲兩國死活之問題，與英蘇之關係自然不同，此各國所應注意者也。蓋日本方面如不損害日本之在華利益，且可爲中國之幸福，則日英兩國在中國之協調，決非所辭。」

桑島談話 取消冀東

桑島主計十四日晨對記者談：余三年未來華，一切變動與前不同，故特來考察，以資參考，定十六日赴察，當日返平，再轉經濟靑京滬各地返國。余將謁宋委員長及各要人探詢對中日問題之意見，在津時會與日方要員會見，係聽取各項報告。來平後尚未晤及各當局，對華北時局不甚明瞭，故無意見發表。華北爲產棉區，因棉種不良，日雖爲鄰國，然其紗廠所需原料，仍多仰賴歐美，倘中棉能夠改良，則中日經濟互相提携，豈非兩國之福。國府與各地當局，近已竭力提倡改良棉產，並有種棉救國之口號，實爲良好之現象。惟中國水利尚不發達，如能多鑿井，受益非淺；聞晉省鑿井成績尚佳，近已達三百餘口。對于調整中日關係之意見兩國當局無時不在研究中，余相信中日關係，無論從何方面而言，非調整不可。且一定可以達到調整之目的，日軍部與外務省對華北政策無異，因華北情形特殊，故交涉對象，亦因之稍有變更。冀東組織，據余個人意見，應當取消，與冀察合流，不應永久存在。惟如何合流，須待研究。桑島旋稱，日增兵華北，頗引起人民之誤會，余敢斷言，日增兵除保僑外，絕無侵略華北之意云云。

須磨來華 蘆野返國

日本駐華大使館參贊兼情報部長盧野弘，調外務省任職，業將公私事務料理告竣，於十四日晨九時由滬乘日輪長崎丸啓程返國，遺缺由吉岡範武代理。岩井現已昇任駐成都領事，定二十日乘日輪龍田丸返國，向外務省請示後，即於下月初來滬入川履新。又日使館一等參贊兼駐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自上月二十六日奉召歸國，謁見有田及新任駐華大使川越茂，報告我國情形，並有所商討，原定隨川越同行返華，茲已提前於十五日由神戶乘日郵上海丸啓程返華，十七日下午抵滬。

陳覺生談 冀察形勢

陳覺生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八分由津赴平。據談：津市近甚安謐，謠言均不足信。日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來華，純係考察性質，日前由長春到津，余曾於十二日午招宴，惟係普通酬應。桑島十四日下午六時二十五分可來平，勾留三數日即赴濟靑滬等地考察。日向華北增兵，確數不明，駐紮豐台日兵，一切配置確爲戰時　備。華北　勢較近極平順，冀察外交談判，外傳陷於頓說不確。北寧路火車事件，眞象尚未明，現仍在澈查中。

國學大師章太炎逝

僕學大師章太炎氏，現寓蘇州錦帆路五十號，於十四日上午八時，以鼻菌症與胆囊炎不治而逝，享年六十九歲。章氏於民國二十三年由上海同孚路寓所，遷居蘇州錦帆路，自建新屋，創設章氏國學講習所，發刊制言半月刊，一時海內聞名來蘇聽講者甚多，而在蘇名流如李根源，張一麐，陳石遺，金松岑輩，亦均力助章氏之國學會。中央曾於去年資助章氏萬元。章氏於設國學會後，同時有讀經救國之主張，一時頗爲一般主張復古運動者所擁護。今春廣東陳濟棠曾亦派員來蘇，欲聘章氏入粵爲學海書社講學，章以年邁不勝跋涉而婉拒，同時中央亦擬以國史館請章氏主持，章亦未就。

章氏以年事已高，在蘇偶應學校團體之請而往講學時，以不耐久立，故必坐而後講，講就輒氣喘不止。且章患鼻菌症已二十年，屢治未愈，而於近四年來又以氣喘病日甚，因之體力日弱，距今二星期前，其鼻孔中之一菌忽然脫落墜出，即覺胃納不佳，身體不舒，至本月十三日起，遂寒熱發作，最高時體熱爲一百另五度。初延按脊術醫師謝劍新推拿，繼由滬送余雲岫來蘇診治，及西醫王幾道林蘇民孫劍夷相繼診治，診斷其病狀爲胆囊炎，瘧疾，及鼻菌症與氣喘病併發。症但章以生性好動，故是日猶自樓上臥室至樓下之會客室，與人談話，在小王山之李根源，暨在京中委丁惟汾聞訊，均來蘇至章寓探問。不料至十四日上午七時四十五分，章氏即溘然長逝。

章氏臨終時，丁惟汾李根源及國學會同人，暨章夫人湯國梨女士與子女等，均在病榻前。因章自以爲不至即死，故未預備正式遺囑，但章生前曾語其友好與及門弟子，希望於其身後，對其設立之章氏國學講習會，設法永久維持，俾其畢生致力之　學，得以傳流。現已由其友等在章寓設立章宅治喪事務處，即通電國內外親友報喪，定十六日大殮。關於葬禮，

將有待於章之契友張繼氏來蘇後爲之商定。

章之遺族，有夫人湯國梨女士。子二，長章導，二十歲，現在上海大夏大學肄業，已結婚。次子章奇，十三歲。女二，長已死，次女章㠭，嫁朱錦宙，朱現任甘肅財政廳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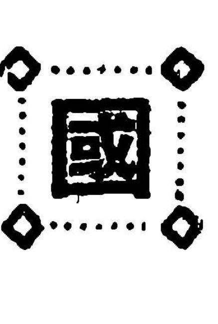
陝匪分三路竄甘寧

毛徐股匪，近似分三路西竄，東北路爲徐匪僞十五軍團主力，四日五日竄至惠安堡以東大水坑一帶，一部仍在定邊附近。東南及西南兩路爲毛匪僞一軍團，東南路向預旺竄，西南路六日七日竄擾三岔，馬家鎮一帶，有向平涼進擾模樣。國軍除沿寧夏黃沫河迄預旺以至西蘭公路，配有重兵防堵外，另以若干步隊，由東方逐段壓迫。又竄擾陝南之王三春陳光瑞二匪，經我軍各部分途進剿，連日斃匪數百，殘匪各股，均狼狽潰散，我羅旅正追剿中。據張學良在京談：「陝北殘匪現分兩路西竄，圖入甘寧，現已令甘省各隊堵截。陝北軍事預計一個月內可了。惟地方久遭匪禍，元氣罄盡，辦理善後，需錢需才，頗非易易，本人二三日內返陝。」

陝北肅清 待賑孔殷

據綏德電，自國軍由晉渡河接防綏德宋家川一帶防務後，我駐綏德高師，即以原駐該處防軍南下，以期恢復綏德清澗間之交通，現此項目的已完全達到，沿途散匪均已擊潰。並建築碉堡以安民駐軍，因守清澗年餘之高師旅長高健白及何縣長，於本月十一日由清澗抵綏德，各機關各團體聞訊，羣赴南關迎接，並舉行歡迎大會，參加者千餘人。首由專員公署陳秘書報告歡迎大會意義，次政訓處長宋文彬致歡迎詞，各界代表演說，最後高旅長報告一年來在清澗被困堅守之經過及在城中軍民萬餘人食黑豆汁待斃之苦況，聞者爲之淚下。報告後，由宋文彬以賑監委會名義向大會提議。（一）請二區賑委會撥發急賑款五千元，另以二千元購買賑糧速運往清澗散放急賑，（二）請專員公署及高師佈告各案對投誠匪區民衆不准殺害，槍彈交回縣政府不准私藏。（三）由專員公署起草以大會名義分電西北最高當局對高旅長呂團長及守城官兵等，援甘泉守軍例敘獎，以勵士氣，均經全體通過，乃歡呼口號攝影散會。（十三日）

湯恩伯軍，集中××一帶後，由××開始渡河，先頭部隊約十一日可抵綏德。湯因陝北交通不便，特派一部修築宋家川至綏德間之公路，並加築碉堡，清剿附近散匪，使陝北交通得有十分安全之保障，俟一切佈置就緒，該軍即向匪部進剿。高桂滋師近已將綏德至清澗之路打通，關麟徵部現已集中××，毛徐匪主力現已竄抵甘邊境環縣南北之線，擬繼續西進，有竄黃河之企圖，我白常等師現正迎頭痛擊。





英閣商妥停止制裁

倫敦電：英國內閣十六日商妥停止對義制裁之原則。如日內瓦議決取消制裁，則英政府亦將照行，聞此項決議，根據三種理由：（一）制裁已告失敗。（二）繼續實施無益於事。（三）歐洲局勢既需將對義之關係措於一種新地位，該問題最後決議將由星期三日內閣會議定之。次日下院將開外交辯論，屆時將發表政府之政策。財相張伯倫近在某處演說時，曾抨擊薛西爾子爵擁護制裁主張。十六日下院開會時，有議員數人詢及財相演說中之言論，外相艾頓答稱，政府願早日辯論該問題，屆時渠擬發表英政府關於六月二十六日國聯行政會議，六月三十日國聯大會特會所取集體行動之意見云。工黨（反對黨）領袖阿德里起立，工黨願請於星期四日舉行辯論

旋由首相包爾溫表示政府願接受此請。外交委員會集議時，重要閣員皆曾出席。聞彼等曾考慮制裁政策，並星期一日將在蒙德婁舉行討論土耳其請准在韃靼納爾海峽設防事之大會問題。按義國亦爲海峽撤防條約簽字國之一，故現需義國出席該會，聞海相賀爾爵士將爲出席該會之英國總代表。

各國意見迨已一致

歐洲取銷對義制裁之總運動，聞歐洲各都城均有電致倫敦，請英政府首倡此議。同時歐洲各國外交代表亦通告英政府，謂國聯會員國均視制裁業已失效，惟待英國發起取消之，蓋曩者實施，乃由英國倡議也。捷克總統貝奈斯聲明捷克仍爲堅決贊助集體行動者，但覺今極宜取消制裁，而使義國復返國聯，惟捷克不願首倡此議，渠以爲此英法之責任。聞蘇聯之態度甚至更爲確切，蘇聯外委李維諾夫聲稱，今日歐洲之危險，僅出自德國黷武主義。義國現願加入抵抗之共同陣線，制裁之威脅爲必須終止者。李氏亦請英國首爲表率，因當日制裁之實施，乃由英相艾頓爲主要宣傳者也。同時英外部人員現在忙碌草擬國聯改革計畫，聞此項計畫以成立區域協定爲根據，俾使日內瓦不再負担處置區域的爭端之總責。衆意英國或將在下屆國聯大會會議中提出此項建議。

義斡旋德奧間關係

奧內閣總理舒斯尼格，前於本月五日與義相墨索里尼一度會晤後業已返抵奧京，十三日晚間在市政廳發表演說，其意義頗爲深長，總理自義國返此後，公開發表演說，此猶爲第一次演詞。略謂：「義奧匈三國前於一九三四年三月所訂立之羅馬協定，仍爲奧國政策之柱石」，吾人對於故總理陶爾斐斯所確定之南針，決不稍予背離，但奧德兩國相互關係，亦當設法納入常軌。「蓋由奧國人之立場言之，吾人原係日耳曼民族團體之一份子，高築壁壘，自陷孤立，實無理由可言。第有一事爲吾人所必爭者即奧國之自由與獨立，必須加以尊重是也。」總理嗣乃說明和約所規定之疆域，務當加以遵守。其結論則謂「奧國者奧國人所有也。」會場聽衆聞此一語，莫不歡呼稱善。關於復辟問題，總理並無一字道及，但謂奧國務當勇往邁進，而不應自甘後退云。盛會參加者有愛國陣線團員十萬名，保皇黨代表團赫然高坐政府席右，甚爲一般人所注意。又前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雖未出席，但總理演說時，對於親王頗致稱道，聽衆聞史泰漢堡之名，亦均歡呼致敬。

美國競選運動開始

美大總統選舉，將於十一月間舉行，共和黨候選人已於本月十一日選出，民主黨候選人日內亦將產生。

藍敦當選候選總統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十一日推舉下任總統候選人，甘薩斯州州長藍敦在第一次投票時即已獲選，大會嗣一致可決「決議案委員會」所提出之政綱。前總統胡佛並于事前電達加州代表團，囑其在大會中努力奮鬥，俾政綱得加入恢復金本位一案，但未能如願以償，迨政綱可決之後，大選候選人藍敦當即發表演說，主張恢復原有之幣制，俾美元得以金貨償付，並謂本人若果當選總統，即當提出憲法修正案，俾各州得以自行制定法律，規定最低工資，與工作最長時間云。按藍敦三年前，其名不出加薩斯州，至一九三四年，重行當選爲該州州長，其名始顯。藍敦此次當選爲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原因有三：（一）共和黨中須要有一力能調劑美國西部農人與東部金融界利益之領袖，（二）須要有一能平衡國家預算之人物，藍敦於平衡加薩斯州財政上著有成績，頗中此選。（三）此一領袖必須華盛頓政治舞臺上過去並未扮演任何角色者，蓋如是則能避免各方之攻擊。

共和黨之政綱內容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一致所通過之政綱，內容如下：（甲）關於外交：（一），以各項榮譽的方法對於和平之維持，加以鼓勵，但不締結同盟條約，亦不在政治上提供諾言。（二）美國不加入國聯會與海牙國際常設法庭。（三），與各國合作，以限制軍備，取締軍火貿易。（四），美國海陸空軍實力務必適於國防需要。（五），設法收還戰債本息。（六），各項貨物，凡美國未能生產或未能製造者，一律免徵進口稅，各項船來原料品，凡可與美國產品相競爭者，仍當維持適當之保護辦法。（七），廢止互惠商約，恢復伸縮性的賦稅原則，調整現行稅率，穩定貨幣，並在農業工業之間成立平衡辦法，以示不偏不倚。（乙）關于內政：（八），最高法院所享有之權力凡有圖謀加以削減者，務當反對之。（九），限制生產各項辦法，當予以撤消，與民間爭利之事，當予以廢止。（十），救濟失業之責，當還諸各州政府，而由聯邦政府協助之；至聯邦政府，則當救濟六十五歲以上之貧民。（十一），勞工應有組織團體之權利，並得自由推舉代表，而以團體名義向僱主提出各項要求。（十二），擴大農業貸款。（十三），撙節支出，以平衡預算。（十四），樹立健全貨幣制，反對再度貶值。（十五），託辣斯與壟斷制度之取締法，無論民事刑事，無論對機關或對個人，均當嚴格執行，必要時並當制成法律，用以制止私人樹立壟斷制度。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六月十日起
至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止

六月十日　星期三

△張學良由陝飛抵京

△何鍵龍雲電勸兩廣將領

△中常會決定七月十日舉行一中全會

△齊亞諾任義外長

△西班牙工潮解決

六月十一日　星期四

△兩廣領袖電復中央措辭仍激昂

△中央軍開到衡州扼守

△粵籍中委忠告陳濟棠

△日東亞局長桑島主計到津

△顏惠慶返國抵滬

△陝北殘匪分三股竄甘肅

△英政府草復國聯改革方案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

△衡州附近有小衝突

△粵軍退出耒陽

△宋哲元檢閱保安隊

△立法院通過礦場法

△川黔專員會議閉幕

△王寵惠晉京

△美共和黨推定藍敦為候選總統

△蘇聯通過新憲法

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

△粵局和緩陳濟棠勸桂撤兵

△馮玉祥電李白邀其入京

△蕭振瀛辭職張自忠繼任津市長

△李滋羅斯離日

△德經濟部長薩赫德抵希臘

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

△章太炎逝世

△粵軍退出湘境

△須磨離日返任

△比新內閣成立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

△熊式輝等在衡州？

△廣東戰事準備已懈

△衡州開始和平談判

△馮銳奉命由粵抵滬

△法共黨大集會慶祝工運勝利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二

△西南政委會決議入湘部隊復員

△凌鴻勛繼湘鄂路局長

△英閣商妥撤銷對義制裁

△比利時發生工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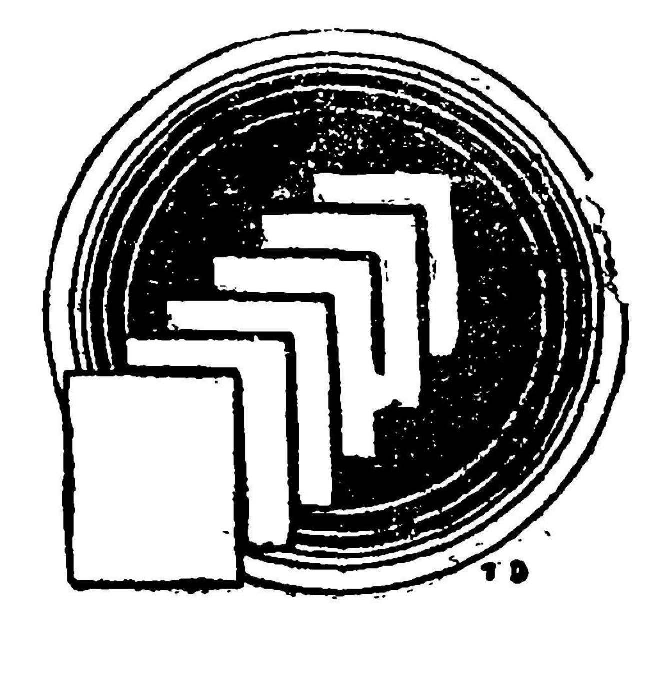
△川越離東京來華就任

悼章太炎先生

公



樸學大師章太炎氏於本月十四日上午八時，以鼻菌症與胆囊炎不治，在蘇寓逝世，享年六十九歲，良爲國學界一大損失。按章氏於民國二十三年由上海同孚路寓所，遷居蘇州錦帆路，自建新屋，創設章氏國學講習所，發刊制言半月刊，一時海內聞名來蘇聽講者甚多。而在蘇名流如李根源，張一麐，陳石遺，金松岑輩，亦均力助章氏之國學會，中央會於去年資助章氏萬元。章氏於設國學會後，同時有讀經救國之主張，一時頗爲一般主張復古運動者所擁護。章氏畢生研討國學，通音韻小學，好春秋左傳，謹守師法，壁壘森嚴。生平崇拜顧亭林曾國藩諸先賢，對劉伯溫之助明滅元，光復漢族，尤爲傾倒，故生前曾言於死後願葬於溫州劉伯溫墓旁。章氏對學術方面之貢獻，其著作已出版者有「訄書」，章氏叢書，續章氏叢書，學林，雅言，檢論等若干種。茲將章氏略歷錄次，以資景仰。章炳麟，浙江餘杭人，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更今名，號太炎，生於前清同治七年。弱冠從德清曲園樾治經學，又嘗問業黃以用。會應縣試，因病輟業，乃絕意仕進，更致力於文字音韻之研究。年二十七加入康祖詒（有爲）之强學會，遂時投稿上海各報發表政論，丙申與梁啓超在滬時務報分任撰述。氏又治左氏春秋，見知於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以在幕府中倡種族革命論，與梁鼎芬忤，走上海，任昌言報主筆，因黨獄受清廷通緝，避禍台灣。嘗爲文忠告康梁，勿效忠異族。己亥後遊日本，獲交孫中山先生，乃實行革命運動，與同志蔡元培等合組光復會，時康梁等倡保皇黨，氏著「訄書」痛斥之，再遭通緝，托庇於基督教所辦之東吳大學。辛丑年在東京廣智書局，潤色譯文，與馮自由等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癸丑在滬與張繼，蔡元培，鄒容等創辦愛國學社，並合組蘇報，鼓吹種族革命。爲清吏所忌，旋以序巴縣鄒容「革命軍」一書，與鄒同時下獄，被羈西牢三載。究心佛典，出獄後再赴日，乃入同盟會，主民報筆政。癸丑遊美回國，民元南京臨時政府任爲樞密顧問，旋辦大共和報，組統一黨。政府北遷，袁世凱聘爲總統府高等顧問，復任爲東三省殖邊使。民三與湯國梨女士結婚於上海。袁氏盜國之日，疑不爲己用，幽諸北平龍泉寺，袁事敗，乃被釋南歸。十四年創辦華國雜誌，旋遊湘鄂講學。二十一年應門弟子之邀，赴北平遊歷，是年夏南返後即移居蘇州講學。二十四年特創立章氏國學講習會，常年主講，並創辦「制言」半月刊，從學者衆。其生平門弟子甚衆，黃侃，錢玄同，吳承仕等尤有名。



論評選輯

「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胡適

當民國二十二年冬天，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發難時，他們提出的主要口號是「討蔣，推翻國民黨，建立生產人民政權」。他們通電給胡漢民先生們，要求兩廣領袖的贊助。但胡漢民先生們的回電却責備他們「盡喪所守」，「必將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現在胡漢民先生的屍體方寒，而兩廣的軍事異動已在「抗日」的招牌之下實現了！據最近的電訊，桂軍已到祁陽，粵軍已到郴州；又有粵軍第三軍由尋鄔筠門入贛，第三師由饒平大浦入閩之說。衡州以南的中央部隊都已奉命向北撤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有電請兩廣將領撤戒所部自由行動，並已決定在一個月內召開二中全會。蔣介石院長也有長電給陳濟棠先生，請他「嚴飭兩粵所有北進部隊即日停止行進」。全國的輿論對於兩廣的軍事行動，都表示很大的焦慮，都怕萬一在這一個萬分嚴重的國難局勢之下，抗敵救國的美名眞成了掀動內戰的烟幕彈，那就眞要「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了。

我們站在國家的立場，要正告兩廣的領袖諸公：在這個外患威脅猛進的局勢之下，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減輕掀動內戰的大責任；無論怎樣好聽的口號，都不能曠破裂國家危害民族生存的大罪惡。抗敵救國的第一個條件是要在一個統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國中無數往日反對國民黨或反對南京政府的人，自從九一八之後，深知統一的必要，都不惜拋棄成見，捐除嫌隙，站在國家的立場來擁護政府。這是時勢所要求，國難所命令，稍有常識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凡不如此做的，必然要墮入外人的誘惑，認意氣爲眞理，視私怨重於國家民族，逐漸投到人家的懷抱裏去，自陷於危害國家的大罪惡而不自知！

當九一八事件之後，國聯的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發表之前，我們的強鄰天天向世界宣傳：「中國是一個無組織的國家，不配享受現代國家的待遇。」三年以來，這種喊聲漸漸聽不見了，因爲沒有人肯信了。這三四年的努力，中國的政府漸漸像個樣子了，漸漸有組織了，能在很短時期中做到不少的現代建設了，能造成一點國防軍備了。總而言之，這三四年來，中國漸漸像個現代統一國家的樣子了。

中國在一個統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是對方最不願意的最妬忌的，最必需用全力破壞的。所以這三年以來，「友邦」的策略全在意在一個方向，就是敵視中央政府，勾結地方的割據政權，減削中央政府的能力，破壞中國的統一。華北的局面，去年六月的事件，十一月以後的自治的運動，冀東的獨立，察東的進逼，內蒙的獨立醞釀，走私的猖獗，——凡此種種，都只是這一個策略的現表。

「友邦」的政策都是路人皆知的：凡可以統一中國的政府必須打倒。這種政策不自今日始。我們試讀梁任公的「從軍日記」，看他民國五年南下入桂發難討袁世凱的經過，就知道他的行動全靠某國軍人「以全力相助」，才能到達海防，由海防入桂境。任公在家書裏詳述此事，說某國人「殊可感也」。及今思之，某國人何惡於袁世凱？何愛於梁任公？梁任公討袁，我們應該贊歎。然而梁任公蔡松坡陸榮廷倒袁的運動居然能得着某國人「以全力相助」，我們不應該深思猛省嗎？

我們在今日必須澈底覺悟：局部的抗敵旗幟，是不能損失人家一絲一毫的，是人家絕不畏忌的。他們所忌的是一個沉着的，埋頭苦幹的有力政府。在我們的心目中，南京政府離我們理想中的政府還不知幾千里遠。然而這個政府久已是我們友邦的「眼中之釘」了。所以在今日一切割據的傾向，一切離心力的運動，一切分裂的行動，都是自毀我國家一致對外的能力。都是民族自殺的死路，都是「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最後，我們當然期望中央政府用最大的忍耐，最開誠布公的態度，最和平的方法，來應付這個很不幸的變局。中央部隊在湖南的北退，是全國國民都頌贊的態度。我們希望閩贛兩省的中央部隊也都有同樣的退讓。我們希望兩粵的領袖到了今日應該澈底明白全國輿論的趨向了。招牌雖好，都不够掩護分裂國家發動內戰的大罪惡。懸崖勒馬，還可以自贖於國人，見諒於輿論。不然，十九路軍的英名，因鎗尖對外得來，一旦鎗尖向內，就都掃地以盡，最可以作兩粵領袖的前車之鑑！

近日天津某報社論有「無條件的反對內戰」之說，其要點是：

用抗外的題目與中央發生內爭者，我們不能同情。

……時到今日，「統一」兩字亦不是內戰的好題目。

……對外守土與對內統一，倘不能同時並舉，政府應放棄對內統一，從事對外守土。……根據這兩點，我們是無條件反對內戰。

這種邏輯，我們不能了解。我們反對內戰，也反對用統一的招牌來起內戰。但我們不反對一個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亂。殷汝耕背叛中央，中央應該明令宋哲元討伐。如果華北將來有某一省背叛國家，我們當然主張中央政府明令討伐。今日兩粵的將領如果不明瞭全國輿論的向背，如果他們眞要揭着抗外的題目作推翻中央政府的叛亂行爲，我們當然應該主張中央明令討伐。

二十五，六，十一日下午。

（錄六月十四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時局合理之歸宿

昨今二日，盛傳時局有趨向緩和之端倪。入湘之粵軍，或稱奉命撤回粵境，或稱暫止湘南待命，二說並傳，未辨孰是，然不復如兩日前之挺進，則必均信；個中因果，語焉不詳。桂軍先入湘西，初傳軍事計畫以剋日據有衡陽爲第一步，今固未如彼之所期，此外進展，亦無所聞。諸在迷離惝恍之中，無自邂明眞相；然此次事變，桂出主謀，粵受桂方不入湘即入粵之要挾而動，二省既呼應，粵桂斯並稱；而粵省粵軍者，富饒通海，强健逾人，前線與桂軍比翼，後方爲桂軍糧台，今乃忽以中止挺進聞，則以此爲時局緩和之端倪，自無不可！誠使時局自此漸向光明而開展，大事化小，轉危爲安，是國族之幸，舉國所馨香禱祝者也。

雖然，和緩之端倪，固何自而致哉？粵軍入湘，在湘中央軍隊節節退守，止於耒陽，未聞交綏，是中止挺進未許求說明於軍事。頗聞粵軍發動之後，當局輒以禦侮爲標揭，掩護內亂之跡象，乃學生工人，附和鼓噪，一呼而集於省垣者逾十萬人，氣象萬千，漸逹預定之約束，反而義正辭嚴，鞭撻當局，大有弄假成眞之勢，當局亟調新兵四萬以拱衛，而新兵亦有動搖之跡；中止入湘隊伍之挺進，殆以此，此一說也。假禦侮之名，作北上之舉；初以爲堂皇冠冕，莫敢攖鋒，復據某方情報，響應有人，乃不料

敗鬥之謀未售，責難之聲四起，聲勢既孤，終必無幸；中止挺進殆以此，此又一說也。甘爲虎倀，其利在虎，乃有莽莽市民，不察妙諦，謂禦侮在朝，必抵貨在野，我曹不能執干戈，其奮力抵貨乎，聞者風從，功效卓著；於是誠其倀曰，得猶未必，失既顯然，不如其已，以待來茲，中止挺進殆以此，此又一說也。桂既主謀，粵既景從，乃大軍出境纔數百里，爲時無多日，而桂方之在粵者，於民政，於財賦，已以領導自居，而不能自掩其好作威福之面目，咄咄逼人，望而却步，中止挺進殆以此，此又一說也。此四說者，於粵方爲不堪，任居其一，宜其憣然。雖然，飢易爲食，渴易爲飲，我人但願：國命民脈，不以內亂而中斷，時局由緊張而和緩而復常態；詎願粵方不堪，何欲置信四說！意著：粵中自陳伯南氏以次，鑒於禦侮之名，不易假借，禦侮之功，非可倖致，爲民不堪命，國不堪亂，斯勒馬懸崖，毅然改圖，遂蔚爲時局和緩之端倪耳。

迷離惝怳，大局未可知也。姑就所見端倪追求合理歸宿，則以爲：國家組織必須維持，黨紀國法必須遵重；關於國策之取舍，國事之行止，於研討也，儘可見仁見智，言無不盡，於決議也，以少從多，忠誠信守；必如是，國基可以鞏固，政本不致動搖。顧念歷史遺傳之習慣，地理原有之區分，本質個性之殊異並顧念粵多海口，桂處邊疆，雖無外患，不容空虛；故確立原則，即(一)於粵桂原有軍隊，仍駐粵桂，內維治安，外固國防，平時之訓練安排，遵全國畫一之標準，而責之省當局；(二)於國家遭遇變故之日，必須非常行動之時，接受國家統盤籌算之規畫，整個行動之軍令，與國家其他任何隊伍，一體調遣；必如是，則心安理得，而嫌忘自泯。以自强爲舉國唯一之作爲，以圖存爲舉國唯一之標的；在此作爲之中，標的之下，相示以皎潔，互信以忠貞；務一心志，以强調民族必强必存之主觀自信，勤求猛進，以完成民族必强必存之客觀條件；必如是，然後禦侮問題不復爲假借之藉口，[illegible]家。

時局緩和，既見端倪，今後張弛當不視討價還價爲轉移，要在爲國難而悔禍，亟求合理之歸宿耳！（公弼）

【錄六月十四日上海時事新報】

對兩廣當局之最後勸告

昨晨消息，衡陽以南，恐已有接觸，聞者咸感絕望，惟昨夜港電，廣州空氣，大有轉機，陳濟棠氏已命粵軍撤歸省境，以待後命，此訊雖尚未能完全證實，惟證之粵軍已退出耒陽，則時局緩和，或竟可能。

當此千鈞一髮之時，願申兩義，對兩廣諸公爲最後之警告，倘局勢好轉，固國家之幸，亦諸公之福。第一：軍隊爲國防之工具，不得私用，不得分裂。民國多年，軍成私有，任便割據，國幾不國。自十五年來，經無量之犧牲，始成近年軍令統一之局，此國家立國之起碼條件，而於艱難苦痛中得來者也。國難以來，軍人砥礪奮發，日有進步，全國軍隊，已由中央統一指揮，近年餉糈艱難，俱安之若素，技能訓練，都有進境，夫吾人當然不能以現狀爲滿足，亦不能謂軍隊統一即爲國防有着。然要之此爲建設國防之基礎條件，而一般軍人了解責任努力職分之爲可感也。

多年來有共亂，惟共黨爲另一組織，正如人體之癌。至兩廣軍人，則同屬國軍，且負省政責任，且十年來國家艱難掙扎辛苦改造之程途中，兩廣諸公，皆爲重要幹部，今當華北如此危殆之時，倘竟破壞軍紀，引起內鬨，便利外患之進行，減弱國家之地位，無論其據何理由，有何隱衷，天下後世必將責其禍國，且事實上將無以善其後也。

第二：對日乃國家安危所關之重大問題，全國協力以至誠應付，尚恐有失，倘夾雜內政上之企圖，其結果危險，不問可知。按三四年來，日本軍人，同情兩廣，尤重廣西。凡來華游歷之軍官，多盛讚李白。國民須知，日本軍官衡量人物，向以國策爲出發點，其一致稱讚者，乃認爲適於其

國策之人也○廣西購買日械，聘用日教練官，此本周知之事實○然吾人對此向不深究，以為未必有關輕重○一般社會本亦信兩廣諸人之愛國可靠；夫最近局勢，中日問題，正在緊要關頭，華北尤危，凡稍有常識者，當知必須以舉國一致之決策，始能應付○兩廣諸公，以其年來對日本軍人交際之多，考察之密，是應有一番抱負，然要之應建議中央，形成國策，若如近狀，以年來實際親日之背景而作單獨抗日之出師，謂其親日也，則明明言抗，謂其抗日也，則其行動之結果，先紊亂軍令系統，破壞統一局面，充其極，國家將陷於大混亂，是亡華而已，何有於抗日救國哉？如此顯明易知之理，倘竟冥行不顧，則恐不免欺瞞國民之責任矣○

雖然，據昨晚港電，略有轉機，吾人願祈禱兩廣諸公，務必停止單獨行動，而走上協商之途○兩廣倘有地方問題之困難，儘可提出，輿論必力表贊助，關於外交大計，有何意見，儘可討論○不但政府重視，各界亦願傾聽○大局安危，個人成敗，皆以此決之○慎勿意氣用事，竟陷於禍國欺民之罪，犧牲軍民而自己徒得一身敗名裂之結果也！

【錄六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二十九軍與華北

二十九軍自去秋任冀察治安之責，宋委員長及其幹部諸人，受命於艱危之際，支持華北之內政外交者，已半歲於茲矣○今者時局艱難，較昔愈甚，謹貢數言，聊為恩勉○雖言不盡意，當可備參考於萬一也○

第一，宋委員長及全軍之使命，為受政府委任及國民信賴，以維持兩省兩市治安，為國家守疆土，為人民保安全○回顧去歲至今，對於此項使命，曾多所盡力○惟察北六縣，因駐蒙保安隊，致省府政令不能施行；又冀東二十二縣別為組織，未能取銷，此為最大之遺憾也○吾人深信宋氏及全軍人士，雖在疾風暴雨之中，定能牢守初衷，淬勵士氣，珍重二十年來本軍在民國政治上之歷史○追念過去本軍及各友軍為革命之犧牲，並凜然於本軍今日所負保障華北責任之重大，其必更能全軍上下，益加團結，嚴密組織，鍛鍊精神，鎮靜安詳，以勉達其使命○此全國同胞之所殷望，即二十九軍同人之所自許也○

第二，華北實際成國家前線，故對日外交之善處，為保持和平安寧之前提○由此言之，宋委員長之職責，在全國疆吏中為最艱鉅也○夫凡稱國家，凡非喪失獨立之國民，不容有局部外交○苟稱外交，皆為國家行動，中國外交亦當然如是○中國自去年下睦鄰令後，對日方針，力趨和親，最近外交部長又剴切聲明對於調整中日關係之願望，逆料日大使川越氏到任後，中日政府間定將有調整國交之交涉○事之成否不可知，我方必更為最善之努力，無疑也○職是之故，宋委員長之地位，為在冀察執行睦鄰政策之一部分，並非局部行為；同時可知政府睦鄰政策之由來，大半即因華北之情勢，以望宋委員長及幹部諸人，仍繼續勉為其難，以中國官吏之立場，在國家主權完整之限度，以坦白真誠，與日人相見○日人而賢明焉，當然應認識此種互尊人格之友誼，為最可貴，亦最可恃；設必不省諒，則咎不在我，全國自能為其疆吏將士作後盾○

第三，十九年內戰結束之後，宋委員長深痛自殘之不幸，誓不願再與聞內戰○此種非公式的表示，聞者甚多，遂流傳社會，咸稱道之○回顧此數年來之經過，二十九軍始終在擁護國家統一之立場○其人不參加派系，不作政爭，惟守軍人本分，期作民國干城，事實如此，乃國民之所共見也○自今以往，願宋委員長以下，仍保持此種信念到底○華北如此，更屬當然○中國近年軍界進步最顯著，全國百餘軍師，肅靜服務，恪盡本職，此即中國軍隊已有紀律，軍人已有覺悟之表現○近年國難重大，而世界猶不視為無組織之國家者，賴有此耳○最近兩廣有組軍對外之表示，無論主張若何，其事可為遺憾○惟今日全國國民常識之發達，非過去之比，其願望統一建國之熱誠，與厭惡內亂自殘之急切，當能善導時勢化險為夷○華北當局惟自保治安，盡其職守，正不必繫心焦念於此矣○

最後更願慰二十九軍將士一言，即中國前途絕對樂觀，其理由不必詳述○要之，除自裂自亡，中國絕無亡理○是以每一個人，皆有一部分責任與力量，個人之立志決心，皆足為國家造歷史○單看全國少年朝氣煥發之狀，即卜民國命運之不朽也○二十九軍同人好自為之，全國同胞皆為公等祝福矣！

【錄六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題邵潭秋虎丘秋禊圖　秋岳

山塘惟宜秋此語吾最肯一城叢桂香幾醉又妻醒劍池雖荒寒殘塔尚秀挺君能主佳盟祓此憂患迥豈須邀蛾眉用意已媔奵前年展重陽層軒吾賭茗山川氣未衰雁邊翠猶顯至今雙攜夢宛宛逐烟艇張生圖殊工逢辰樂難並何當陪吟屐憑高摩石鼎

與拔可丈言仙橋塞潭飛瀑之奇兼邀其重遊　子瑾

屢憶躋仙橋曉歌騁徘徊曠歲歸重遊蔚榛亂莫摧拔徑履難遵奮登恐身隤空脊凌霄霞驅鸞絕浮埃馳矚已心饜奚遑詡天后迴飈震寒谷日翳雲未開列嶂騰虛嵐繞木翔禽哀瀰瀰涉澄溪廣石蕩纖苔隨峰度遐嶺蒼崖破崔嵬峽險湍流奔激響疑驚雷窮探詎惜疲無杖援脩萊俯瞰瀑縣涌倒瀉炫奇恢舒嘯意殊雄時晏僕頻催既降還復瞻傾波尤轟豗遙恨千載餘孤蹤故稀來揚颿儻深往躡展忻躬陪猶冀發新吟振翰落瓊瑰庶令茲境彰不終閟崇隈

丙子春黔中軍聲甚惡鄉居又無審信日夕懷憂繼而傳者告甯書寄纕蘅貴陽　堯生

忻聞安穩高詹事如此兵戈信不經老我春寒將病久善人國紀荷天甯陽平白丙鄉關夢文化黔山政務廳忍憶月前消息隔惻心風鶴幾回聽

丙子巳上日良士無恙二君招爲虞山之遊卽席賦謝　拔可

閒情向老入無鄉禊飲煩君特地忙一寺石能分竹氣半城山欲障江光醵錢詛虜眞何益結隊嬉春信太狂曲罷不愁波浪起畫船歸載晚風長

次答楡生教授登高見懷併寄鶴翁

展堂

築臺燕郡號黃金。自棄長城敵又侵。不信宗邦成積弱。要令大地掃重陰。揮英就菊人多感。臨水登山士有心。行盡四方頭更白。把書吾已愧周任。

丙子上巳李釋戡招集秦淮酒家分韻得長字　翼謀

經春鯷窟幾滄桑。誰道秦淮閱世忙。稍倚歔歌存士氣。故應晼晚惜流光。萬花冝畏恒寒烈。一醉先教上日長。待展重三作雙陸。（今年閏三月）湖山知勝去年狂。

丙子百花生日遙寄香宋老人蜀中　榆生

四年歌哭阻兵塵。萬里漂浮斷梗身。人日草堂空念遠。花時嶺嶠不成春。沈酣尙鬥槐根蟻。消息終期錦水鱗。未必偏隅能避世。雲涯西望發孤呻。

爲陳漢存題所藏亡友湯濟武兄遺札　放園

志決身殲恨有餘。親朋情契賸遺書。青青宿草蘭溪塚。黯黯歸魂石板居。當日過從同笑語。祇今展讀倍欷歔。人間何限蟲沙劫。楮墨流傳倘不虛。

沙市早發　志清

曈曈初日散晴氛。山色波光兩不分。詩意多從愁裏著。江聲忽向靜中聞。游魚脫水成驚浪。野鶩羣飛似亂雲。極目遙天空悵望。青楓落木正紛紛。

釋堪招集停艇聽笛水榭爲禊遊畏寒未至謝以二絕句　石遺

停艇曾經聽笛來。（兩度前遊皆有歌者）啣名水榭亦佳哉。鴨頭春水遲遲皺。未敢衝寒此擧杯。

四十年來幾閏春。（四十年來惟戊戌閏春）重三重見後三旬。長安今日還江左。（用高季迪詩意）飽看桃花卽麗人。

鷓鴣天　和述庵　鐵尊

似有驂鸞下碧空。漫將消息問江鴻。花翻玉樹歌聲脆。葉媚霜天著意穠。廻北斗。駐東風。瑤扃春在好簾櫳。絳雲來往情何限。十二樓高一夢通。

青鳥殷勤爲探看。（借句）翩然飛去又飛還。春帆早報紅葉。發秋訊新聞碧海壖。金屈戍。玉連環。等閒誰省意纏綿。吟昏醉。消曉消凝。甚巍覩雲章第一篇



凌霄一士隨筆

章太炎（炳麟）論學論文等書，前由思昉處借鈔，實吾隨筆。關於所鈔第一書（見本報本卷第十九期），茲更經思昉書其緣起見示，並及歐陽竟无（漸），因復錄左，俾參看：

民二十年夏，謁餘杭章先生滬寓，（時先生寓法租界同孚路同福里十號。）先生論文曰：『文求其工，則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大非易事，但求能入史斯可矣。若梁啓超輩，有一字能入史耶？』或問及吳稚暉之作，曰：『吳稚暉何足道？』次論佛法云：『佛法能否轉移人心，尙待商兌，蓋語其高眇，實非衆生所能與，（幷謂：『嘗持此語印光，印光謂：因果之說，固愚夫愚婦所與知，不難普渡衆生，然非所語於晚近科學漸明之時也。』）語其淺近，如因果之說，往往不驗，又非智士所能信，即當時治法相宗旣精且博如歐陽竟无者，猶負氣特甚，亦未能出家，習氣終難盡絕，疑此尙未足易世也。』至誠曾以書達歐陽大師，意在激成兩大師之雄辨，極論佛儒修短，當不減會稽齋頭，一義一難，莫不厭心折舞，快何如之？歐陽大師竟以「四不答」置之。迭函相瀆，答書有「孫至誠太笨」之斥。

前鈔章氏論果報書（見第二十期），亦可相印證。

歐陽氏答思昉書，其文云：

思昉弟鑒：屢書不復，懼增戲論，亦學「四不答」之用耳。世尊度人，先有指歸之的，然後發運用之妙。機無一定，法無一定，說亦無一定，豈必執死一因果報應法哉？斤斤致辯，寧非戲論？昌黎雖非見道人，然能擔荷，抗顏爲師，有必爲聖人之志。王陽明不怕掛牌。居今世

，接今人，到究竟爲學上，容得入情耶？某烏足語此？孫至誠太笨，一不得覆，再不思索，屢屢亂談，必欲逼人巉言刻論，亦止好巉言刻論而已。老子見事之機，立足在象帝之先，天將明而反昏，故正言若反。孔子物來順應，立足在素位而行，本何思何慮，而精義入神。韓非偏得老用，而不得老體，終爲帝國主義輿臺走卒，吾終不取。著書有精到處，然孔老大處，猶嫌透未得也。洪水夷狄，民命何存，而忍言壽？二十元爲購「藏要」寄讀，應洗心滌慮研求也。小照寄上晉收。此頌近祉。漸。（附錄思昉原書）竟无大師慈鑒：聞湘亭述駕返都門，「藏要」諸序已脫槀，欣慰莫名。比太炎先生論及佛法，有云：『語其高眇，非衆生所能與，語其淺近，如因果之說，往往不驗，又非智士所能信，即當時治法相學既精且博如歐陽先生，猶負氣特甚，未能出家，習氣終難斷伏，疑此尚未足易世也。』竊以爲斯論所關者大，我師辯才無礙，何以應此？茲鈔奉太炎先生書暨復書三通，祈賜覽觀。莊生曰：「謀稽乎誸，知出乎爭。」願將于此覘之。

思昉於此，嘗有自記一則，述歐陽氏所談，一併迻錄於次：

先生游揚時，語及此書，謂：『餘杭「負氣」之說，特複露門墻耳。前其弟子黃君季剛來見：：嘗謂學者貴篤敬，以其輕儇無禮，遂拂袖去。某行事豈不然乎？近世人皆以奄然自媚於時爲賢，將盡化國人爲婦女，獨一太炎傲骨自喜，未嘗不許其厲世矯俗。某硜硜自守，不無衣冠塗炭之思，正以明恥遠慮，獨不足餘杭所乎？』綜觀兩先生之言，各有所明，夷惠殊軌，皆有聖人一體，庸何傷焉？

「黛方山莊詩集」暨著者日記，前曾摘錄。（見第四第五第六各期。）近「詩集」景印將蕆事，劭西屬跋卷後，因草一短文如下：

「黛方山莊詩集」六卷，「詩餘」一卷，湘潭黎樾喬先生著，版毀久矣。近其從孫劭西以家藏孤本付諸景印，傳薪火於將盡，發潛德之幽光，甚盛事也。當清道光間，外患洊臻，內亂將作，而纓緌之徒，猶恬然宴安，罔卹國事。先生玉堂雅望，柏府清班，使容容諧俗，不難循階以躋公卿，乃與三數同官，侃侃抗章諍議，迕時遭忌，弗顧也；卒言不見用，落落無所合，遂浩然引疾歸。讀都門留別諸作，身歸江湖，心繫魏闕，而憂時愛國之懷，一篇之中，往往三致意焉。咸豐初元，朝宁之上，

危思治，先生再起補官，冀材志獲一發舒，復以急公而見謂張皇，罹譴以去。其剛正之氣，伉直之節，雖歷屯邅困躓，而始終不衰，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者非耶？至其詩高格遠韻，約文微辭，深得詩人忠厚之旨，自足俯視羣流，獨有千古。湘陰郭氏，湘潭羅氏，論之詳矣，不具論。曾文正「仁和邵君墓誌銘」有云：『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先生文之精者，僅存斯集，今得劭西重印行世，足永其傳，所願讀斯集者，其與先生精神往來，以求其耿耿之志，斯爲得之。傳曰：『詩言志』若舍志而論辭，烏足以知先生，又烏足與讀此詩也哉！

愧不能工也。按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日記云：

三點鐘，下園引截取之見。奏履歷畢，即聞皇上說「回衙門」三字。此生仕進之途，從此休矣！不知何以見棄於聖明，命也何如！前於壬寅年保巡西城，擬正不得，保京畿道擬正又不得，京察一等不記名，服滿來京，保送巡西城又不得，聖意可知矣。原不欲引截取之見，因今年正月初六日所奏之摺，皇上尚爲許可，冀可釋前愆而覯後效，而聖意乃決絕如此，亦我生命運合該如此，敢有一毫怨懟乎哉！歸與，歸與！惟願我後人幹我蠱而勉報國恩耳！晚間微雨，陳慶覃何子貞李曉邨劉佩泉諸人，咸來慰藉。

其落落無所合，尤可概見。報國之願難償，此其決然引退也。自傷遇窮，更屬望後人之繼起，其志洵可悲已。

今行路難擬梅村八章

鄒待清

一

醉君以蒲萄香檳之美酒，飲君以咖啡酪乳之苦茶，娛君以狐步探戈之妙舞，媚君以袒胸裼股之淫娃；賭球賭狗復賭馬，丈夫行樂須粗野；君不見塵世悠悠行路難，慷慨一歌淚如瀉！

二

東莫登長白山，西莫奔伊犁道，北莫犯蒙古沙，南莫下琉球島。千秋蠻觸一兒戲，富貴人生須自葆。君不見漢廷臣工上封事：珠崖古是遙荒地，弗能有之不如棄。

三

君不見波之譎兮雲之詭，朝之有人亦如彼；恩義乃隨利害徙，朝從牛兮暮投李，嗚呼古有士兮今有士！

四

君不見妖人傳敎五斗米，嫂可妻兮父可子，士可殺兮書可燒，禍無窮兮毒無比。雷霆一怒撻伐張，奔如狼兮突如豕，哀哉今之民，乃眞不畏死！

五

昔聞黃河水，終古天上流。汎濫一橫決，漂陷數十州。蛟龍上城闕，魚鼈游高樓。千屍蔽空下，腥風吹人愁！淮疆昨日又報警，洋場少年方酩酊，辦賑富人夜笑醒。

六

朝下西塞山，暮登黃鶴樓，白眼看今古，灑血明恩仇。少年橫行重意氣，蹈險履危詡無畏；一朝積毀骨盡銷，氣結口噤縮如蝟。嗚呼人生險巇即在跬步間；何必喜瑪拉雅之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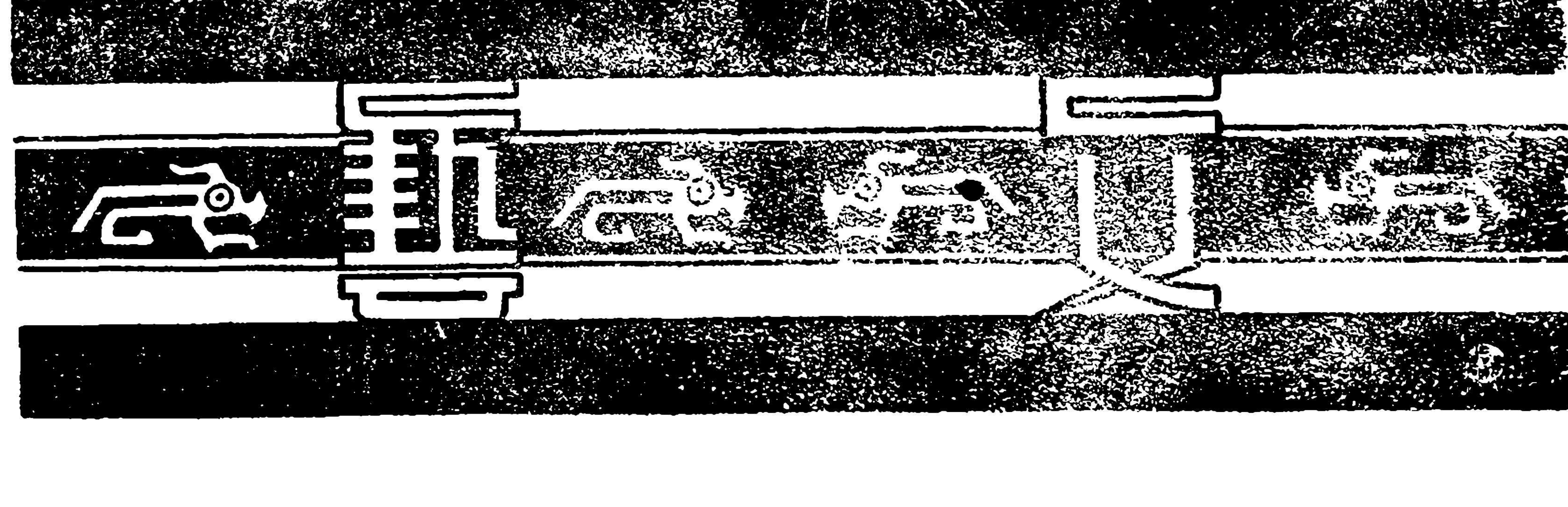
七

歡樂方具陳，忽爲遠行客，別離亦已輕，思君使頭白。鳳凰庭院連理草，節物芳非自長好；人生豈得無坦途？我所悲兮不可道！

八

君不見迷離撲朔北國郎，博士之爵何輝煌？又不見弄潮狎浪南國女？大官執鞭柔如鼠。無爲介捐[illegible]賤貧，古之聖賢在何許？嗚呼此輩得意何猖狂，靜言思之心旁皇！

上海客次。



老人

李輝英

每當一個半百以上的老頭子走來的時候，人們就不約而同地指着說：

「來了，來了。」

「看，他又來了。」

「不錯， 頭子又來了。」

這些人們儘管有人手裏作着活計，或是正在走着路的，這時都會停下工作，住了脚步，隨着各自的話語便把目光注在老頭子的身上。老頭子身上的衣服是破碎，骯髒的，一個討飯的人，自然沒有把自己裝飾整潔，華麗的餘裕，也許他從前正是個修整邊幅的人，只是現在時過境遷不能同一而論罷了。

他在這個小屯子裏露面以來雖然已有三四天的時光，但在屯子裏的人們看來，他依然還是一個陌生客。他爲什麼走到這裏來，他是專爲討飯，還是想作些別的勾當，全沒有人知道。不知道，也猜測不出，單只覺得這老頭子有些古怪，因爲從討飯的立場上看來，他似乎並不是一個道地的乞丐。這也許就是屯人們特別注目於他的原因。

當他走過人家門口看見人們吃飯時，他就央求着：

「修好的，捨捨善周濟周濟化子罷。」

人家週他一碗飯，飯裏泡些湯，拌點菜，他就滿意了。吃完之後要說上好多個「多謝」的感恩話。

從他那滿刻斑紋的臉上看來，老頭子從前定然是飽經風塵的了，在生活中不知經過多少磨鍊，在人世中消度他的年華。大概已往的情況不佳，到現在，人老了，手裏一窮，便來到村鎮的街頭上討口飯食以冀保存最後一息老弱的生命。早上，午間和傍晚他必要到街上來一次，這是人們吃飯的時間，也是他討飯的時間。在事前，他知道怎樣運用兩隻老眼望着人家房頂烟筒口上的炊烟，他也知醒淸了鼻涕嗅着從鍋灶裏蒸發出來的飯香和燒菜時的油香氣息。這以後他就邁動兩腿奔着人家的家門了。

時候已然到了秋末，那陣陣的冷風不僅在大地上飄幾陣而已，它還偷偷地往人們的皮骨裏鑽着，像盛夏時的蚊虫一樣。遇到這情形，他衰老的身子自然而然就彎屈着了，他就找尋一個避風的地方躲避着。隨着風勢，

那些鋪在地面上的落葉便如夏天在各處翻飛的蝴蝶一樣，從地面捲到天空，然後又飛到別的地方去，面對着這種景象，他常常像是心有所感般自言自語道：

「唉！又是一年快過去了，快呀，日子過的眞快呀。」

若問問這老頭子還有什麼消愛解悶的玩意沒有，那自然要首推他的胡琴和唱曲技藝了，他的胡琴又舊又破，似乎也跟他混過不少年的寂寞。他一邊拉着，一邊唱着，他的歌曲是誰也聽不懂其中的字句，有些人以爲他是個瘋子，但又從他身上看不出一點粗燥狂妄的舉動，反而他倒成爲人們心目中不易忘去的一個奇人。

這一天晌午，因爲天氣晴明，那陣陣的透骨寒風既不飛揚；大地上也就不大感受寒冷的威迫，我們的主人公帶着他保護非常仔細的破胡琴，邊拉邊唱走到一家秫楷垛前向陽的地方坐下了，他緊閉兩眼晒着太陽，閉着咀停了手歇下工作有如在回想什麼舊事似的。四下裏悄悄地跑上來一夥孩子們，圍着他把他當成一個奇異的貨色看待。他們每個小小的心靈裏，彷彿全有一個小小的希望，那便是希冀從這個老頭子身上看出一些花樣來。他們先還故裝鎭靜指手劃脚悄悄議論着，暗地裏作着一些在他們認爲與老人有關的可笑姿式，把他加以形容，歡快，好奇的心情鑽入他們的周身，他們完全忘記快到吃飯時間這一回事情。後來，他們終於止不住口笑了出來，同時，便又故作添彩地拍起手掌，因而把老頭子的眼睛鬧得又復睜開，他少氣無力的向他們望了幾眼，完全是不愉快而又莫可奈何地暗自嘆了一口氣。

有人說狗這種動物最勢力眼，當你穿上一套整潔華麗的衣服從牠們旁邊走過時，牠們明明看見也故作不知的把眼光轉到別方面去；但如你換穿一件襤褸的衣服，蓬頭赤脚走着路時，雖然同牠們的距離離得很遠，那牠們也必然不怕多事，躍起身來奔到你的身前繞着你狂吠不止，遇到機會牠們眞要在你光赤的腿肚上咬幾口顯露自己的威風和殺氣，——這情形是完全不錯的。現在，由於孩子們的拍掌嘻笑，便引得狗群們老遠奔來探視着人前發生了什麼事故，當牠們看見一個衰弱的老頭子在秫楷垛前呆坐着，衣冠不整，精神不振，就把他認爲一個合適的對象狂吠起來，一面豎起前掌作出猛撲的情形，對於這老頭子說，這一刻是非常吃緊的，而孩子們只顧看熱鬧，却忘記怎樣嚇退狗群拯救危難這一回事；老頭子急得無法，抓起破胡琴防禦着身子，戰兢兢地上氣不接下氣連聲喊着：

「快……快打狗……快打狗……快………」

忽然有一種尖脆的聲音在狗吠人叫中響了出來，是胡琴斷了一根絃，這聲音，孩子們全聽見了，甚而連瘋狂一般的狗群也聽見了嚇得一呆，只有老頭子他自己因爲專心禦敵就沒有發現到自己的武器受了傷，幸虧這家主人跑了出來，一手揮着烟管打狗，一邊把孩子們驅散，當他看到昨天還來討過飯的老頭子手扶着秫楷垛再也不能動一動時，他趕忙跑上前問道：

「老頭子，怎麼樣，嚇着了麼？這些該死的狗，該教訓的孩子！」

停了半天，他才緩過一口氣，朝着主人豎起乞憐感恩的眼色，便又抱歉不止般地坐下了，他沒有回答主人關切的問話，而似乎連四野的宇宙都未看在眼內似的自語着說：

「唉，人老了，人老了，不中用了，窮人不該老呀，唉，天才知道。」

對於這老頭子剛才所遭受的災難，主人完全明瞭，他燃起鄉下農人古樸赤心的火花，燃燒起他救助垂憐的熱情，就想到讓他到屋裏供他一頓飽食的打算；可是看一看這位將受他憐恤的人，是那樣倦態，實在沒有走進大門的氣力，自己扶着麼，農人的日常生活雖說無有花樣，終以爲這舉動如果眞照實作起來，不免有些減退作主人的光彩，猶豫一會，忽想到一樣合適的辦法。

「放猪的，快來！」他喊了起來，放猪的孩子正然趕着一羣猪，是回家來吃晌飯的。「快來，把老頭子攙進院裏去。」

主人的身上鬆快了些，放猪孩子卻加了重担，他費盡氣力纔扶着這個老人，一面挨累，他一面還覺得有些奇怪，怪東家爲什怎偏要邀請這樣一位貴客。一直等到走進門洞下，他才敢下手把老頭子扶坐在板凳上，那羣猪卻在這時走進院中到食槽前匯集着也預備吃晌飯了。

「老頭子，你先坐一坐，我叫猪官屋裏去替你端飯吃，你餓了吧？」

老頭子一連點頭，隨後用了很大的氣力說道：

「多謝你老了。」

當他一眼望到手中的胡琴斷了一條絃子時，他的顏色立時變了樣，變得更爲難看，那神情，和一個兒子看到他的父親斷氣時的情形一般不錯。他悲哀，他傷痛，從風塵老鍊的兩只老眼中擠出滴極難得的眼淚。他顫顫地伸出手去，摸撫着，摸撫着，久撫不放，宛若一個母親不肯拋棄她那抱在懷中早已死去的孩子似的。飯端來了，大大的一碗，熱氣騰騰朝外冒着香氣，菜湯裏藏着無數的油星，若在往天，他早該端起來狼吞虎嚥般大嚼一陣，他還只有吃飯時算是恢復一點僅有的年青氣概。但今天他不吃，不，連飯碗望都沒有望一眼，只顧呆在那裏傷心。一個母親死了她親愛的孩子還有不傷心的麼？她自然飲食懶嚥了，孩子是她的親人，短時間恐怕無法忘去殤兒的悲痛。胡琴，也正是老頭子的親人，受了意外的傷毀，無怪他悲痛失常不思飲食了。主人已經看出來個中情景，他的兩眼藏着老鍊的世故，他想起來救人救到底的話，於是，就朝着這個老丐說道：

「老頭子，你的心事我全知道。你不用愁，先吃飯罷，吃完飯我一定有新琴絃給你續上。吃罷，再過一會就要冷了。」

這句話當眞有效，就如處身困境中人望見他的救星到來一般，老頭子臉色回復原樣，眼睛也瞇到一處笑了起來。他毫不猶豫端起飯碗，可是當他剛拿起筷子要吃飯時，止不住反問道：

「老東家，你的話可是眞的麼？唉！你老別見笑，我說，餓可以挨，胡琴不能不拉，人家會說我說瘋話，我這是老實話呀。窮人也要有個窮夥伴。跟你老說，這胡琴跟我三四十年了。」

「我從來不說假話。老頭子，你先吃罷。」主人說到這裏，告別道：

「我先進屋，去，吃完飯就給你帶出來。」

「謝你老了。」

是的，一個討飯的人對於別人的施惠總要致謝的，不論那些施惠的物品在主人方面說也許是滿未看得起一錢不値的東西，接物的人卻覺受惠不淺了。老頭子一面吃飯，一面就深喜這回得到一個善人，因而使他忘去秫楷垛前那不快意的一幕往事，穿過門洞，他看見外面的天空變了顏色，一片藍一片灰好像一塊花布，太陽掛在裏面就像繡了一條龍，他乞求天上可別再多添灰雲和黑雲，天一變，氣候就變冷，對他不方便。他希望天只是

晴天，若是可能的話，他甚而希望天天過着夏天，因爲夏天天氣熱些，衣服穿得少活起來比較容易。但這是夢想，永不能實現。

對於一個完滿的家庭他是何等羨慕！若是他也有個家，怎樣也不致遭受如今風燭殘年的苦痛。他眞希求能有個生活的歸宿。

不一會，主人拿着一條琴絃回到門洞下來，老頭子已經吃完飯了，他又說了一遍致謝的話，然後接過琴絃，他一經接好，就拉了幾下，他很滿意，心裏一樂，自動地提議道：

「老東家，今天我給你唱個你能懂的曲好不好？」

主人一聽老頭子的提議，連聲說好，因爲老頭子前幾天儘唱些別人不懂的曲子，叫人悶也悶不淸，若是能叫人懂不是很有趣麼，主人預備當成正月裏聽唱詞的一般聽。

老頭子調好琴音，拉起來，一深唱着：

我本是這屯中生下的人，
少小離家學習買賣成年了頭不回家門，
在外面一混便是十五年整，
兩手空空沒有撈到什麼紋銀。
無奈何重返家園要把地來種，
哥嫂心狠不認骨肉親人；
一負氣再到外方去別創世面，
時運不濟賺得來的只是一個空身。
一年又一年任時間空空過去，
到如今變成爲衰老無用的廢人，
一看到我那座出生入世的老屋，
心下裏就好像亂刀刺骨般難過，傷心。
不爭氣的哥哥把房屋賣掉遥去他鄉，
如今那舊地已然變成爲別家的庭門，
我本是這屯中生下的人眷戀重返，
嘆只嘆沒一個熟人把我來認。

胡琴止處，歌聲隨着停息，老頭子十分吃力愈顯得衰老了。

主人當眞聽懂了他的歌辭，因此就連想到從前遍傳屯中的一個「哥哥不認兄弟」的故事，他再加仔細想上一想，便恍然大悟，跳起身來，忘記了他自己的身位，拉着老頭子就往屋裏走，一面口不連聲地喊道：

「孩子們，快來，快來認認你們的長親！」

當他們坐好在炕沿之上，家人們大大小小圍了一屋，主人說：

「這一位就是我常常對你們說起的耀亭老伯，不是你們早就想見見的麼，幾十年到處尋不到，不想今天遇到了。來，仔細看看這位久創江湖的老人。」

主人所說的話是誠實而又興奮的，接着，他又向坐在那裏發呆，不知怎樣是好的老頭子說：

「耀亭老哥你還認得煥亭老弟麼？我們是一個祖宗留下的後代，你記不記得？你那位華亭胞兄待你太虧心，聽說已被別人謀害了，他雖然霸佔了你的田產，却未得好下場。對於你這位在外創世面的人，孩子們全十分仰念，我們這屯子除了你，再無第二個人身無分文敢離開家鄉到外鄉去混的。耀亭哥你想不想起來我？對於你的事情，我們眞不平，我們還怨你不

說過謊呢。老哥，這幾年一定很不得意吧？不要緊，在我這住下罷，讓孩子們侍候你。剛才慢待你了。」

老頭子沒有答言，却在連連點頭，表示這位族弟所說的話全不錯，眼看着面前大小孩子們喊伯伯和爺爺，他直覺自己羞愧，孩子們都這麼大了，他却愈混愈老了，這好有一比：人家是「柳蔭深處，鶯英亂飛，熱鬧非凡，」他則是「枯木一枝，淒慘孤單，備極冷落。」在外面創世面，這雖說是屯中人們認爲難得的事情，但兩手赤貧回到故土總不能說是光彩的。人在極壞的境況中，常會因此生出一些不甚合理的觀念，老頭子現在就覺得族弟的高看實在叫他爲難，反而後悔不如不識破的好。他知道，像這樣一個無用的老頭子，縱然主人誠心相留，別無他念，但當他眞接受了意見住下去時，讓時間慢慢過去，自然就會有些人討厭他這半死不活的老廢物了：孩子們先就可以不向他叫大叫小的，豬官也許就不用正眼看他，至於那幾條狗更會在某種機緣中給他一種侮辱。大家是同族不是假事，然而這却不能說是自已的家，與其到那時不歡而走，還莫如早走大吉，也許還可落個雁過留聲的印象。老頭子決定好，他一定不留住在這裏。

「不，煥亭老弟，」他回答了，「謝謝你殷勤看待我，我不能住在你這裏，因爲，——因爲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我們來年再會罷，只要我這條老命還在的話，來年秋天一定還回來打擾的。」他想出推託的遁辭來。「老弟，我也說不出這是什麼道理，不回來，想念這裏的故土，眞回來時，住一夜就多添一夜的難過，今天不遇到你我也就打算過晌走了。」

「不，不，耀亭老哥，你就住在這裏罷，沒有什麼的。」

他以爲族兄存心客套，加以勸解，又說好些不必介意的話，但老頭子

還是沒有答應，反而拿起胡琴，立起身就朝外走了。

「來年再見，來年再見。」他搖着胡琴。「來年再唱一個新曲。」

主人無法，只得率領家人恭送他的家兄，露出來依依惜別的神情。消息傳得很快，不一會工夫，屯裏的人接踪而來，探望這位創世的人物，前三天，人們還把他當成一個怪人看待，把他當成一個通常的乞丐周濟他，現在却有些怨恨相知過晚。他的本身故事，在村中家家傳遍，然而却誰也不識眞人，人們早就全有一種祈望，祈望能夠遇見這位不與哥哥爭産的主角，聽他詳說他退讓的原本，和近些年生活的事略。如今人在屯中，自然不願空放過這個機會。一邊走着，就有人一邊說：

「留他在屯子裏住罷，廟上有空屋，一家湊幾升米，就夠他吃一二年的了，閑來無事好聽些創世的故事。」

可是誰也留不住這個老頭子，他終於衝開人羣蹣跚着走去了，人們不知爲何發生大量的慈心，爭願解囊資助一點零錢，然而老頭子一個也不要，好像錢對於他沒有什麼緣分。他說：

「好幾年我沒有化錢了，給我這多錢叫我到那裏去化？能討到一口飯吃我就足了，有錢也不能把我再提回年青時的時代。」

有人說他不識時務，却又有人深深可憐起他的身世來。有些人望着他的後影說：

「去了，他去了。」

「看，他去了。」

「不錯，老頭子來了又去了。」

誰也猜不到明年秋天究否能看到這個老頭子，恐怕那將是個謎。

蠹

程兆翔

一

二月刮着厲害的風的一天，元朱匆匆的到我們宿舍來了。他的神情突變得異樣，頭髮紛亂，下巴埋在高領里。因爲上下眼膜的低陷進去，那白眼珠就突出來顯得畸形的恍惚，而無光，全然不是兩星期前還有點活潑的樣子。有着雀斑的面孔也因之愈覺像木炭似的焦黑。他大概已好多天沒有飽吃東西了，一來就拿了桌上一登餅子到外面去，不知吃了鍋或什麼來的，問他也沒有好好的回答。之後，他就把寄放在這里舊衣服破襪子一古腦兒塞放到舊竹箱里去，自己掮到門外，喊了一輛黃包車，幾乎沒有同我招呼地，把箱子一擱到膝上，就讓車夫拖走了。

他的車子已拉出十幾步之外，我忽然想起他到停車的地方一定付不出車資來了！也許他自己忘記向我要。但我大聲的喊着他時，竟然使我疑心這個不是我所認識了兩年的朋友元朱了，他是那麼的倔強，而傲慢，連頭都沒有回一回，瘦弱的背影像一個老人似的斜仰在車上一直到看不見。

當他把所有的物事搬入竹箱的時候，我想探探他將有什麼事，或現在搬到哪里，他就一度陷入了模糊的沉默，坐在我的床上，捧住頭，太息起來。

「你有沒有固定的着落呢？」

我的意思是沒有固定的住所，那麼不妨仍在這里擱一張舖。我知道他那麼的頹傷是決沒有找到職業了的。

他似乎沒有了解我的語意，只仰起頭隨便的看一下，就彈剔着手里的紙烟，一言不發望着灰垩的牆壁。

「眞的，好比說你住在陌生一點的朋友家里，總覺得有許多不便當。況且你一時三刻又不能找到事做。那麼還是和我們一道住到底好得多。一方面你也自己努力的去找事情，這辦法你自家思量看？」

他倒並不注意這點。只說：「是的，也許我能夠弄到事做就好了。就好了。」

「你這一二十天來有沒有在各方弄到一點門徑？」

因爲我這樣的說了，他就更加沉湎在惘然的回顧里去了。呼了一口煙仰天吹着煙圈圈，然後心不在焉的隨手抓了一本書翻着。他的羸瘠的臉面蒙上了別樣心情的不愉快。

「近來你那孩子怎麼了？」

「我要走了。」他扔開了煙蒂突的站起來。

他的嘴在同我說話，他的心神已不在這里，我是明白的。我的說話往往會引起他的反感。他是那麼的多疑。好比說，這一次的話也許在他認爲是我向他故意的挑撥，他賭氣出走的三星期內仍沒有找到事情做的取笑。其實他可完全誤會的。二十天以前我們爲了偶然說及這住房是那麼小而舊，房東要我們十一塊五毛錢一月，太不經濟，於是我們這位好友驟錯，疑心是要侵擠他出去住，一聲兒不響在我們出去了的時候，他把自己的舖位拆攏了去。像這種情形幾個月來特別的多，一碰就疑了別人，時常使人爲難。

「沒有辦法的話，元朱，我們當然還是互助的好。你如有什麼困難的問題，我們雖不能把握地替你解決，但請到這里來。」

我看出他已決心不理會我，這樣的說了之後，他就淡然的回答：「好的，我們再會。」嘴角的肌肉微動，慘惨的笑着。

而我覺得他這「好的，再會。」好像絕壁回出來的聲音似的，聽着有點難堪。

半年前，元朱遭受着一件意外的打擊，他的妻子因爲患着肺炎在一家醫院里死去。這事情的發生，是他們在結婚後的恰恰一年。而同時頂不幸的是他的一個孩子那時剛剛生得一個多月！我們這位朋友對於這事情是怎樣的可憐，他要發狂了，眼淚汪汪的從這里又跑到那里，失却了平常的固性地紛亂着。一星期以後，他回到了鄉下，把孩子寄養在人家。總算把一切事情都辦妥了，仍舊跑出來做事。但我們看出他神情已不比從前，臉面也突瘦下來。相見了朋友似乎一點沒有感情的枯寂地坐着，做事也失了興趣。

我們常常用說話解勸他些，顯然他是受着妻死的刺激才這樣的。

「你又何必如此使心情鬱結，元朱，你應當找別方面的精神的安慰罷。好比說，你對事業興趣一點，我以爲於你精神的助長並不壞。日子也長着！」

他微微的點着頭。

「還有，我們都還年紀很輕，你沒比我們大得多少歲數，所以你雖說有着傷了妻子的悲哀，將來你還可以從這方得到興奮。」

「我不再結婚！」他站起來，眼睛里溢着淚水，他高傲地看着我們。從這時起，大概他已經打定了什麽主意。不過由我看來，那是一個新受了刺激的人應有的態度。

另一個朋友告訴我們：「元朱的親戚介紹一個女友給他，但他竟毫不客氣的拒絕了，是那麽的無理啊，何必這樣，不是沒有什麽關係麽！」

他把他自己關在陰鬱的深窖里去了！

在他妻死後一月的黃昏，他到我們那里來，把床帳以及一切什物都着。我們都吃一驚，以前誰也沒聽他說起要住到我們這里來的意思。

「元朱，您——？」

「公司不做了，媽！這批人！」他疲倦得倒在椅子里，眼睛閉着。只若無其事地那麽說。

「好，那麽就請在這里住。」我們倒暗暗爲他担下心。「發生什麽緣故了？」

「我本來想不幹！」他緊握着拳頭向空間揮去。對於我們盤詰不耐煩地。

將初幾時，他身邊有着從公司拿來的薪金以及積下來的幾十塊錢，他把一小半留在身邊，其他的都寄到了鄉下。鄉下他岳丈家里來信說孩子缺少調養，逐漸的瘦了，奶粉又不合胃。於是元朱每天都掛心到這上。他很想看看他去，其時他手邊那筆錢，不知怎麽很快已用完了，他借了同居倪的錢回去看了孩子一趟。而重又出來的時候，影象更覺得不好。

「也許他要做我妻的第二者！」這是我們問起他孩子的情形，他簡短絕斷的回答。

「元朱您多慮，事情我以爲不能預料，很小的孩子有很多轉變。」我用一種安慰的口吻。

「真的麽？」他緊捏了我的手。「我也希望這樣，要是他也離我而去，

那就，那就………」

我第一回看見他的眼睛是那麼信摯的發光，那態度是這樣對我的信任。

「如今我還希望我早點弄到事，那時就可以帶他出來，用一個好一點的奶媽了。」

「那也不難，」我很好笑我們無聊的安慰。但仍說：「總便當的。」

當天晚上他把用剩的錢買了一瓶酒，一包牛肉：大概已沿路吃了來，一到宿舍里就酒氣觸鼻，脚步斜歪到不成樣的，舌頭根僵着喊誰和他對飲。自然這是誰都拒絕的，我們只有勸他。弄到最後，他一個子把那些酒一起喝完，人事已經不知，糊里糊塗睡在別人的床上。到半夜就大嘔起來，滿床的打滾，什麼都不成了事情。對於這種行爲，因爲我們起先是誰都原諒他的，到此也只好面面相覷。

「是這樣情形眞有點太那個的。」被嘔髒了床的主人澤說。

「自己也過意不去！」倪的嘆息。

「你們不要，不要…………」他在床上翻來覆去，嘔過以後似乎淸醒了些。「好的好的，我對不起你們。」他明白了別人對他的厭惡。同時，他警告着自已：「元朱元朱，你將被人厭棄哪，你！」

對於這種行動，我們從沒有在過後時間里向他提及，也爲的省得他愧恚或難堪。但是以後幾星期內，酒幾乎成了他唯一的生命。他從別方面借來了錢，一個子悄悄的去喝。有幾次他恐怕我們對他發生嚕囌，他不到宿舍來睡覺。

二

我以爲這次他將不知飄逐到哪里去了，但也只好讓他去。誰想到過幾天，有人告訴我們，他住到北門一個什麼會館里去了。想來那里一定有着熟悉的人，所以能够住。既然這樣，我們也就放下心，說不定他的心情會一下子變好也未可知。這期間我遇到過了他兩次，有一次他給予我的印象很好。

「酒那東西的確是壞東西！」一見面他就對我說。

「你近來厭惡着麼？」我打量他已沒有方法來買酒。再說那個會館里到底也要化一點雜費的。他的飯食是靠舊衣服拿進當舖去維持。

「我最近爲了這，却嘔過血了！一次嘔了很多的血。身體也不行。而且每次醉了以後，就增加着我心里的難過。你相信吧？」

我明白他沒有把自身決意擲向墮落的路上去的意思。可是無非在苦悶煩惱的時候，才想在麻醉上擺脫一點痛苦。但麻醉沒有把他苦痛解除，反先破壞着他了。他拉開他的袖子把臂我看，因爲吃醉了跑到有荊棘的地方，皮肉好多地方一條條破碎着。

「我很明白，我自己是有點很任性子的。其實狂放了也不見得於我心情有什麼好！我近來重新又萌着我的希望了，女人已死，好在還有一個孩子可以安慰我。不過職業是，我知道眞困難，但怎麼才是辦法呢，也許我將籌集了若干資本到鄉下開店去了。」那樣老年人似的頹傷的說話和神情的確不會的，但一個比我們有能爲，履歷好，什麼都自堅自信的壯年，竟變到這樣柔弱，是着實料想不到，且同時又使我們非常失望的。

「再不然實在沒有辦法時，便到我叔叔辦的那個學校里去教書。」

「那不太過乏味？他們不是辦的一個小學麼？」

「這我倒不計較。如今目的，只要有事情做也已够了！」

大學畢業而又在社會上做過幾年事的他，不要說什麼，單就履歷的比較去做一個鄉塾教師，在我們看來是有點滑稽可笑的。但他好像決定得隨便怎樣不能更變地：「城市里沒有事，就到鄉下去。我想從這些天眞的兒童方面得到一點興趣，或則可以把久積心中的悲鬱剷除也未可知！」

好的，在這個打算的半月後，他果眞到鄉下去了。臨走的一天，到我們那里來，老實不客氣，把倪和澤的洋服併湊成了一身，自己不知打哪里弄來了路費。只要走得成，我們當然為他高興，當夜就送他到了船上。

我們看出他有莫名其妙的興趣。他似乎走到一個新開發的墟土上去似的，抱着任何不能動搖的忻喜。

「你知道，」他最後在船上的時候向我們說：「新的工作就是我新的生命。如果有妻子在着，當然我不會落到今日這步境地了！你們誰明白我的意思？」

這向我們沒有一個在臉上表示出贊成或無聊。因為誰都相信他是不歡喜別人參加意見的。好比說，我們贊成「那很好，」或是「我們希望你在那里得到好的印象。」但他一定把我們的說話認做取笑他的，於是很頂眞的笑兩聲說：「不呵，怎麼？你以為我去教書是得意的事麼！」幾乎誰也摸不着他說話用意的所在。

到鄉下去後的他是有好久沒有來信的，但在五月滿熱的一天，從一疊地方的小報里夾來了一封極簡單的信。打頭就說道：「眞可惡，這學校像一個破廟，學生的桌子還是從鄰人家借來的！」以下自然都是大罵其叔叔的文章了。我也沒有細看，想去已不能久作教師是一定的。澤看了他的信，沒有到底，已經先噴着嘴。

「也許他仍舊要出來了。當然不會得到他的滿意。想在鄉塾里得到希望眞簡直還是在做夢！」

「有什麼大不了，為了一個死去的妻子，把自己身子和事業糟塌壞，總覺太不合算。你看着，我相信他還有更厲害一點的變化的。」我的意思，

「他好像未必全為了妻死的悲哀才這樣，應當不會那麼厲害。」

「說到命運可又不能，你看他到鄉下去的那天，是有何等樣使人不測的心情！要是有打算的話，決不使自己一級往一級降落去的了！」

大家似乎有不好的事情要到來似的期待了幾天。

而奇怪的是這一個夏天他竟沒有從鄉間出來，不曉得他是怎麼生活下去的。我們好久沒有知道他消息，以為他流轉到別處去了。我們呢，原底住的那個地方房錢實在太貴，本來有五個人一道住着，後來一個朋友因為在別處弄到了點小差使走了，所以搬住在靠近城角一行空而做的舊房子里。房子雖舊得不堪了，價錢只及原住的屋的三分之二。說出來可怕，那所在我們四個人各据一個屋角住着，尚覺得空空洞洞的。要一角里點了支蠟燭，那三面仍黑黝黝的，疑心住在一個沒有墻壁的墟所。後來我們用布幔把它隔開着才稍為好些。

在搬到新居的幾時，因為省得人家找來那個可怕的地方了，除開必要的幾個朋友，是誰也不知道的。這天我和倪到一個學校找人去，還有兩人因為事情回到了鄉下。我們直到夜里十一點多才由街上轉入小巷，摸索

到那屋子去，不料嚇了一跳，誰把門鎖扭落了。門又虛掩着，輕點兒推開一看，那白竹布幔的後面發出弱弱顫動的黃光！倪是細心的人，咳了聲嗽，連忙搶前去，拉開幔來一看，却和我面面相覷的喊了出來——

「元朱，元朱！」

元朱睡在我們床上，面前桌上點了支蠟燭。這其間第一件觸眼的東西就是桌上同時放着牛肉和高粱酒。花生米衣像破絮似的堆了一大攤。他倒很風雅的大字兒躺着。鼾聲在這空蕩蕩的屋子里迴轉。給倪在蠟燭的弱光裏看出是他可不容易，面目已完全不對了，骨架撐着皮，頭髮似乎才被釋放的囚犯，臉面上東一條西一塊有好些破碎了的地方。

「你怎麼來的？元朱，你！」我們等了他一會，還不見醒來，就只好用手去推他。

起初這動作沒有效力，一推他就側過身向裏去睡了，扳着他的肩，膝蓋擧到胸口去索性縮成了團。我担心他又要睡了，於是兩人用勁的摟着他的膀子使他坐起來。

「不！你們莫攪我！」他手臂向我們一撇，惺忪的睡眼做夢似的睜着。

「醒，醒醒！你幾時出來？」

稍爲鎭靜的想了一會的他，這才到底完全清醒了，紅的眼白上下左右翻着。他帶着抱歉和不安：

「噯噯……對不起對不起！」

「你怎樣找到我們這地方？」

打頭他說明實在因爲等不得而把鎖弄開的。「我從傍晚時分來，等了你們將近有六個鐘點了！……又不知道你們什麼時候來，別處沒有什麼地方好去，所以只好把鎖打開了！我，我請求你們……原諒，恕想……」原來問了數處地方才找了來的，因爲等得實在無聊所以買酒喝。

但，任怎樣解釋，我們心里總感覺着不快和厭惡。倪幾乎沒同他說着什麼就點着自己的燈去睡了。元朱茫然的對着點殘的蠟燭。

這時我注意到他的衣服異了樣，下半身還是澤的西裝褲，外面不知從哪里穿來了的舊嗶嘰長衫，尺寸的不對，袖子又特別的長，晃呀晃的好像道士衣似的，看着有點異相，這件衣後來他自己說要同澤換，澤也不要他。他不管怎樣穿了澤的，他那件至今還丟在壁角里。

「我要走了。」過了一回假做伸懶腰他立起來。那香烟灸焦了的黑指擦着眸子。我看出他在留意我有如何神情。

不，我知道這一走他的去志是很危險的。他粗魯的行爲使他的良心發生了責難。好歹我留住了他。

「我們談談看。」我說。「沒有關係，你既然因爲等我們不得，當然只好先打開了鎖進來。」這樣一連說了幾遍，他大概也實在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問清了哪一張是空着的床，把花生衣和酒瓶收拾了開去，躺下來他的覺。

「鄉下那學校怎麼了？」我隨便的問着。「以前只接過你一次信，也很含糊，近來你覓到什麼新途徑了，離開鄉下？」

起先，他什麼也不給我個回答。大概肚子里給火酒的餘力在發燒，他把嘴張得大大的在仰天吁氣。那椰殼似的瘦臉在燭火前發光。

「沒有什麼，很小的事情。」他自言自語着。

一會兒，他從床上翻起來了，起先躊躇地望着我，後來他就在壁角里

我到了水壺子，滿意地喝了兩大碗，舌頭舐着焦裂了的嘴唇。

「你看着我要覺得希奇麼？」他的喉嚨子發聲了。在他的喉間像有多量的沙屑黏着似的：「第一我相信你們將厭惡我，可是在鄉下教那個短命的書，眞要把人氣死，一做這事情，一個人就愚蠢了，你想我叔叔只津貼我四塊錢一個月！那地方桌子還是借着別人的，孩子都像荒島上出來的，你一天不能教懂他一個字！早上教一個大字，他晚上就給你忘了，哪，等等開他就要忘了的！所以我這幾個月，眞不成樣，早已想走了，但爲着叔叔的情分……最近因爲聽說有個非常好的機會，所以跑出來，誰想跑出來的時候還和叔叔發生了點爭執的。」

「你說的是什麼機會？」

於是他說起聽說有一支軍隊要招考幾個仕官，鄉下圖處也貼了廣告，所以他特地跑來。但這所在跑了一整天還沒找到，他希望一考起就要向軍隊支薪的，所以什麼也沒帶，這樣發了急就找到我們那里來的。

「明天我預備再費一天工夫去找那招考處，我相信不會不有的。」他仍然自堅地說。

但我以爲這消息也靠不住，因爲我們照例留心過若干各門的機會，而沒聽見過這個。

從家鄉出來的人跟我們談起，元朱並沒有同他叔叔發生氣執。他有一夜吃醉了酒，坐在門邊乘涼點着艾火來驅除蚊蟲，半夜里糊糊塗塗的踢翻了艾叉，（點艾火的鐵架子）把屋子燒着了，學校什麼十幾間草屋都燒得精光，他自已還因爲無路可走，折毀了後邊的籬壁才逃出來的。

三

招考仕官這事當然不會有，他自已還不放心，同我們一起去找過那所在了，連紙頭的招牌都不見一個，於是很失望的跑回來。他自己也好像有點很着慌，或則受了誰的愚弄似的，懷疑地沉默着，有時他很苦悶的同我說着話：

「眞糟眞糟！那消息竟會騙人的……但，還好，幸而是騙人的，如果眞的，却也有問題，不知道我配不配。」

「不過，你以前的同事方面有沒有方法呢？」

「什麼，你要我去找同事想法麼？」他有點詫異起來：「哼，如其有，那就早想到了！」

「比之你盲目的找聽來的機會如何？」

他覺得這個人的心思好像已經不屬於自己似的。

從此他抽變地，白天就到外面去奔跑。也說不明白目今他計畫些什麼。飯食是由我們這四個沒事情做的人替他負担。我早已說過，他是個容易生疑的人，一聽說我們的窘，我們得到外面去想法弄錢，他就一聲兒不響踱出去，大概等我們吃過了飯才來。可是他的消費力也着實大得驚人，在兩個星期之內，他一總用了我們兩個人所用的零用錢。這主要的去處是他多半買着酒來喝的。

我記得他剛剛結婚，又弄到了事情做的時候，全然不是現在那個樣子。人格和胸懷也非常之偉大，他是把自己往那條遼闊的路上積極的推進的，面前有着無限的好希望。說到一些人無聊的墮落，他就會發着冷笑……我記得他說過這樣的話：

「有着希望的人是決不會跑到墮落那條路上去的。」像當時一樣，這話至今還很響的在耳邊。但他也許早不記得那話的存在了？

到八月中，我們實在沒有適當的辦法安置他了。但要他一下子離開我

們，可又說不過去，所以誰也忍耐着。倪是個一碰就要着怒的人，到此也只有背着他在嘆氣。

「要是這樣子增加一個無聊的人的開支，還有什麼好方法來支持下去？」

「但也許他另外有着什麼期待，一種說不出來的困難，我們不好得罪他。」我們聽了倪的話，這樣解釋。

「什麼期待，老實不客氣，他是在無聊的墮落着，我是不能忍耐的，我將下逐客令了！」

倪已經預備當面的發逐客令了。在夜間或閒暇的時候，元朱就常同我們說着如下的話：

「如果可能，我倒很想弄到那個軍隊里的事情的。那種事到底比別樣的前途有希望。」說話時現着不勝的惆悵同惋惜。「還有如果我有本錢，那不難去買一個什麼地位了。只要有地位，丟出去的本錢，是很容易撈回的！」

「那麼你去實行囉！」我們中間一個有點忍不住，突地說了。

「那不過是一個人應有的希望吧了。眞的，倘過秋天再沒有辦法，我便想法弄點錢到鄉下去辦個養蜂塲，或養雞場，至少是，我一個子就可以生活下來了，是不是？」

「你當初說做私塾教師也很好的，誰想你仍會跑到城市來？」

他聽了我們這話，這回倒並不懷疑，一絲勉強的笑悽涼地閃過嘴角。顯然他已很了解我們的意思。

由於他自己的說起了養蜂養雞的話，在這方面他有點注起意來。幾天的努力，他竟打聽到有一家畜植場要用一個推銷員，有二十多塊錢一月的津貼，將來還有更好的待遇，他居然一說就有點意思，暫且試用一個月。他高興非凡。

「是麼，可見只要有恆性。我是有了着落了，不怕他到了一個月後不用我。」當日他就要求地借了點錢去，買一雙鞋子，因爲要跑走，又要體面一點，不得不這樣。

他既然有着這樣的職業，我們少了負担，誰都替他高興。他也說過，即使再苦一點，也只好用忍耐的精神去幹了。但是半個月後，已經有半年沒有知道情形的留養在岳丈家里的孩子，由於元朱得了新的職業，去告慰他們，卻不料來了一封很詳細的信，說是在七月的中旬已經羸瘦到不成樣，挨了幾時，別人看着可憐，給了奶也不吃，稍後幾天就抽搐而死了。現在小棺還寄放在一處廟宇里。我們的朋友得了這情形，也許因爲孩子死去有很多日子，目今已無辦法，把信從頭到尾一連看了好幾遍，眼淚簌簌的掛着那黑星星雀斑的瘦頰掉下來。

「這怎麼樣這怎麼樣，不會眞的吧？」他重又看着信，而一個子喃喃的說着。「哪會……我的一切完了！我的最後的安慰，現在……」

這次我們也沒有方法來勸慰他。我們說一個孩子的死和生是人所白要心的事，只好把那憂傷的情緒丟開就算了。他也不接受這安慰。似乎只有那封信有他的兒子的靈魂附着在似的，他緊緊的捧着他讀着，並且低到聽不見的說着話，一面又把牠捫在胸捫口，眼睛眨起着。

「哪有這樣的快，哪有………」

元朱的後來患了失心瘋似的一個子獨語的毛病，我想一半也由於這幾重重創的緣故。不過他在中間爲什麼有那一度近於墮落的運道般的壞心情，實在不明白了。畜植場的工作起初他很努力，但過後就鬆懈下來了。聽說場里的人也有點覺得他行動的乖僻，從別方面打聽他過去的行爲。有次他同一個公司職員爭吵起來了，塲里的人警告過他兩次，但他好像若無其事地，依舊那樣驕傲又浪漫到了極點。他不滿意那種生活。

當他第一個月在牧場里拿到錢的時候，快活得像個小孩地跑到宿舍來，他已經在那里請了一禮拜的假了，預備到鄉下去。

「我想看看我的妻的棺柩，順便把孩子的小棺放到妻的墓上去，讓她們不致寂寞。」